



高爾基著  
穆木天譯

初戀

上海復興書局印行

初戀

高爾基著  
穆木天譯  
穆木

復興書局印行

PWT 752 / of

PWT 752 / of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復興第一版再版二册

著者 高爾基  
譯者 穆木天  
發行 復興書局

全一册實價四角二分

初戀

總發行所 · 上海五馬路沙遜里復興書局

## 目 次

初 戀.....	1—59
戀愛的奴隸.....	61—157
某 女 人.....	159—233
守 衛.....	225—279
隱 者.....	281—326



……在那個時代，運命，底確是為得完成我的教育，使我起了初戀的悲喜劇的情緒。

一羣朋友計劃了在歐迦河上汎舟。人叫我去約K夫婦。那兩夫婦，是新近從巴黎來的，同我住在一條馬路上，可是我還不認識他們。一天晚上，我到在他們的家裏。

他們住在一所舊房子的地廡子裏，在那所房子裏，可着馬路那麼寬，是一個髒水窪，那不但一春天都不乾，連夏天差不多都不乾的；烏鴉和狗拿那當作他們的鏡子，豬在那裏洗澡。

那一天，我帶着一種沈思的心緒；我，如同一

塊從山上滾下來的石頭似地，落在那素不識面的人的家裏，給那占據者的心裏引起了一種異常的爲難。在我前邊，帶着一種陰鬱的神情，杜着門，站着一個肥大的男人，中中個兒，長着美麗的金褐色的鬍鬚和一副善良的碧眼。

一邊整理着他的衣服，他毫不丁寧地問我說：  
——你有什麼事？

而，用一種嚴重的調子，他又說：  
——進來以前要敲門呀。

在他的背後，在又一間房的薄暗裏，激動着，鼓蕩着一隻大的白鳥一類的東西；我聽見了一種嚮亮的快活的聲音：

——特別是進到結了婚的人們家裏。

我不快地問了到底他們是否我所要找的人，而，當那個像是滿足的店主似的人肯定地回答了我的時候，我表白出來我來拜訪的動機。

——你是克拉克打發來的麼，是不是？那個人，理着他的鬍子，具着一種莊嚴而沈思的神情，問他戰慄，如同一隻螺似地轉了過去，作出一種

苦痛的驚歎：

——哎！歐勒迦！

從他的手的痙攣的動作，我猜度是人掛了他的肉體的不中說的那部分了，的確是因為那是位置在腰部稍稍下邊的。

在他的位置上，出來一個纖麗的少女，倚着門框，用她那發藍的雙眼微笑地端相着我。

——你是什麼人？是警查麼？

——不，我只是穿着警查的短褲子，我很有禮貌地回答說。而她笑了。

我受了一下挫傷，因為，在她雙眼裏，閃灼着我好久以來所期待着的那種微笑。顯然地，並不是我的短褲引起了那種歡悅：我穿着警查的寬大的藍色的短褲，沒穿工作服，我穿了一件白色的廚師的上衣：那是一件很好用的衣服，作上衣穿是很方便的，在脖子處用一個釦一扣，不用穿襯衣。並不是為我的腳所做的獵靴，和一頂意大利強盜的帽子，很堂皇地，完成了我的服裝。

她拉着我的手把我拉到別一個房間裏，把我

擁在一把椅子上，站在我的前邊，問我：

——爲什麼你穿這麼古古怪怪的？

——怎麼，古古怪怪的？

——你不要惱，她懇切地勸告我。

很奇妙的少女呀！誰會惱恨她呢？

有鬍子的那個人，坐在床上，捲烟卷。我，用眼  
指着他，問。

——你的父親呢，還是你的哥哥？

——她的丈夫，那個男人具着確信回答說。

——爲什麼你問我這個呢？她，笑着，說。

在扭着她反省過來之後，我說：

——對不起。

談話，以一種混沌的聲調，繼續有十多分鐘，但我覺得厭着這個婦人的窄的橢圓的面孔和她的柔媚雙眼，我滿可以在那地廡子裏，坐着不動，待上幾十點鐘，幾十天，幾十年。她的小嘴的下唇比上唇較厚些，好像是腫了似的，她的厚的栗色的頭髮剪得短短的，在她的頭上作成了巨大的帽子，用髮的渦卷蓋住了粉紅的耳朵和她的處女的雙頰的

嫩的肉色。她的胳膊是很好看的；我看見了直裸到肩膀的她的胳膊，在她在開着門的門框處待着的時候。她穿着異常地簡素，穿着鑲着絲邊的大袖的白上衣，一條裙子，也是白色，很好的樣子。但在她的身上特別令我驚異的，是她那帶着非常快活非常情深的光輝，印着好多親切的好奇心的一雙碧眼。而——那是無容疑議的了——她，作着一種被粗暴的生活所挫折渴望愛情的二十歲青年所必要的微笑，在微笑着。

——要下雨啦，她的丈夫，用紙烟熏着他的鬍子，說。

我從窗戶往外瞅：滿天星斗，萬里無雲。於是，我知道我擾亂了那個男人了，我，沈在一種溫柔的歡樂裏，走開，如同是我終於遇見了我無意地尋求了好久的那個人兒似的。

終夜，我徘徊在田野裏，嘆美着那副碧眼的多情的光澤，在黎明，我得到了那不可搖動的確信，確信這一位嬌娘是不合於那個長着飽食貓的善良的眼睛的蠢傢伙作匹偶的。我並且對她生了憐憫，



對於那個可憐的人兒！同一個鬍鬚可以作面包屑的隱藏所的男人在一起……

翌日，我們，在歐迦的濁流上，在有廣大的雜色的陶土層的險峻的河岸下邊，作遊行。那天是開天闢地以來的最美麗的一日，太陽在歡躍的天空下邊放燦爛的光輝，樹林中的熟爛的莓子的薰香飛翔在河上，所有的人都憶想到他們是卓越的人物，那令我，對於他們，心中充滿了愛情。就是我的意中人的丈夫都表露出來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沒有待在他女人坐着而我在撐着的那個船裏。終天，他帶着一種理想的知慧行動着；他當着衆人講了好些關於老葛拉得斯同的很有趣的故事，隨後，他喝了一壺頂好的牛奶，躺在一叢灌林的下邊，作了一種小孩子的平靜的睡眠直睡到晚。

當然，我們的艇子先到了野餐的地點，在我抱到那位婦人要把她托出船的時候，她向我說：

——你真有力氣哎！

我覺到我可以顛覆任何一座鐘樓，我向那位婦人說我可以用我的胳膊把她直夾到城裏——夾

七個俄里。大約我是不能那樣作的。她微微地笑了，用眼睛安慰我；整天，他的眼睛在我的前邊閃耀着，我是當然，承認那對眼睛只是爲我而閃耀的了。

在初次遇見未曾見過的有趣的動物的一個女人那邊，和在渴望女性的愛撫的一個健康的青年那邊，一切事情都帶着一種很自然的急速經過了。

馬上，我知道了，雖她帶少女的樣子，她是我有十多年了，她是在畢勒斯圖克女子學習院受了教育，她同冬宮的指揮官定過婚約，在巴黎住過，研究繪畫，學過產婆；以後，我又知道她母親也是產婆，還是她給我收生的；這一種情勢令我覺得像是預言一樣，我因之非常地歡慰。

她同流浪人和移民們的關係，她同一二人的交往，以及她在巴黎，聖彼得堡，維也那等處的地廐子和頂層裏浮蕩和挨餓的生活，這一切令這位寄宿生成爲又愉快又很有趣的一個人。如一隻山雀似地輕快而且活潑，她用一種智慧的少女的尖銳的好奇心蹶着生活和人物；她輕捷地唱着法國

歌，很漂亮地吸着烟捲，長於繪畫，善演喜劇，很會作衣服和帽子。她沒執行她的產婆業。“我作過了四回”她說，“我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死的可能性。”

間接幫助人類生長的這件事，是永遠令她不爽快的：她對這種可尊敬的工作的直接參與是由她的女兒給證驗了，她的女兒是一個四歲左右的美麗乖華的孩子。她講到她自己是用人講到他很認識而令你十分不快的人時所取的腔調。但，有時講到她自己，她露出很驚訝的樣子，一種暗影把她的雙眼弄得非常美麗，在她的眼閃爍着那驟然不好意思的小孩子們的急速而輕快的微笑。

我深深感到她精神裏所有的一切的動人處，我知道了，在教養上，她比我高得多，我瞅見她對待別人的態度是如何地寬大而且和善。她比我所認識的別的婦人和少女們是格外地有趣；她的言談的隨隨便便的腔調使我驚異，而我向我自己說：她知道我那些有革命傾向的朋友們所知道的一切，而她還知道一些珍貴的事物，可是她，從遠處，從傍，瞅着一切，帶着大人瞅小們的遊戲——怪可

愛的，而有時是危險的，自己曾經過去的遊戲——時的微笑。

她所住的地廐子是分成了兩個房間：一個小廚房，兼作入口之用，和一個大的房有三個窗戶衝着馬路和兩個窗戶對着一個骯髒塵埃的後院。這一個地廐子滿好是作一個鞋匠的作房，對於住過巴黎——大革命的都市，莫里哀，波馬賽，雨果和其他名人的都市——的這一個嬌小典雅的婦人是不合適的了。在畫和櫃子之間還有好多不調和的地方：一切令我痛憤，而，在其他情感之間，激奮起來我對於少婦的憐憫同情，但，在我以為可以使她感受挫傷的點，她像是毫未注意。

從早到晚，她工作：早晨，她作收拾屋子的女僕和女廚子，隨後，她坐在窗戶下邊一張大棹子上，整天價，照着照相片，繪畫城裏居民的肖像，畫地圖，給圖表上色，幫助她的丈夫作統計表。開着的窗戶使街上的塵埃落在她頭上和棹子上；行人們的腳的陰影滑在紙的上面，一邊作工，她唱着歌而在地坐倦了的時候，她同一把椅子作圓舞，或者

同她的小孩兒玩；雖然她的工作有時不潔，她像一隻母貓似地，永是乾乾淨淨的。

她丈夫是朴訥且懶惰。他愛，躺在他的床上，讀外國小說，特別是大仲馬的小說。‘這是令腦細胞清爽的’，他說。他歡喜用一種‘極端地科學的見地’去視查人生。他把吃飯叫做吸收養料，飯畢，他則說：‘胃的乳糜汁流向組織細胞是需要絕對的休息的’。

於是，忘掉了撼搖下去鬍子裏的面包屑，他躺在床上，數分間內精神集中在仲馬，或者是乍維葉·得·芒泰盤的書上，隨即，在一點或半點鐘之間，他抒情地哼哼着，他的清疎的鬍子輕輕地動着，如同有什麼看不見的東西在那裏爬着似的。一醒過來，他長時間地，作一種沈思的神情，他細歪着天花板的縫，隨即，突然間，他呼喚：

——可是，昨天，古茲瑪很不正確地解釋了加來爾的思想……

而他跑着去說伏古茲瑪去了，一邊他妻子說：  
——我求你把麥冬斯克省的‘散許瓦’的眼給



算了。我馬上就回來的。

他，非常高興。回來的時候，已將夜半，而有時還晚一些。

——好！你知道，今天我把他收拾了，古茲瑪。混障東西！他對於引證句子有很好的記憶，但，在這一點，我也沒輸給他的。順便告訴你罷，他對於葛拉得斯同的東方政治是絲毫都不懂。真是一個妙人！

他繼續地講畢內，里瑟，和腦的衛生；當壞天氣把他抑留在家裏的時候，他專事他的妻的女兒的教育，那個女兒是，在兩次愛情之間，順便，偶然地生出來的。

——羅拉，他說，你吃飯的時候，你要細細地嚼；那使消化容易，幫助肚子急速地把乳糜汁變成一團同化了的化學的物質。

而，在飯後，他在他的“絕對安息狀態中”的時候，他把小孩躺在床上，講故事：

——却說，當野心的殘暴的波那拍爾僭奪權勢的時候……

他的女人，聽着他的講演，流着淚笑着，但他對她是無工夫去惱恨的，因為他不久就要睡了。同他的絹絲般的鬍鬚玩了玩之後，那小女孩子，滾成了一個球，依次也睡着了。我成了她的一個大朋友，她非常喜歡聽我的故事，不大喜歡聽波勒斯拉夫關於殘暴的篡奪者以及約瑟梵·得·波哈尼對他的不幸的戀愛的講演。這點在波勒斯拉夫的心裏引起一種滑稽的忌妬的感情。

——我抗議。貝什叩夫！應當先把他的現實概念之根本的原則灌入給兒童，到以後再去叫他去認識現實。如果您懂英文，您能讀：『兒童心靈的衛生……』

我相信對於英文，他只認識兩個字：Good bye。雖然比我年歲大兩倍，他有一匹小龍犬的好奇心，喜歡多講話，而以認識不只是俄國而且連外國的革命黨人自任。並且，他很真實地得着報告是有可能性的；不短見着，一些舉止如同勢須演得逼真的悲劇俳優似的，奇妙的人物來到他的家裏。我，在他家裏，看見過那很笨拙地披着褐色頭蓬，

穿着很好笑地短瘦的雜色衣服的沙蓬涅夫。

一天，我來看波勒斯拉夫，我遇一個元氣勃勃的矮人，小小的頭，很像是一個理髮匠。他穿着一條方格布的褲子，一件灰上衣，咯吱咯吱響的皮靴。把我擁到廚房裏，波勒斯拉夫低聲向我說：

——這個人是從巴黎來的，帶有重要的使命，他需要見科洛連科；請你去商量一趟……

我到科洛連科家里，但人已經在馬路裏把那個新來的指給他了，他很銳敏地聲明了：

——不，我請求你，別叫那位闊氣的人認識我。

波勒斯拉夫爲那位巴黎人關頭了，因於“革命工作”的利害關係，他化兩天工夫爲科洛連科寫信，試用各種的筆法，從嚴酷的憤恨變成到情愛的非難。隨即，他在火爐中把他的書簡文學的樣本燒化了。

不久，在莫斯科，在尼支尼，在烏拉迪密兒，就開始逮捕了，那穿方格布的褲子的那人就是以後很有聲名的那個蘭德森-哈爾定：那是我所遇見的頭一個煽動家。

除了這一切，我那個愛人的丈夫是一個好小伙子，他是不大感傷的，但很可笑地担着過多的，科學的荷載”他說：

——一個知識分子的生活的目的，就是不住地增加他的科學的荷載 用一種公平的方法，去分給各層的羣衆



我的愛情，一天一天地加深，變成苦痛了。坐在地廕子裏 我瞅着我的意中人，伏在棹子上，工作，我爲陰鬱的慾念所沈醉，很想把她夾在我的胳膊裏，把她帶走 離開那間塞着那張二人床，那個小女孩睡的沈重的舊長椅，那張堆着書籍和亂紙的書台的，可憎的地廕子。人的脚步痴鈍地在玻璃鏡前邊過着；有時一隻徬徨的犬的嘴臉從窗戶啾着；馬路，在窒息的空氣裏，飄散着一種被太陽曬熱了的泥的氣味；那個慢慢地唱歌，把鋼筆鉛筆弄得颯颯響的少女的嬌小的面龐，和那對矢車菊般

的迷人的雙眼，含情邁邁地向我微笑着。我愛這個女人以至於精神錯亂，以至於發瘋，而帶着一種憤激的苦悶，爲她叫苦。

——請您再您的事情同我講一講，她向我提議。

我起始講起來了。但，在數分間之後，她跟我說：

——可是，您所講的，不是您哎！

我自己也知道了我所講的還不是我自己，乃是我盲目地迷亂在裏邊的一些事物。我應當，在這種被我經驗了的冒險和印像的雜色的混亂的中間，重找到我的自己，但我不能夠，我怕那樣作我是誰，我是什麼？這個問題非常叫我鬧頭。我憤恨生活——生活已經感動給我一種企圖自殺的屈辱的笨法子了。我不理解人，他們的生活我覺得像是不能受人承認，是同牲口一樣，是骯髒的。在我心裏，醞釀着一個感到了要看生存的各各角隅裏，生命的所有的神秘的深處的奇妙的需要的人的激增的好奇心。而，我有時感到能夠因好奇心去犯一



次罪；我準備專去殺傷，爲得知道以後要有什麼事情臨在我的頭上。

我覺得好像，如果我尋到了我自己 我那心上的人兒就要看見，在她前邊，站着一個可憎地纏在奇怪的感情和思想的堅厚的網裏的男人，一個只能給她 感受苦痛和不快的狂亂的夢魔般的男人了。我是要同我自己作一點事情的。我確信她正正地是那個不只能幫助我感到我的真正的自我而且還能夠，用某種的咒訣，把我從生存的陰慘的印象的不可抗力中解救出來；那時，我的靈魂要永久地輕快了，要同一種大的力量，一種大的歡喜的火，抱合在一起了。

她講到自已時那隨隨便便的態度，她那對男人們的寬大的態度，使我認識她是一位異常的人物，她持有生活的一切的奧祕的管鑰；而，因此，她是永遠地歡喜，永遠地確信自己。也容許是因爲我不明白她心裏的事，我才越法地愛她，但我用青春的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熱情在愛她。我很難很難抑制住這種熱情；這種熱情使我衰弱，使我肉體上

消耗。在我，最好是很單純很粗糙，但我確信同女人的關係是有限於那種生理上的結合。我認識生理上的結合的貧弱的卑野和那獸性的單純。雖然我是一個年富力強的青年，有相當的肉慾，具有一種很易於興奮的想像力，我差不多是排斥那種行為的。

我不知道得怎樣在我裏邊去發展培。這場浪漫的夢，但事實我堅確地承認：在我所知道的東西的後邊，有一些包含着同女人的關係的崇高神祕的意義的東西，有一些偉大，歡喜，並且是可怕的東西隱藏在最初擁抱的後面，而，在感受了這種歡喜之後，男人是完全改變的。

我深信這些想像不是從我所讀過的小說中來的，乃是由於拒斥現實的需要我培育了他們發達了他們，因為，在一首詩里我寫過：

我來到這世界上並不是為得隱忍屈從。

我，此外，有一種奇妙的混亂的追憶：有些地方，在現實的界限之外，先前，在我的幼時，我感受過心情的猛烈的爆發，我對於感激，或者，更正確

地說，對於調和之預感，起過戰慄，我感到過比黎明的太陽還光明的 一種歡樂。或者這是我還在我母親肚腹中就來到我身上的，或者是他的神經質的精力的幸運的爆發，在我身上，變成了一種創造我的靈魂而初次在那裏燃着生命的，一種熱烈的推力，或者，對於女性將拿給我異常的東西的這種戰慄的期待，在我的一生中，不過是母性幸福煩亂的瞬間的反射罷。

人不知道的時候，人發明，而男人想像為最聰明的東西，是會愛一個女性而崇拜她的美；地球上所有的美美的東西就是從這種愛情出來的。



一天去游泳，我從一隻巡邏船尾跳在水裏；我的胸創在絞盤上，我的腳裹在錨索裏，我被倒懸在水中，頭向下，一點氣都喘不出來。一個車夫把我從水里救出，人把我弄蘇醒過來，皮膚上不無擦傷，我吐起血來了，我不得不躺在床上用冰冰着。

我的意中人來看我來了；她坐在我的床上，一邊問着我的經過，用她那輕輕的溫柔的手撫着我的頭；她那對發暗了的眼睛焦慮地注視着我。

我問：

——她看出我愛她麼？

——是的，她帶着一種很深心的微笑說，我看出來了，可是這很不好，但是我也愛你呀。

當然，在她一說出這話的時候，整個的大地都振動了，而園裏的樹木作着一種歡樂的團舞，轉起來了。驚訝歡躍着說不出話來，我把我的頭埋在她的雙膝之間，而，若是我不把她猛烈的擁抱一下，我確要像一個腴子泡似地從窗戶飛出去了。

——您不要動，您要叫您受傷的，她用一種嚴厲的聲調使我注意道，一邊在試着把我的頭從放在枕頭上。靜靜的待着，若不我就走了。您大致是一位瘋瘋顛顛的先生；我想都想不到會有這樣的人。至於我們的感情，我們的關係，等您能立起來的時候，我們再講。

她帶着十二分的安靜講着，她，那發愁的眼睛

作出一種具着說不出的溫情的微笑。她馬上就走了，扔開了我，叫我沉在希望的虹彩般的火焰裏，深感到那幸福的確信，確信我要由她的幫助，飛躍向直到當時我所不認識的感情和思想的範圍裏面。

數日之後，我坐在田野裏，一條山澗的邊上；在我腳下，風在灌木裏嚶嚶地吹着；灰色的天空是陰雨沉沉的；而她，用一種嚴肅而無生氣的言語，向我說我們的年齡的懸殊，我得教育自己的必要，和過早娶妻生子的失策。所有這些令人受不住的真理是用一種母親的聲調說的，那種聲調却更增加了我對於這位迷人的女性的愛情和尊敬。聽她的聲音和他的柔和的話語，我覺得是溫柔而且悲淒：人同我這樣說話這是頭一次。

我瞅着那張着大嘴的山澗。在山澗裏，如同一道碧水似的，流動着被風吹動的灌木的波浪，我自誓要用我的靈魂的全力去報答那個女人的恩愛的。

——在下決心之前，我們要再三地想過，她用

她的溫和的聲音說，拿着一條榛楸，她鞭打着自己的膝頭，向着藏在有青翠園子的山陵中間的城市斜着扭了一下。

——自然我得向波勒斯拉夫說一下的；因為他已有幾分懷疑了，他是很神經過敏的。我不喜歡破廉恥。

這一切是非常地淒慘，非常地美。但一個很俗陋很可笑的變故，偶然勢非得已地，發生了。

我的短褲的腰圍很寬，我用一個大銅扣針給扣着，那扣針有三大姆指長。現在已找不到了——對於貧窮的愛人們是幸運極了。時時，那討厭的針尖輕輕地刺着我的皮膚：我作出來一種未有反省的動作，而整個的針突立在我的肋骨中了。我未有叫人瞅見把牠拉出來了，我帶着恐怖感覺到，從深深的剝皮處，血多量地流了出來，濕了我的短褲。我裏邊沒有襯衣，而我那件廚師的上衣又短。穿着這件浸濕了的貼在我身上的短褲，怎麼起來，怎麼走路啊？

意識着這種事變的滑稽，我深深地反抗着他

那令人不快的樣子：被一種野性的動搖所襲着，我作了一個忘掉自己任務的俳優的矯揉造作的腔調講起話來了。最初具着注意而以後帶着一種顯然的驚異，把我的話聽了數分間之後，她同我說：

——冠冕堂皇的話語哎！您已完全不像您啦。  
我終於被壓倒了。喉嚨發緊我不作聲了。

——該走啦，她說，要下雨哩。

——我待在這裏。

——爲什麼？

我得怎樣回答她喲？

——你惱恨我啊？她含情地瞅着我的臉，問我說，

——啊！不，恨我自己。

——是不應當再惱恨自己的，她，站起來的工夫，勸告我說。

可是我，坐了一個熱的水窪裏，起不來身了：我覺得好像血作着小河的咯嚕咯嚕的聲音從我的肋骨流着，而。我的伴侶，聽着那嚕聲，要問我：

——這怎麼啦？

——走開！我在心裏哀求。

她又賞給我幾句多情的話語。她順着山澗的邊沿，在她那纖美的大腿上優游地搖擺着，走開了。我目送着他那越走遠越縮小的嬌小纖弱的黑影，隨即我臥在地上，被我的初戀會是不幸的那種確信給弄得意氣沮喪了。

的確，是這樣的：她的丈夫湧出來好多好多的眼淚，垂着一流感傷的口涎，說出些可憐的話語，而，她是一點都不敢穿過這粘的川流直泳到我的岸際上的。

——他是沒有辦法的，可是您呢，你是個強者，她，眼中含着淚，向我說。他向我說：如果你走啦，我就要像一個沒有太陽的花似地凋萎了。

我，想到那對小短腿，那女性的臀部，那像帶『花』的西瓜似的肚子，哄笑了起來。蠅子住在他的鬍鬚裏，在他的鬍鬚裏蠅子是總有東西吃的。

她，微笑着，承認說：

——是的，表情是好笑的，可是，雖然如此，他



是很苦痛的喲。

——我也是啊！

——啊！您啊，您是青年，您是強者……

大概就在那時我初次感到了我是弱者的仇敵。其後，在很嚴肅的時機，使我時常想證明，在弱者的圈內，強者是如何地悽慘地被擯棄，和，他們的心神的寶貴的精力，為得維持甘願沒滅的人們的無結果的生存，是如何地白費。

稍後，病呵呵的，在一種準瘋狂的狀態，我離開了城，在約兩年之間，我，像風吹着的樹葉似地，流浪在俄羅斯的道路上。我把伏爾迦，頓，可立米亞，烏克蘭，高加索諸省巡遊一遍，我感受了無數各式各樣的印象和偶遇；我是越法地堅耐越法地憤激了，但，雖然如此，我在我的心裏仍保有那個女人的溫柔的樣子沒有消滅，縱令我遇見了些更好的更聰明的女人。

過了兩年多之後，在提扶利施，秋天，我曉得她從巴黎到來，她，知道我這個二十三歲打鐵為業的小伙子同她住在一個城裏，深為歡慰的時候，

我，在我一生中的頭一次，氣絕了。

我不敢去看她去，但是她，馬上，託我們的共通的朋友，來約我來了。

她令我覺得是更爲可愛，更爲迷人了：她永遠具着她那原來的少女的身軀，他的雙頰保有着肉色，她那矢車菊般的雙眼保有着他們的深情的光彩。她的丈夫在法國待下了，她跟前只有如一匹小山羊似的敏舌可愛的她那個女兒。

在我到在她家裏的瞬間，一陣連雷帶閃的暴風狂奔在城市上邊；急風吼吼地叫着；從聖大衛山的高處，一股急流，兇猛地，湧了下來，把街上馬路都給沖開了。風的叫嘯，雨的狂忿的波音，廢墟的咔嚓咔嚓的聲音，振搖着家屋，玻璃窗同玻璃窗相顫震着，房間裏充滿了一種藍光，一切像沈淪在濕的無底的深淵裏。害了怕的小姑娘藏在床裏去了；我們待在窗戶的近傍，天上的爆發叫我們祇不見東西，而，我們，不知爲什麼，在低低聲地談話。我聽見在我身邊我那心愛的人兒的話語在喃喃着：

——我見過這樣的暴風雨這是頭一次哎！

而突然間，她問：

——哎！您對於我的相思病已經好了麼？

——沒有。

顯然地吃驚了，她永是低低聲地說：

——我的上帝！您變得真厲害啦！完全是兩個人啦！

她、慢慢地，坐在一把大椅子上，顫慄了，閉上了被閃電的怕人的光給弄盲了的眼睛，而喃喃說：

——人在此地講您講得很厲害。爲什麼你回到這裏來了？告訴我你怎麼生活了的。

主！全體，她是如何地嬌小和善良啊！

直到半夜，我向她講述我的生活，如同在作懺悔似的。自然的狂烈的現象永遠在我身上有一種激奮的影響的，使我充滿了騷動的愉快。的確，我講述得很好：我從她的注意和她那睜得很大的眼睛的視線得着確信了。而有時，她喃喃說：

——這可怕哎！

我走的時候，我注意到她沒有那以先永是給我一點挫傷的，一個年長的保護者的微笑了。我，

瞰着月亮的利刃切斷了碎雲，在濕的馬路上走着，而歡喜令我轉過頭來。翌日，我郵寄她一些詩。她以後時時朗誦那些詩，那些詩如錨似地鈞在我的記憶裏：

馬丹

一個愛撫，一個溫柔的視線，

會使完全認識

開心的技術的

巧妙的魔術家的一個奴隸，

用無聊的東西，用一點東西，

去創造些小的歡樂。

請收納這一個有趣的奴隸罷：

或者用些小的歡樂

他要作成一個大的幸福。

用物質的這些羸弱的部分

一個人是決不能創造萬有麼？

啊！不，世界是沒有被創成爲愉快的啊！

他的歡樂是貪吝的是可憐的。

人可是在裏邊能找出好多好玩的東西：

譬如，您的卑僕。

而人也能在裏邊找出美來：

那我說的就是您。

您……

可是，沈默罷！

話語，那些鈍的釘子，有什麼用處。

比您的心，

在缺少花的地球上的

花中的那最美的花。

顯然，這幾乎是不成詩，但是用一種歡喜的忠誠寫了的。現在我坐在我以為是世中最好的而就那樣對我是必要的那個人兒的前邊了。她穿一件藍大襖，那，一點都未有把她的身體的優美的輪廓給掩藏住，用一片薰香的薄雲包圍着她。玩着她的腰帶的穗子，她說着些異常的話語；我瞟着她那帶着薔薇色骨節的纖纖的手指的動作，我感到了高妙的音樂家所彈奏的提琴。我很想着死，死了，我

在我的靈魂裏憧憬着這位女性，叫她永遠待在我的靈魂裏。我的身體唱誦，緊張直至於苦痛，而我覺得像我的心要裂了似的。

我給她讀了我剛發表了的處女作小說；我已記不起來她是如何地判斷了牠，我覺得她像是很驚訝：

——啊，您已開始寫散文啦？

我，如在夢似地，聽見了一種遠處的語音：

——我這幾年想您想得很厲害。容許是因為我，您忍受了這麼多的苦痛罷？

我向她回答，說在她所生活着的世界裏，是一點都不會有困苦和可怕的事情的。

——您真是和藹可親哩……

我起一種想把她抱住的慾念，但我的胳膊是長得發麻，異常地笨重！我不敢摸她的肉體，我恐怕會傷害她；站在她前邊，在我的心的強烈的擁迫之下蹣跚着，我吃吃地說：

——請您來同我同住。我請求您，共同生活罷。

她，帶着一種羞慚的神情，微微地笑了。她那迷人的雙眼放出一種閃爍的光澤來。她走開到房間的一角隅裏，從那裏向我說：

——我們就那麼辦罷：你到尼支尼去罷，我待在這里。我要反想一下，你去寫點東西……

我，照着我所讀過的一篇小說中的主人公似地，恭恭敬敬地給她行了禮，走了。

……如同是我在空中走着似的。



冬天，她帶着她的女兒找尼支尼來同我住在一起。

“對於窮人們，新婚的當夜是短的”，民衆的智慧，帶着一種滑稽的悲哀，說。我，由我的個人經驗，把這句話的深刻的真理給證明了。

兩個盧布一個月；我們，在一個司祭的園裏，租了一間亭子——是舊的浴室。我住在進門的廳裏頭，我的女人和她的女兒住在兼作客廳的那個

浴室裏，小亭子對家庭的生活很不適宜；在屋角，在梁木的接合處，是凍冰的。夜裏，爲得工作，我披上了我所有的一切的衣服，在上邊，我還蓋上一個氈子，雖然如此，我還遭了很厲害的傷寒了。這幾乎是超人意外，我在那時是有很好的健康和抗忍力，我是以爲自傲的。

在浴室裏，是較煖的，但我點著了爐子的時候，我們的全家都充滿了潮濕，胰皂，和白樺箒的窒息的氣味了。那小女孩子——是一個長着華美的大眼睛的典雅的小磁娃娃——成了神經質的，頭疼了。

春天，大羣的蜘蛛和茶注虫起始往來在浴室裏了；母親和女兒嚇得渾身幾乎哆哆嗦嗦的，她們要整天用膠皮鞋打虫子。蒴藿和野莓的樹叢，兇猛地，侵佔了各各的小的窗戶，房間永遠是暗的，可是那醉鬼的古怪的司祭是一點都不許我刈拔這些灌木的。

的確，我們可以找到一所別的房子，但是那祭，我們欠他錢，而且我還是很叫他稱意，不



叫我們走。

——您要慣了的，他說：不的，請您把您欠我的錢給我，您愛上哪兒去就上哪兒去罷，就是到英國人那裏去都行。

他不喜歡英國人，肯定說：

——那是一個懶的國家；他，除了打骨牌，什麼都未有發明過，並且他也不會打仗的。

他是一個很魁偉的人，具有一副圍着一片大紅鬍子的紅紅的圓臉；他迷醉着以直於不能執行職務，被一個尖鼻的發黑的像一隻小烏鴉似的小女裁縫的愛情所惱着。一邊向我講述着他心愛人的不義，他，用手擦着被淚浸濕的鬍鬚，向我說：

——那是一個很無聊的東西，我很厭得出的，可是她令我想道殉道聖女斐綿，是因為那種原因我愛她。

我注意地調查了聖者們的傳記：是沒有聖女斐綿的。

我的無信仰令他憤激，而：為得感動我的心，

他利用這一類的論辯的法則，主張說：

——請您實際地把事物着想一下：不信的人不過幾十，信者是成千成萬。可是爲什麼呢？因爲，如同魚沒有水不能生活似的，靈魂離了教會是不能生活的，這證明了罷？哎，我們嗑酒罷。

——我不喝，我得傷寒了。

把他的叉子叉到一塊鯪魚裏，他，作一種威嚇的神情，搖着牠斷言說：

——這也是，從你的無信仰來的。

洗澡，給小姑娘買肉吃和買玩意的屢屢的不可能，那一切可詛咒的嘲弄人的艱難困苦，使我對於我的女人感到一種很厲害的羞慚；我已睡不着覺了。艱難困苦是一種惡點，牠對於我自身上，是不能擾亂我和折磨我的，可是，對於這位玲瓏典雅的寄宿女學生，這種生活是太不體面，是可怕的了。

夜裏，坐在我的那個角上，棹子的前邊，抄錄傳票，訴狀，破毀請求書，或者是寫小說。我咯吱咯吱地咬着牙，詛罵着人衆。運命，戀愛和我自己。

我的女人有一種寬大的態度，如一個不願兒子看見她苦痛的母親似的。對於可憎惡的生活的說平，概未曾從她的口裏出來過。生活越苦，她的不話的聲音越有勇氣，她的笑是越法歡喜。從早到晚，她畫司祭和他們亡去的配偶的像，或者畫省區的圖（給一個展覽會，這些圖在地方議會是要有一個金獎牌的）<sup>o</sup>在約定的畫像完了的時候，她用一塊布，麥桿，和真鍮，給我們的馬路上的太太小姐們做巴黎最新式樣的帽子。我對於女人的帽子是完全外行，但那裏一定是包含着一些放縱的特殊點，因為，女帽商，在鏡子前，一試戴她做的那妙想天開的帽子，就冷汀地笑得出不出氣來，我注意到她的帽子給了主顧們一種奇妙的影響：他們一用這些樣的雜色的鷄窩裝飾在他們的頭上的時候，他們，就挺着肚，帶着一種非常特別的傲慢，在街上走去了。

我在一個律師家裏做事，同時，我給地方報紙寫兩支具一行的小說。晚上，吃茶的時間，如果我們沒有外人，我的女人講給我聽沙皇亞利山大二

世的駕幸畢勒斯圖克學院：他把糖菓分給貴族的小姐們，其中有的幾位異常地得的多，某一個可愛的少女不見了，同沙皇一同到畢勒武則斯克森林裏去打獵，那不是罕有的事。他們的一個，在沙皇列席的宗教史的上課時間，突然，冥想地，然而是很高聲地問他：

——莎夏，莎夏，你把我怎的啦？

而她氣絕了。

我的女人以各種有魔力的色彩描寫巴黎；我是由書認識了那一個都市，特別是由於馬克西謨·得·涂的具體的作品；她則由於芒馬特的酒館和拉丁區的騷鬧的生活去研究巴黎。那些故事比葡萄酒還能使我興奮，我寫了女性的讚歌；感着是她所感動的愛情的強力創造了所有的生活之美的。

比什麼都令我歡喜都令我狂奮的，就是聽她講她在識我以前所生活的那些小說；她講的時候，具着一種驚人的魔力和一種率真，那時時令我狼狽的、滑稽地、用着用銳尖的鉛筆劃的道子似地輕輕的字句，她描繪她的未婚夫列賓代爾將軍的可

笑的面影。她的未婚夫在沙皇面前射中了一隻野豬，在那受傷的畜生的後邊，我：“請饒恕我，陛下！”

她講到俄國的移民，我永遠感到在她的話語裏有一種對男人寬大的祕密的微笑。有時，她的忠實低下以至成爲素朴的冷笑熱罵；用她那粉紅色的貓的舌頭舐着她的口唇，她的眼睛帶很特異的光在閃灼着。有時，我覺得像一種不快的光輝裏在閃耀着，但是，大多時，我瞧着她像一個玩洋娃娃以至忘了她自己的小女孩子似的。

一天，她向我說：

——入了情網的俄國人總是有點好多說話，有點鈍，而，常常，有一種令人憎的辯才。只有法國人會漂漂亮亮地戀愛；對於他們，愛情差不多是一個宗教。

在那以後，我，不由自主地，不大信從她，而很客氣地，對待她了。

她向我講法國的女人們：

——人不是永遠在她們身上找得着心的狂熱

的溫情的，但她們很幸地用一種快活的研究得很細微的肉感把那代替了。對於她們，戀愛是一種藝術。

她很嚴肅地，用一種教訓的腔調，說了這些話。這全然不是我所需要的知識，但，依然，這是些知識，而我很貪慾地接收了。

——在俄羅斯女人和法國女人之間，大概有一種同水菓和水菓的糖菓所有的區別，一次，在一天的月夜，在花園的叢林裏，她說。

她自己是一個糖菓。在我們共通生活的最初幾天，我，帶着一種被感動的聲調，向她陳述我對於男女關係的浪漫的意見時，她是非常驚異的。

——您是鄭重其事地說的這些話麼？您真真地這樣想麼？她，在月亮的發藍的光裏。躺在我的胳膊中，問我說。

她的薔薇色的身軀像是透明的；牠放散出一種扁桃的醉人的有點苦的氣味。在她細的手指夢想器玩弄着我的長髮的時候，她那睜得大大的雙

眼細睨着我；她用一種疑忌的神情微笑着。

——啊！我的上帝！她，跳在地上，喊說，而，沉思地，她在屋裏走起來了；從光裏走到暗裏，她那凝脂般的皮膚在月光裏映耀着，她的赤腳無聲地擦在地板上。而，又，走到我跟前，撫弄着我的雙頰，她用一種母親樣的音調向我說：

——您是應當同一個少女去開始生活的，是的，是的，而不應當同我。

在我把她捉在我的胳膊的時候，她輕輕地哭了起來向我說：

——您是感得我是如何愛您的罷，是罷？我除同你而外是概未有感到這麼多的歡喜的，您要相信。我概未曾用過這麼多的感情這麼多的慈愛和這麼一種輕快的心情愛過的。我同您在一起是非常地快樂的，可是，我跟你說罷：我們錯了，我不是您所需要的，不是啊。是我錯了。

沒有理解她，我被她的話語給嚇了一跳，我急忙要把她的憂心給消沒在愛撫的歡喜裏。然而這些奇怪的話語到是存在我的記憶中的。而數日後，

在狂熱的淚裏，她，惱恨地，老是重念着這些話語：

——啊！若我是一個小女孩子啊！什樣的生活……

我記得，那天晚上，暴風吹蕩着園子；薊蕻的枝打着窗上的玻璃，風，像一隻狼似地，在烟灶裏吼吼地叫着；在我們的房間裏，是暗而且冷，在四壁上，揭掉下來的紙振響着。



我們掙了幾塊盧布的時候。我們約請了朋友們，作了些講究的晚餐；我們嗑燒酒和啤酒，吃點心和肉，一言以蔽之我們享樂人生。我那個巴里女，有很好的胃口，喜歡俄國菜；面粉和厚的脂肪裹的牛胸脯，魚餅，羊肉馬鈴薯湯。

她創了隨意小酌的組織，那是由於十幾個，歡喜吃喝，深諳烹調妙術，滔滔不絕高言闊論的人們所構成的，至於我呢，我關心別種的奧妙，我不大吃，而，滋養問題，於我的美學的要求是漠無關係



的，不令我起興會。

——那是無用的，我指『小酌』說。

——誰都是如此，如果人把他捋搭得利害，她回答說。海涅說過；“無論誰，我們在我們的衣服之下都是要裸着的。”

她知道很多懷疑態度的成句，但我覺得像她永未意識地用恰當過。

她非常愛“捋搭”她的隣近的女性，她是會很容易地成功的。永遠地快活；有精神，如同一條蛇似地輕捷，急速地在她周圍燃着一種熱烈的興奮，她煽動出一種平庸的情緒來。一個男人只要同她談上了幾分鐘，他的耳朵就變成紅，而後紫，他就要，用對着白菜的山羊的眼睛，瞅她了。

——一個磁石性的女人！有一個代理錄事——長着欺騙者狄米特里的痣和一個像禮拜堂的圓屋頂似的大肚子的，不走運的紳士——出神說。

——爲什麼你逗弄他們起興呢？我問

——這同釣鱸魚一樣有意思。這叫作賣浪 不愛賣浪的不是自尊的女人喲。

有時微笑着，睇着我的眼睛，她問我：

——您吃醋麼？

不，我是不吃醋的，可是那到令我有點不痛快。我不喜歡俗人們。我天性快活，知道在男人身上笑是一種很好的特長，我認為馬戲場的丑子，劇場的喜劇俳優和夏日演奏會的滑稽者是缺乏才能的人，我相信我自己叫人笑的本領是遠超過他們以上。事實，時常，我很成功地叫我的客人們笑了起來以至他們的腰都笑酸了。

——我的上帝，她出神說，你真可以作了不起的喜劇俳優喇！唱戲好啦！

她自己在票友的扮演裏到是演得很成功的，一些鄭重的勸進者勸她登臺。

——我是喜愛舞臺的，可是我怕後臺弱，她說。

她在她的慾念，思想，話語裏，是真實的。

——你太講哲學了，她指教我說。人生其實是單純而獸性的；不要把人生弄複雜，到裏邊去找異常的意義喇，只是得知道去磨練他的獸性。你是永

不會成功喲。

我感到在她的哲學裏充滿了婦科醫學，而我  
印象到“產婦科概要”給她替代了福音書。她自己  
講過她出了寄宿學校初次讀的一本科學書是如何  
地擾亂了她。

——我是一個淳樸的女孩子，我感到一塊鋪  
道石落在我的身上；我覺得像人從雲裏把我扔到  
泥裏，我哭着惋惜我所不能再相信的東西。但馬上  
我想到在我腳底下一塊酷苦反而是堅固的土地。  
我所惋惜的特別是上帝，我是深深地感到他，理解  
他的啊！而現在他一股烟捲的烟似地驟然地消散  
了，而愛的天上的至福的夢同他一同消滅了。在學  
院裏我們都是很想愛情的，我們講的很厲害喲！

她那寄宿生和巴黎女的虛無思想在我身上生  
了壞的結果。有時夜裏，離開了我的工作臺，我去  
瞅她：在床裏，她瞅着像是更嬌小，更玲瓏，更可愛  
了，我瞅着她，我苦痛地想着她那殘廢的靈魂，她  
的複雜的生活。而我對她的憐憫更增加了我的愛  
情。

我們的文學趣味是不可和解的：我嘆賞地讀着巴爾扎克和福羅貝爾；她喜歡保羅·非瓦，歐克達夫·費葉，保羅·得·攷科，而特別是‘吾妻，吉螺姑娘’：她覺得那本書是所有的書中最巧妙的，而我則以為比刑律還令人厭倦的。雖然如此，我們的相互的關係是非常好的，我們不住地使互相感到興味，我們的愛情是不消滅的。但在我們共同生活的第三年，我注意到在我的心裏一種不幸的而愈為強烈的軋聲；渴望着教育我自己，我不住地讀書，我起始對於文學工作起了強烈的熱誠；拜訪一天一天地愈法擾亂我了；沒大有勁的人的數目增加了，因為我女人和我錢掙得更多了，而能招致更次數多的午餐和晚餐了。

對於她，人生是一個蠟人館，因男人身上無“請不要摸”的牌子，她有時帶着十二分的輕率去同他們接近。他們給與她的好奇心一種對於他們很合適的感覺，從那裏生了我勢要解明的一些誤解。她偶然給出了一點不充分的中庸，而也許是很拙笨的。一個人，我拉過他的耳朵，嘆訴說：

——哎，我自知是有罪的。可是拉我的耳朵……那麼我是小孩子麼？我的年齡是有這個野人的兩倍，他拉我的耳朵啊！他捶我一頓倒好過啦！

顯然我是無術，不會準着他人的自尊心去處罰人的。

我的女人，對於我的小說，表出不加可否的樣子，可是我是毫未因着受挫傷——至少在某一時期：我還不以我自己是一個正式的文學者，而把我對報章的寄稿認為僅僅「搥飯吃」；然而我時時感到一種奇妙的忘却我自己，作一種熱的波浪，在我的心裏流注着。可是一天早晨，在我讀「老婦人伊茲及爾」時候，我的女人在深深地睡着：最初我未有介意，我僅僅停了我的讀書，而扭着她沈思地待着。

她的可愛的小腦袋倚在那破爛的大椅的背上；口半啓着，她有着一個小孩子的勻整的平靜的呼吸。早晨的太陽，穿過萌蘖的樹枝，從窗戶透進來，而，同空氣的花一樣，一些金色的斑點靜止在我那個伴侶的胸上和雙膝上。

我起來，慢慢地走到園子裏；深深地被擾惱着，我感到一種尖銳的苦痛，我覺着在對於我自己的力量的疑懼之下被壓潰了。

在我的一生中，我只見過陷入勞苦而奴氣的工作、陷入墮落，陷入艱難困苦，陷入放蕩的女人們，或者是沉入在飽食之滿足的汗臭的惰性裏邊的女人們。

我從我小時候只有一個美人的印象：瑪爾格女王，但別的一些印象的高山給我那隔絕開了。我覺得像是老婦人伊茲及爾那個故事是會叫女人們喜歡的，而會在她們心中喚起自由和美的愛情的。而，現在在衆人中與我最接近的那個人兒毫不感到我的故事，睡着了。

爲什麼？生命溶和在我胸膛裏的那口鐘，那麼，是不十分響亮的罷？

我的心接收了這個女性以代替我的母親。我相信她能夠使我飲那刺激創造力的醉人的蜜，我希望她的影響把我在人生途上所染受的辣苦給軟化了的。

---

這事情過去有三十年了，而今日這種回憶令我微笑。但在當時，一個人想要睡就睡的那無用討議的權利，是使我感到很多的痛苦的。



我堅信，如果人很快活地講着悽慘的事情，憂苦是會消滅的。

而我猜測着世界是屈伏在喜歡耍弄人的苦痛的一個存在之狡猾行爲之下的；我覺得像是有某一種精靈是生存的活劇的創造者，而很會使我們的生活沒落的；我認爲這個冥冥中的作劇者是我自身的仇敵，而努力不叫他的詭計捉住我。

我回憶當我在歐勒丹堡的著書“佛陀，他的生活和他的教旨”裏談到“所有的生存是痛苦”的時候，我是忍無可忍了。我在我的生活裏未感到過很多的快活。但牠的辛辣的痛苦我覺得像是偶然的事實而不是根據於一條法則的。在注意地讀了大僧正克麗沙諾爾的巨著“東方的宗教”，我更爲忿

激地感到建設於恐怖，悲哀，苦痛上的世界人生觀是令我不能接受的了。而在受了宗教的狂熱的苦痛的發作之後，那種狀態，由於牠的薄弱，令我失望了。對於苦痛的厭憎，在我身上生了對所有活劇的一種有機的恨怨，而我是很會把活劇給變為通俗喜劇的。

顯然，為得去講述在我們夫婦間成熟了一種“家庭的活劇”，而我們協力去阻止牠的發展，我講了這一大堆，是不是絕對必要的。我之所以任其自然去推求哲理者，是我想要注意我為尋求自我所經過的途徑的有趣的曲折。

我的女人，天性快活，是同樣拒絕家庭的活劇的！家庭活劇是為極端的“心理家”的俄羅斯男女所喜歡的玩意。

然而，那茶褐色的書生的揚抑抑格詩句秋雨般地影響在我的身上。他用一種圓的好看的字體丁寧地寫滿了好多張信紙，他把這些張紙偷偷地塞入各各的地方——書裏，帽子裏，糖罐裏。在我發現了這些折得整整齊齊的紙，我把牠們過給我



的女人同她說：

——請你接收這個感動你的心的嘗試喲。

最初，秋皮德（註：愛神）的紙箭對她一點都未生效果，她念給我那些沒有完的詩，而我們在一起笑了，當我們碰到這可紀念的幾行：

我日夜同您在一起，

一切反映在我的心裏：

您那纖纖的手的舉動，

您的頭的傾斜。

您像一個溫和的雉雞似地咕咕地叫着，  
而，在心裏，我如一隻兀鷹似地，在您的上邊翔旋着。

但一天，在讀過他的苦吟的一首之後，她，夢想着，說：

——我可憐他喲。

我記得我所可憐的不是他；從那時刻起，她就停止高聲那揚抑抑格的詩了。

那詩人，是一個短粗的小伙子，比我約大四歲，是不大好說話，非常嗜愛酒類，具有一種異常

的勤勉的，過節的日子，他約下午兩點鐘來吃飯，而他 不作聲動都不動，可以待到早晨兩點鐘的。他、同我一樣，是一個律師家裏的僱員，他，由於他的略忽，使他那柔弱的主人異常驚訝。他作工是隨隨便便的，而時常用一種微帶嘎啞的低的聲音說：

——一般說起來，這都是，閒扯蛋！

——什麼是閒扯蛋？

——您怎麼說呢？他，沉想着，把他的疲倦的灰色的眼睛抬向着天花板，問，而他再不說了。他呼出來一種特別沉鈍的倦怠，好像他表露說：這是最令我憤激的。他慢慢地沉醉，而，當他醉陶了的時候，他嘲諷地喘着鼻氣。此外，我再見不出他有特殊的地方；因為是存在着一條法則的，按照那條法則：一個男人永遠認為同他的老婆吊膀的人是不體面的人的。

一位富裕的親屬從烏克蘭每月寄給那學生五十個盧布，在當時，那是一筆鉅款。過節的日子，那學生拿給我女人糖果，他，為她的節日，送給了她一架鬧鐘：那一個青銅的樹幹，上邊棲着一隻貓頭

鷹嚙碎了一條蛇。那一架可憎的鐘永遠把我弄得早醒一點七分。

我的女人，停止對那學生賣浪了，起始用怕傷了男子的精神的平衡的一個女人的溫情去待遇他。我問她如何地，她以為，從此可把這一段慘史終結。

——我不知道，她回答說。我對她沒有十分一定的感情，可是我很想幫助他。在他身上有些在瞇眼着的東西，我總覺得我可以給他喚醒了。

我知道她說的是真話：她很想喚醒所有的各個人，而她很容易成功的；她使她的隣人蘇生，而獸性在他身上被喚醒了。我叫她想西而瑟，但那未能靜止住她想要“救”人的慾念，而我看見在她的周圍牛羊豕的羣是不住地增長的。

我的朋友們，對於我的家庭生活，向我講了很多陰暗的亂七八糟事情。我呢，我用一種粗暴的直率回答了他們：

——我要捶你們啦。

有些人用假話給自己掩護下去；很少的人介意，但，也是不怎樣介意的。至於我的女人呢，她

說：

——請你相信我。你用粗暴是一無成功的，只是叫人們多說我一些壞話。你不妬忌罷，是不是？

不，我是十分年青，十分自信，是不會忌妬的。但是，有些感情，思想·預見，人只可同他的愛的女人講，而不能同任何別人講的。有時候同一個女人待一點鐘，人，忘了自己，覺得自己待在她的前邊如同信者在上帝的前邊一樣。當在我想到這一切——只是屬於我的這一切——她可以在親蜜的瞬間講給一個別人的時候，我惱悶·感到滿可以有近似背叛一類的事。或者，爲妬嫉之源的，就是這恐懼罷？

我感到：一種這樣的生存會使我越出我所走的正道的。我已起始想，在生活裏，除了文學，再沒有地位給我了。而，這些情況之下，工作是不可能的。

我隱忍着不憤慨，因爲，在人生的流中，我習得了向我的同類表示寬容，而且還不棄弔對他們的關心和尊敬。我已見到所有的人，在完全真理的

上帝的前邊多少是有罪的，而特別是被認為正人的在人前邊犯罪。正人是由於善德和惡德的溝通所生的雜種，那種溝通不是由於善德勝過惡德，也不是由於惡德勝過善德，乃是兩者正式結婚的自然的结果，而滑稽的必然是演他們的牧師的脚色的。然而，結婚是一種聖禮，由於那種聖禮，兩個顯然相反者的結合差不多永遠是產生一種沉鬱的凡庸的。在那個時候，我喜愛說反話（paradoxes），如同小孩們愛玻璃鏡似的：牠們的辣味如同美酒似地激刺着我，而口頭上的反話是永遠從我眼前把事實的粗糙凌人的反話給抹殺的。

——我相信最好是我走開，我向我的女人說。

在反想了之後，她同我合意了。

——是的，你有道理，這種生活不是給您預備的，我知道。

在我們微微傷了一陣心之後，我們使勁地擁抱，隨我到城裏去了。馬上，她，接到了劇場的契約，也走了。如此地完結了我的初戀的歷史，那除了惡結局是幸福的歷史。

不久以前，我的最初女人死了。

我要讚美她是一個真正的女人。她知道順應現在，可是，對於她，每天是一個節日的前夜；她永等着看明天開放在大地上新鮮奇妙的花，從不知哪裏來了些異常有趣的人，偶然來了些驚人的事件。

用一種含着輕蔑的諷嘲對付着人生的反面，她像趕蚊子似地趕着牠們，而她的靈魂是永遠給歡喜的嘆賞預備着的，那已不是一個寄宿女學生的朴素的狂躍，乃是喜愛人生的多色的激動。人間關係的複雜的悲喜劇，如陽光裏的塵埃似地閃耀着的小故事的奔流的，一個十分康健的人的健全的歡喜了。

我不說她愛她的隣近人們，不，但她是喜歡瞅他們的。有時，她，激起這幾人的妬嫉，利用那幾個人的接近，加快或弄複雜了配偶或愛人間的日常活劇的開展；不無危險進展着的這種玩意兒是非常令她歡喜的，“愛和飢餓治理着這世界，而哲學

作成了他的不幸”她說。“爲愛而活着，在人生裏那是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在我們的親友中間有一個國家銀行的行員：長而且瘦，他有一個驚駭的緩慢而沉重的動作；衣服穿得仔細，他注意地歇着他自己，而用他那枯黃的手指一彈，從他的衣服上打掃着除他而外沒人看得見的灰塵。獨創的思想和有表現力的字句跟他是敵對的，如同是被他的笨重的正確的話語給趕跑了似的。他笨重地，武斷地，說着話，而，在發露一個意見——永遠不容異議的——以前，他用他那冰冷的手理着他那稀稀的帶茶褐色的鬍子。

——與時俱進，化學，在原料變化的工藝上，要越法越法地占有重要的地位了。——人很正當地說妻是任性的。——一個妻和一個情婦，是沒有生理上的區別而只有法律上的區別的，

於是，我鄭重地問我的女人說：

——你感到能斷言所有的錄司都有翅膀麼？

她，具着一種很懊悔的神情，淒慘地回答說：

——啊！不，我不能夠；可是我斷定用荷包蛋

現象是可笑的。

我們的朋友把這段話聽了一兩分鐘，隨後銳敏地說：

——我覺得像你們講什麼都不鄭重其事似的。

一天，膝頭撞在棹腿上撞得很厲害，他作出了齟齬，用一種很確信的聲調說：

——密度是物質之不可非議的特質。

結果，把他送走了之後，我的女人，精神煥發，熱烈而輕快，半躺在我的膝蓋上向我說：

——你看，他真是完完全全，徹頭徹尾地混蛋，從頭到腳是混蛋的。他的舉止，以至於他的態度，都是混蛋的。我歡喜他，同他是一種被人作完成了的東西似的。摸我的頰。

她喜歡感着我的手指輕輕地擦在她的臉上，擦着她那嬌媚的雙眼下的微縐起來的縐紋。而，眼睛閃着，如同一隻母貓似地團在一起，她吼吼地叫着：

——人真是有意思哩！就是一個人叫誰不覺



有趣的時候，他都激刺我的好奇心。我很想看他的內面，如同看一個箱子裏面似的。如果裏面藏着什麼東西沒有人注意，沒有露出來，而我是初次的唯一的人看他呢？

在這種對於概沒人注意到的東西的尋求上，是不要費力的；她，具着初次進到一個生房間裏的一個小孩子的歡喜和好奇心尋找着。而實際，她有在一個倦怠得要死的人的陰暗的眼睛裏燃着一種緊張的思想的閃光，而屢屢地她給人逗引起來要所有她的那盲目頑固的慾念來。

她愛她的肉體，而，裸着體，站在鏡前，她出神：

——真是作得好啦，一個女人啊！在她身上一切真是調和的咧。

她說：

——在我穿着很好的時候，我覺得我很健康，很強壯，很聰明。

而那是當真的：打扮起來，她成爲越法快活，越法有精神，她的眼睛閃灼着一片勝利的輝耀，她

會用印度布給她自己作很漂亮的衣服，她穿印度布如同穿天鵝絨穿綉子一樣，而穿得很簡素，她令我羨着像是穿得很輝煌似的。女人們對於她的裝飾表露出來一種讚美，那，當然，不是總是忠實的，但是很開動地表白出來的她們羨妬她，我記得她們中的一個很淒慘地向她說：

——我的衣服比你的衣服貴三倍，而牠沒有你的十分之一的漂亮；我默見你的時候，我真愁苦啦。

自然女人們不喜愛她，給她造出來些暗昧的傳說來。我們的女朋友的一個看護婦，很漂亮但是非常地混蛋，寬大地預告我說：

——這個女人要把您的血給吸盡了的。

這一切對我是很新穎，很有意思的，我從我的第一個女人知道了很多很多的東西。雖然如此，我有時對於把我們分開的那些不能並立的差異是很失望的。

人生，對於我，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在一種永續的不安裏看，想，生活得過多了。在我的心裏，

叫起了那迷人的女人的智力所漠不關心的一種不調和的合唱。

一天，在市場裏，一個警查捶打着一個可尊敬的單眼的猶太人，據人說，他是從一個商人偷了一盒鹽蘿蔔的。我從那老人身邊穿過去到馬路裏；滿身灰塵，他，具着一種演劇的威儀，慢慢地走着；他那隻大黑眼睛，嚴酷地，瞅着熱烈的空虛的天空，而同時從他那受了傷的嘴裏，血順着他的大白鬍子，一行一行地流着，把他那銀白色的皮膚塗上了鮮紅的顏色。

從那件事情發生有三十年了。爾，現在，我還看着，那種拾向天空充滿啞默的非難的視線；我看見在那老人的臉上顫動着睫毛的銀鋒。叫一個人所蒙的凌辱是不能被人忘弔的，而是永遠不能被忘弔的。

我，回到家裏被煩惱和氣憤給完全壓潰，弄得變了相了。這一類的印象把我扔出了人生之外，我對她成了一個陌生了，爲得處罰那個人，人故意使他着地上所有的骯髒愚蠢，可怕的東西，所有對

於靈魂會是一種侮辱的東西的。就在同樣的時間，同樣的日子，我具着十分的明識，感到了如何地與我最近的人是與我最遠的了。

當我向她講那挨打的猶太人的時候，她是很爲驚訝的。

——是那件事情把你弄瘋啦？你的神經真是脆弱了！隨後，她問：

——一個好看的老人，你說啊？可是若是他一隻眼，他怎會好看呢？

她對於所有的痛苦是敵對的：她不喜歡人講述不幸，抒情的詩句差不多是不能感動她，憐憫的同情是很少燃在她的小的快活的心裏的。她所歡喜的詩人是柏郎基和海涅，那笑着苦痛着的人。

她在人生之前的態度同一個小孩子對於戲法師的無限的高妙的信賴，有點相似；人看見的各套戲法都是有意思的，但頂好的還沒作呢。人要立刻給她看的，也許是明天，但人是要給他看的。

我想在她死的瞬間，她還在希望着看那光怪陸離變幻巧妙的最後的一套呢。

# 戀愛的奴隸

從劇場的小街路經過，我差不多每天，在接在一座木頭舊房子前邊的小廈裏的一間小舖門口，都看見那一個人，在那被一帶塵埃的天空蓋着的，都市的暗窄的縫裏待着，他像是不合適而且是多餘似的

那個人，有時，在店舖門口，一把椅子上坐着，讀報紙，有時，倚着一根門樞，手在胸膛上合着，站着待在那裏。在他頭上邊，一面用斜體黑字寫的匾，報告這個店裏是賣“文房具”的。在污濁的玻璃窗後邊，放着成打的信封，拍案簿，和貼在厚紙的方格裏的成輯的雜色的舊郵票。

有時，我站在那玻璃窗的前邊，而，假裝着瞅那褪色的塵漬漬的可憐的貨物，我偷偷地看那個商人。至於他呢，他則專心在耽視着對面那座房子的窗戶，對面的那座房子是一座被時間給弄成隙裂的磚砌的箱子，牠的蜿蜒的裂痕爬在有兩列烏暗的窗戶——每層四面——的牆上；一流一流的鴿糞弄臟了飛簷，和懸在舖面的上方的成衣舖車什尼克的腐鏽的牌匾。

那座房子立在那塊地面上，是足有一百年了。而整條街只是兩列悽慘而且臟的，緊挨緊的，同樣地老舊的房屋。

在那個人穿着的那擦挫得很厲害的長的常禮服的下面，人揪出來是一個乾瘦的，然而，是纖美的，肉體，而，雖然他的鞋穿得不成樣子，人看得見他的脚是小的而且很周整的。他的面孔圍着一片修得很乾淨的厚的灰色的鬚兒。而，在他那發長的頭鬚上，他那蒼蒼的毛髮理在他那纖小的乾乾淨淨地成鋸齒樣的耳朵後邊。他那當然是很細的頭髮，是緊緊的，差不多是貼在一起的。那一種智識分子

的髮樣是同他那枯槁的長臉不大相稱的，好像是正正因為髮樣而那個人的細的瘦骨嶙峋的鼻子，才，具着很奇特的一種沈鬱，突出着。他的雙眼是奇怪的：眼白發藍，瞳子發紅，纔是窄窄的；他們那冷而直接的視線反像是往地面上歇着。

我在窗的近傍待了五分多鐘，等待着那個人終於問我：

——您要什麼？

可是，動都不動，叉着手，被激刺着我的好奇心那一片歇不見的愁雲圍着，他像是未有瞥見我。他警戒着什麼呢，他的憂愁的對象是什麼呢？

幾個學生急慌地進到舖子裏買郵票；他厭氣地任憑他們進去，而用一種促狹的聲調同他們講話，好像是他作了一件與他們毫無關係的事情似的。

等輪到我進去的時候，他招待我更不親切了；他往出開我，簡短地指我那價碼，把手叉在胸上，那顯然是要我走掉的。

——您作這生意有好久了麼？



——是的，好久了。

——這是很僻的一個地方罷？

——是的。

——您沒有古錢麼？

——沒有。

這是過愈顯明了；這個人是不願意說話的。可是在我眼睛底下瞅見了一張明信片——是一個女人的像：嘴藏在—把鴉鳥翼的扇子的後邊，她坐在—把大的安樂椅子上；她的雙眼，具着一種諷嘲的媚浪，微笑着；她具有一種沉醉的，或者是很倔強的，神情。在明信片下邊人讀到：

“拉麗莎。安敦諾夫娜。都卜露甯娜，  
外省的劇場的卓著的女優。”

又一個明信片是那個女人演扮歐非麗亞的坐像，胳膊裏有一個花束。但她的眼睛不是一個狂女的眼睛，而具着一種同樣地謎樣的微笑，在微笑着。人又看見她演扮的挪拉，演扮的瑪麗，施徒亞特——還是她，永遠是她，在她所有的肖像上是那同樣的緊縮的微笑，是把臉的上部和稍笨重的大

的腮清清楚楚給分開的那同樣的迷媚人的大嘴。

——這個是她的最好的呀！那個商人，用他那灰色的長手指指着她坐在椅子上的那個像片，具着確信，同我說。這是我出版的啊！他，帶着傲慢又接着說。

——我概未聽見她的名字啊，我說。

他，困窘的精神，聳了聳肩：

——然而她可是頂有名的啦。她的名字是鬧動一時的噲。

他數出來那個女優得到“巨大的成功”的幾個城市，帶着輕蔑我的不知道的神色，他，用新聞報告的陳腐的話，向我說出來她的才能的特點來。眼睛閉着，他如同讀書似地，說着。

——她還活着麼？

——不。她死了。

——有好久了麼？

——九年了。

那毫無疑議地是個怪人物。怪人物們是美飾人生的。我決定去作更豐富的認識，我達到目的

了，以下是那位奇人講給我的話。



——爲得你明白我的歷史的所有的悲苦，我得溯到很遠，溯到我的兒童的時日。我的父親，克立莫·土蘇葉夫，一個有名的胰皂的製造者，雖然他很有錢在事業上很成功，是具有一種不痛快的，不會交際的，和人生弄不好的性格的人。長着一個很魁偉的體格，具有一種稀有的精力，渾身是毛，他像一隻公牛似地走路，好像是被一種概未見過的凌辱給弄盲了似的。那種凌辱，在人能推測到的範圍內，是從我母親感受來的。我母親是土爾其戰役的英雄戈塔洛夫少佐的女兒。我九歲我弟弟珂利亞六歲時，她就離開我們同一個有名的鋼琴家走了，而其後不久死在外國。我記得她穿着全身的鑲着綠的和花的緞帶的水中仙女的衣服，她那直拖落到腰部的披散開的烏絲髮，帶滿鑽石的露珠的腦袋。穿着這樣的衣服，她問我：“我漂亮麼？”

而，在我回答“是的，很漂亮哎！”的時候，她在職額頭上親愛地彈了一下，向我說：“你喲，可是你不聽我說，你不愛我喲”。我應承了聽從他，可是，在復活節，她走了。

我們坐在一個階的小房間裏，一張棹子的近傍，在棹子上兩隻銀燭台裏點着兩隻蠟燭，同時在一個彫玻璃的古的水瓶裏澆漾着葡萄酒的紅玉樣的火焰。人在那堆得亂七八糟的房間裏出不來氣；一些照像片把牆壁弄成黴一類的污點子；在一個角上，靠着一個燒得過熱的燒泥爐，是放一把大的椅子，在椅子上，那個人，伸着大腿，叉着手坐着，蹶着兩縷火焰的那黃色的火光。在通到另一個房間——那一定是寢室——的門口，掛着一架柄上綁着緞帶的六絃琵琶。在馬路裏，對着窗戶，燃着一盞街燈，雨給濾成些玻璃的箭；街燈的抹糊的油漬漬的光，穿過浸濕了的玻璃，弱弱地照亮了女優都卜露雷娜的大像片，那大像片是裝在一個黑白的喪色的框子裏，放在一個架子上，帶着銀色的冠飾：月桂和棕櫚的葉子的。

從充滿在房間裏的所有的東西裏，人呼吸着一種死了好久的東西的氣味，一種枯乾的消滅；所有這些東西放出來一種異樣的香氣，如同日久而枯乾的，人一摸就要散為灰粉的，那些花所呼出來的異樣的香氣似的。人從那個人的震顫的聲音裏也感到同樣的枯乾。他說話幾乎是一點都沒有抑揚高低的，如同是念書一樣；如同念熟書似的隨便流出來的他的話語，令人想到，從一棵遲脫夏日的裝飾的樹，凍掉下來的葉子的沉鬱的墜落。

——我們的父親作着繆夫過活了十九年；在我們家裏除了兩個老太婆而外沒有別的女人——一個打零的女僕和一個女廚子。帶着一種沈鬱的臉色，她是不管我們小孩子的生活的。在十八年之間，珂立亞同我，我們差不多只是聽見了這個發氣的問話：

——“爲什麼這樣做呢？”

這個問話使我們非常地害怕，好像給我們父親同我們之間築了一重高牆。我們是避着他長大

了的。在我們家裏頭，有七個房間，一個一個都是很黑的。而裏放滿着各種的家具，在家什之中間是很容易藏起來的。我的父親把我送到城中的一個學校裏，但他不叫我作深的研究的。

——“夠啦！他聲說：你得要熟習作買賣呀。”

至於珂立亞呢，身體是非常的弱，他被允許讀完了中學，進入大學去研究數學和化學。

我的父親，在年富力強之時，驟然間就死了；在六月的一個熱天，從教會回來，他喝了冰鎮的啤酒，而，五日之後，他就渾身膨腫，把他的勤苦的毛茸茸的雙手合在凸得像一座高山似的胸上，長眠在他的棺材裏了。他那種可怕的样子是不可以言語形容。他那氣憤的面孔，支楞着褐紅色的毛，像是氣青了似的，而令我覺得像是他要用一種嗚聲對他自己的命運喊：

——“爲什麼這樣做呢？”

在工廠裏工作停了，而全廠如復活節和聖誕節等過節的日子似地變成寂靜了。一種不見慣的來來往往開始了，僕役們作着拍拍的聲音，很大聲

地拖着脚走，高聲地講話；我看見所有的人都欣喜我父親的死，而我很慚愧地感到我自己也是滿足的。在他活着的時候，只有蒼蠅在我們家裏是自由的，敢大聲地嗡嗡地叫着。我們的父親在各各的房間裏輕輕地走着，耳永是傾着，等待着什麼東西，而，當某一個人不謹慎關門關出聲來的時候，他就暴暴實實地發氣的。現在，珂立亞已經是一個多感的青年了，只是他像在我父親在世時一樣慢慢的聲講話，輕輕地走路，好像是他怕把那長眠的人驚醒了似的。

——“他們這下子真是吵了個一塌糊塗，他用一種感受苦窮的聲調說。他們是滿足哩。”

——“爲什麼不痛快呢，珂立亞？你很知道人們不愛他。沒有人愛他的。”

——“你也不愛他麼？他問。”

——“我，我也不愛他，我回答說。我是老老實實的。”

他一句話都未有回答。他坐在敞開着的窗戶近前，從窗戶進來了酸，胰皂，腐爛的脂肪的濃厚

的氣味；這種氣味伴着一種異常的响動：我們的號房牟斯大法，是個一隻眼的韃靼人，在油滲的，硬得如同瀝青滲的似的，地面上，曳着他的箒。以前，工作中的工廠的不住的騷音是壓埋住了那種响動；那種不愉快的响動的，你要知道，那種响動像是要把你從人生給抹弔了似的。

珂立亞，從窗戶伸出頭去說：

——“我勞你駕，牟斯大法，這夠受啦！”

而她接着說：

——“他掃我們的父親的紀念物啊。人家裏有死人，是不該掃的，你忘了麼？”

——“現在，我安慰他向他說：你同我，我們要有個較容易的生活啦。我去作工，你去讀書。你想到劇園子去的時候，你也不用去乞討一個盧布，也沒有人會向你嚷：‘爲什麼那樣作？’這不幸是不幸的，可是我是不想我們的父親的，我不是一個俳優，我不會假裝哭。你想想，這幾天以來，我們哭差不多因爲吃屈辱。我們這樣真是受屈受得厲害啦！”

他，扭着天空說：



——“天確是暗淡無情哩，真像亞鉛一樣哎……我們的工場和全大地，是亞鉛上的鏽和泥。

我的弟弟是常作這些思想的，這些思想的獨特處是令我非常歡喜的，他永用一種傷心的同情講大地，如病者講他的身體似的。但，雖然他很瘦弱，他是很健康的，而在他頰上，您要知道，他有很柔嫩的處女樣的肉色……濃黑的波狀的頭髮，和疑心地具着一種驚訝厭着一切的黑的眼睛。他背着我的父親學會了彈鋼琴，在他身上是有些溫和的音樂的地方。

我又同他說：

——‘珂立亞，我們的父親一輩子作出來的頂好的事，就是作出我們的弟兄的感情，是因於他的古怪的性格，使我們得互相非常地親密，而用一種強烈的交互的情愛互相愛；我希望那種情愛在我們的一生中永存着。我雖然是你的哥哥，可是我知道在你的傍邊我是一個無知的人。你過活同我不同的生活，你有你的思想，你喜歡運用想像力。你適才講到天空；我呀，我不能那樣講話，我是不會的。

有時候我都不懂得你講的什麼，你為什麼那樣講法。

於是，他用一種深為懊悔的神情，問：

——“我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不要騙我！那，就是一個例子：你呀，你喜歡大地，你憐憫大地，如同那是你們自己的肉體似的，我呢，我具着一種全然的平靜在上邊走着。我不想像我會是一個另一個人，我感到，我這樣生活，是被造定的。我只想工廠，只想事務，只想我的未婚妻。我恐怕你同我一起生活你會厭倦的，而那種厭倦會使我們走不同的路途的。你還是一個小孩子，你的性還未有定，世道不好，學生們鬧得很利害。你會被牽扯到危險的政治裏，會像那好多人似地墮落下去的。我愛我的未婚妻；可是當我想她要到我家里來，而我勢逼把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交給她的時候，我就怕了。我的女人會令你不喜歡的。人們說得好：“一個老婆在一個家裏，是樹上的一楔子。”隨後，就要有小孩子啦，那你，你怎麼辦呢？因此，珂立亞，我決定了把我的結婚遲延下去，

以免你會失掉我……

他淒慘地對我說：

——“我不願意你爲我犧牲。”

他就是那樣說的。但我，用着十分的堅持，又跟他說，那照我所想的那樣結束了；我們用力地緊緊地擁抱，我們立誓我們，無論有什麼人生的變故，是永不分開的，而無論對什麼事都不互相藏瞞着。您是看得出來的，在那裏，我跟您說罷，在對我弟弟的一種真的愛情之外，是有某一種的計劃的，我如欄中的動物似地過活了十二年，除了製造胰皂而外是什麼也未看見什麼也不曉得的。我很少到城裏去，城裏的事是被我父親處理過了。珂立亞在兩三年之內是有作化學家的希望的；並且在他身上有一種溫和的堅耐性，那令我覺得也是有望的。他很切實地讀書，並且用外國文寫東西，談政治，而通常是很會擺脫人生的錯雜的。我可以說人生佔有着他的思想，如同工場吸收了我的思想，是一樣；換言之，珂立亞是把人生看作他的私產的，可是我不藏着瞞着的，那，在言語的真實之外，

倒有頗可笑的地方。我計算着：我的未婚妻，是堅  
堅實實被捉住了的，是不會跑掉的，而那更爲聰明，  
對我們的事情更爲有用的我的弟弟我是有容易失  
掉之虞的。但究竟，我是愛珂立亞的。

那個人永遠用一種單調的聲音講話，如同他  
在讀一本聖詩集似的；他的眼睛閉着。但，恰在這  
時，他睜開了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是紅的，充滿淚  
和煩惱。

——我愛他呀！他重複地說。

他飲了一杯葡萄酒，用他的手巾擦了擦眼睛，  
而，具着異常的興奮，繼續說：

——到九月末，直到演劇季節的初頭，我們同  
珂立亞過着一種不能忘却地好的生活，親密地相  
結合着，我們談話有什麼說什麼，雖然珂立亞起始  
接受着很多的朋友。他們中的一個，波格謨洛夫，  
是一個很偏的小伙子，稍稍有一點粗野，說話得大  
聲，而賦有，您要知道，一種異常的智慧。有一些  
人，在靈魂的位置上，有一個民衆圖書館——他就  
是那一類的人物。從第一次，他就令我不喜歡，因

爲他起始給我們講自由：當時，自由，先生，是一種誤謬的幻影啊。在我父親死後，工場裏工作又開始進行，我的生活追隨着牠的不可避免的過程時，我立刻就感着那啦。在我父親的在世時，雖然我是他的權威的囚徒，我是比較自由的；我父親一死，自由在每個魂靈的嘆息上都給我們加上一種嚴苛的責任，那在我覺得是很明顯的。但波格謀洛夫起始宣言，起始傳教說人是絕對自由的，人是爲自己而生存的，人是所有的起始和所有的終結互相連結在一起的一個圓圈，全部的世界，全部的生命，是在人的裏邊，是在人的內部——顯然的謬論呀！至於上帝呢，波格謀洛夫君，背叛了他的名，不相信他，而他的所有的議論比從地上飛到空中去捉扭不見的蚊蚋的長翼燕的飛躍是還爲空虛的，<sup>F</sup>——而，長翼燕還是有目的喲。當然，我試着指示給波格謀洛夫君，他的絕對自由，實際，是完全地空虛的。然而，他是牧師的兒子，他講論的時候具着異常的巧妙，他不費什麼力就把我弄住了。我覺得他對於珂立亞是很危險的。單單薄薄的，胸部很窄，珂立亞，

具着他那少女般的肉質，在陰鬱的多毛的司祭的那個兒子的傍邊顯得更年青，更柔和了，他，具着一種尊敬的信賴，聽着他那關於自由的講論。至於我呢，我已感覺到人，就是在他睡覺的時候，都不是自由的，就是石頭的不動彈都不是自由，因為石頭也是不過存在一時直至於跌為塵土的。所有的人是人生的各種的情勢的奴隸與囚徒的，魔鬼是他的邪惡的奴隸，而，上帝，如果他是存在的話，他是那些人間理性所想測不到的行為的奴隸。這是我對於自由所想的啊！

好像是有一種嘲弄的激憤的，乾燥的，腐蝕的灰塵，從我那對談者，經過屋子裏，放散出來；我感到在他的每句話裏都有一個人——親切的人生，用充分的事實，允許其去證明和確立自己思想的綱領的一個人——的勝利的確信。人生在這種情形之下，是具有一種無窮的寬大的。燭燭的火焰在他的黃褐色的瞳人裏反射出金星兒；他的眼睛的蒼藍的眼白作出來一種更熱烈的光澤；他聳了聳他那纖細的睫毛，而，在他的乾枯的臉上，露出一

種滿足的悲淒之表情來。

——我在我這一生裏只作了一件事，是因此我有一種很好的記性。我看見我所生活過的一切，就如同那是寫在牆上面似的，那個人向着角隅搖著頭繼續說。

那裏，在一個圓棹上，一個青銅的花瓶裏，立着一個枯乾了的花束；那些花像是被一堆泥給糊上了似的，樣子是很醜怪的，得注意去瞅才能認識那是花。

——除那很可笑地給自己加上『尼采的學徒』的頭銜的那個波格謨洛夫而外，我們招待了學生保伍羅夫，是郵政局長的兒子。他是很愉快的；短小，瘦細，帶着山羊一般的臉和頤鬚，在他身上有逗笑的和丑子的樣兒，而為得掩飾這種特別處，他戴着金腿的眼鏡，他是很好作响動的，他的輕輕的手無論碰到什麼東西，無論是杯盤或者是傢什，他都給弄得直响。他只會講論戲劇，雖然他是顯然的無聊，他在報紙上發表了些演劇的報告。他認識俄羅斯的所有俳優，而當人發表出來要在城裏的劇場

裏演的那個劇團的組成，他就被一種好笑的激動給捉住了：

——“愛勒，都卜露寧娜？他嚶。不認識，概未曾聽見人說過。愛勒……留博夫？留得米拉？理狄亞？您想是什麼呢？”

在演劇季節的初頭的以前，去結識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在他是不可能的了：嗑醉酒從一個爬犁上跌下來，他撞在一個陰溝上把頭跌破了。那個人死了有好久好久了，可是我對他還是不滿呢。在地球上，這樣人是很有些的：這種的一個老好人，在他自己身上是一點沒有壞處，但人在心裏永是對他保有一種不快的追憶的。您是感到的，這一類的人們是給您喚起那醜惡的東西。總之，在俄羅斯，是有些這樣的了不起的人物的，那些人物好像生下來就是專為吵吵鬧鬧地幹無聊的事情似的。而特別是在劇場的環境裏，人遇得見他們。珂立亞和我，我們賣了初場的票，——第二排椅；保伍羅夫，頭纏着，也拖着去了。

那個人，好像在準備去起一個重東西似的，很



大聲地嘆了一口氣，嗑了口葡萄酒而，閉上了眼睛，把雙手長時間地放置在胸上，奇妙地動着手指。

——人們演“哈謨萊德”(莎翁悲劇—譯者註)啊。現在歐菲麗亞出場哩……

睜開了眼睛，那個人用了一種嚴肅的聲調說：

——我須向你講明：我是不喜歡戲劇的。人在演劇裏把人的靈魂切得一塊一塊地零賣了；那是假感情的一個笨玩意兒的表露，或者是在演劇裏人是嘲罵那些因為比他人生活得率真而才是可笑的人們的。在那日以前我去過沒有十次，而我是，永遠帶着人要騙我可是騙不動的那種印象，去到那裏的。我沒有注意到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的登場，聽見一個新的聲音，我抬起了眼睛：歐菲麗亞站着，帶着一種漠然的微笑，在吃驚地瞅着我。

有時，在一個暗的房間的薄明裏，穿過一面百葉窗或一面帳帷，透進來太陽光的輕輕的虹彩般的一線，一見很像是能摸得着似的，人們以為可以把那可愛的光綫捉在手里的。是的，拉麗莎。安敦

諾夫娜的眼睛的光線我覺得像是同樣地可摸得着似的。而他的聲音清揚渾厚——是女人聲，雖然那，因適合於那絕望的，深情的女，歐菲麗亞的腳色，是哀淒而恐懼的啊。在她前邊站着哈謨萊德那個厚臉皮，像一個打掃烟卣的似的渾身漆黑；那是當時很有名的阿夾洛夫扮演的。

是頭一次那個人，露出他那堅固的白牙微笑了。

——我還記得關於阿夾洛夫的那幾句破詩呢。

而在他的牙齒間吟着，他背誦出來了：

如同一隻純油的大蠟  
淒慘地熱得溶化了似地，  
被阿夾洛夫的玩意兒給弄得狼狽，  
那淒慘的觀客投入伏爾迦的河裏。

他暗誦了，隨後，悲鬱起來，用一種低緩的聲音，繼續說：

——我真是說不出來當晚我所感受的事情，

可是我要說——如果是一種瀆喪那真糟糕啦！——好像那是頭一次我領受了美之聖潔的玄妙似的。而且，那些話不是從我說的；那是保伍羅夫在幕間喊着的；他是有不管自己所說的是什麼意思而死氣白裂地說話的習慣的。在劇場裏他永遠是有一個醉漢的神情的，那晚，他那輕快的雙手，扳觀客的扣子，衣裏和袖子，是特別地捷敏；如同人給錢叫他那樣作似地，一邊在亂鬧着，他喊叫：

——“真痛快啦！真高妙啦！真是神聖的美啊！”

在瘋了一陣之後，他哭了。隨後，他把我們拉走了，把珂立亞和我拉到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的後台里。在那裏他滔滔不絕地講起來了，他吻她的手，而，演劇似地行動着；如同他深諳那些人的作法似的。她是同在舞台上一個樣帶着同樣的微笑，同樣的目光，兩隻靜的發藍的眼睛，在眼的深處有一種微笑，她的雙手是乾而熱的。

一邊聽着保伍羅夫的話，她輕輕地笑着，好像不相信他那些恭維似的

——“是叫您啊，我叫您喜歡啊？”她問。

我想她這話是向我說的，我正想要漂漂亮亮地回答的時候，我聽見了珂立亞的低的聲音：

——“是的！嚟！是的！他說。”

在那裏我感到我在當時的瞬間忘記了我的弟弟了，雖然他在我傍邊，那令我非常地狼狽，珂立亞的熱情令我不安。我把他帶走，我們去找我的未婚妻去了。我的未婚妻是珂立亞的乾爹的女兒，是在觀客席裏的。那是一個有教養的小姐，在聖彼得堡上過兩年大學，也是有戲癮的。在愛嬌的，健壯的，快活的面貌上，她有着那一片薔薇色的頰，她是非常喜愛糖菓的。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她是不喜歡的。

——“那是具有一種獨特之美的一個女性，但是她不會表演，她在舞台上給自已走路的，好像是她找一個失掉了的縫物針似的。

這點的注意到是有些不錯的；我也記得拉麗莎·安敦諾夫娜時常低着頭，而像是，不注意別人，走不到應走的步數的。珂立亞同我的未婚妻辯論起來；至於我呢，我常常聽人說過女優的自由行的

爲，我想到珂立亞是一定要迷戀上拉麗莎。安敦諾夫娜，要化很大的禮物的了。

嚴厲地，如同他非難我有什麼過失似地，那個人說：

——然而我所以想到那件事者……是我要掩藏下去一個別的思想啊，是的！我請求你想一想，我們倆都是沒得過女性的情愛而長大的呀。並且，雖然我是那麼大的年歲，我，因爲怕髒病，是一個很謹慎的人哎。我是嗜愛過一個城外的姑娘的，可是她，叫瘋狗咬了一口，不久就死了。在我們的工廠的周圍，是時常有瘋狗的。我就是這樣啦。至於珂立亞呢，她是絕對地純潔的。去引導他的運命是我的義務啊。您明白麼？

但，閉上了眼睛，他搖了搖頭，慢慢地又說：

——不，不是這樣，不是這樣！

而，在沈默了一陣之後，他，如同是違着自己的心說話似地，用一種屈窘的腔調又說：

——在我們歸家的途中，珂立亞靜靜地微笑着，而我明白他是同我緘默着同樣的東西。在家

裏，喫茶的時間，我們照舊誠懇地講着話，我直聾地同他說：我很想得到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的眷愛，而我算計是可以成功的。我是用很粗很粗的話說的，但，的確是沒抱有任何希望並且是連那想都未有想的。因為我作那種期望，他惱了，而用異常的情熱講起女性的靈魂之美來了；他講話如同人在一本書裏講話似的，有時甚至是韻文的。自然我是嘲弄他的演講啦。雖然那些演講使我很愛聽而我很渴望珂立亞的雄辯的，受了困窘，他睡覺去了。我也躺下了，可是在半夜我起了來，祈禱了很多的工夫，而在當時，我承認了上帝是存在的，而人們的不幸是令他不愉快的。我祈求使那一切——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珂立亞的狂憤，和我的心的煩擾——都如一場夢似地過去。我記得那是一個月夜，犬狂烈地吠着……

★

★

★

兩日之後，我們又到劇場裏去。拉麗莎·安敦

諾夫娜演“茶花女”。那，您當然是知道的，是一齣很不痛快的劇。在那齣劇裏，爲得由同情去激動人心，一切都是推敲造作得很利害。但，就是在那一篇劇裏，拉麗莎，安敦諾夫娜，都是以她那沒人可擬仿到的美，壓倒了其他的俳優的。在那特別地作得喚人同情的節段，我是不相信我的未婚妻所說的，可是當她說出來普通的話語，日常的話語，我就想到我的未婚妻的鑑賞了：是的，拉麗莎，安敦諾夫娜是一個給她自己作成的人物，而不是爲劇場作成的。而我是很以爲滿足的。我所歡喜她的地方，您要知道，是舉動言語有一種不在乎。只有一個鄭重的獨立的人兒能夠這樣生活的，我覺得像那對拉麗莎，安敦諾夫娜是不合適的，像那個茶花女那一類的女人是不應該她扮演的。珂立亞淒涼地嚶嚶同我說：

——“這個對她是不相宜的，她那種演法真令人厭哩。

在幕間，伴着保伍羅夫，我們到了她的後台裏。但她沒有卸裝，沒有叫我們進去；從門她請我們去給她溫鍋。她在對面那兒租了一間房子了……

那人用手指着窗戶；在後邊，那是秋天了，雨不倦地在降着，在雨的細的水晶絲裏，街燈的火炎顫慄着他那黃色的光線，激動着，宛如一隻肥大的蜘蛛似的。

——我們就給她溫鍋去啦。我有生以來那是頭一次到在一羣人裏，像我是概未曾見過那些人似的。認識的人只是警查長馬麥特苦路夫，那是一個舊日的騎兵，可是他自己很像一匹老馬。一切都是很異常的。譬如說，棹子從房子的這一角擺到那一角，那使屋子生出了一種很沒有用的擁擠，花，不放在花盆裏，散亂在棹子上，直接布在台布上面。還有好多好多別的東西，言談話語那更不用說了。以後，在我這一生裏，我，在有教養的人的集會裏，永是由那思想言語的過激，感到驚訝的；每個人都在努力要很快地很確實地表露他思想與人不同。我覺到是再沒有比那些關於上帝、關於愛情，關於死的談話更爲討厭的無聊話啦。我在十七年之間不住地感受着這種言語的不節制，而那我總是厭不慣的。那不是智慧；而僅僅是不消化的才



氣保伍羅夫比別人們鬧得更利害，在那亂七八糟的裏邊。他作出一種頷袖的樣子，如同一個機師在工廠裏似的。我很記得，因珂立亞出人意外地參加那裏，他作出的表現之一種來。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坐在一般的注目的中心。在聖像底下，那個榮譽角里；她穿着一身深紅的大襖，她裝飾着很多的花，很華美的，像仙女似地，像是被火圍着一樣。在她的傍邊，是喜劇俳優巴金。一個很敬虔的人，而，人以後知道，是一個無賴。他具有一個深令人不快的外表——瘦骨嶙峋的，黃漬漬的，鼻子逼逼的，很溼的眼睛；總起來他很像人在畫上畫着那個‘死’一樣。他引起了談話。他表示沒有一個脚本拿耶穌基督作主人公，他深以為憾：“我呀，”他說‘很想演一演基督。’拉麗莎·安敦諾夫娜急忙地作起合奏來了：

——“可我呀，我要演瑪麗，瑪得隣。”

馬麥特苦樂夫，因插上了嘴，悲嘆着宗教不許在劇場裏演。長時間地說明着戲劇應當在民衆裏邊把失弔了的上帝的信仰給喚醒起來，大體，人都

毫不客氣地在講論着。

突然間，我聽見了珂立亞的那尖脆的熱烈的聲音；他是坐得離我很遠的。

——“只是壞人和狡猾蛋才相信上帝呢”……

我因之感到了一種非常不痛快的灼燒，我幾乎忍受不住了；我很想嚷，您知道，我很想；什……什……！當然那種傲語是引起一種激烈的憤慨啦，好多的在座的大都感受着挫傷了，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帶着驚異，起來，問：

——“怎麼？爲什麼？請您說明。”

——“我不能說明，他回答說，可是，我見得是那樣，我感得是那樣。

當然人嘲弄她啦，巴金起始講關於猶太人的一些滑稽故事。在我覺得，俳優們，用他們說的那些逸話，是特別地煽動人去迫害猶太人的。然而猶太人對於人生是必要的，如同鹽和胡椒一樣，我並且又注意到，在衆人之間，俳優們是喝醉酒時最令人不痛快的人們。歇着被職業弄得虛假的那些人們停止了裝腔作勢，露出了他們的真實的無聊和

他們的靈魂的空虛，那是很有味道的，而同時又是可厭的。當他們嗑足了酒，在互不相識的人們之間的那種自然的疑懼消弱了的時候，我得從那個巴金知道了拉麗莎，安敦諾夫娜是一個什麼人物。我很驚訝地知道了那是一個很有錢的女人，是一個財主，她的男人在南方養羊；她，因於她的演劇的愛好，同他分開了。她只演了兩年劇，愛她的職業，而直到當時，男人們是令她漠不關心的，聽見這種話，令我同時又痛快又不痛快。至於巴金呢，像一個魔鬼似地冷笑着，他接着說：

——“如果是女姓的情愛使您專心的話，我叫您把您的注意放在那通俗喜劇的女優司特萊治芮娃身上罷，那一個少女，是很有風味的，是自由地生活着的。

——“不，我說，那是不合我有興會的，可是，是我的弟弟……”

——“這不要緊，他回答說，她是不會作弄您的親弟弟的，只要他是十分地寬宏大量的……”

在馬路裏，冒着雨，一輛車過去了；牠的燈光熱烈地撫弄着窗戶的澆濕了的玻璃。隨即，人又聽見了那點滴的乾燥無味的幽音，秋夜的悲淒的聲響，而街燈的那個黃蜘蛛又織起她那個玻璃的網來了。那人定定地從窗戶瞅着，繼續在慢慢地流吐着話語的乾燥的灰塵，助着秋天在大地上產生出來倦怠和悲哀。

瞅見巴金是一個壞蛋，我當然是打斷了同他談話啦，但我留意到，他走到那相當肥滿的斯特萊治芮娃近前，向着珂立亞的方向眨着眼。同時她用一朵花打在巴金的鼻子上。至於珂立亞呢，他熱烈地同拉麗莎·安敦諾夫娜談着話，其間馬麥特苦樂夫喊着說：

——“我真不明白，青年人什麼都談，又談政治，又談宗教，談各種的問題！在巴黎，青年人就是讀書，就是戀愛，在那里一切有一種人間的單純。

拉麗莎·安敦諾夫哪，坐着，眉頭蹙着，玩着扇子；她的臉是不滿意的。保伍羅夫，搖着他那個公

山羊的頭用一個唱歌的聲音說：

——“我們這些人，我們這些俄羅斯人，我們是世界上的伊歐尼亞的箜篌啊，我們給人類的各各的嘆息都作出來反響來。

斯特萊治芮娃拉住珂立亞的胳膊，把他拉到另一個房間裏，但等到歸途，我問他是否那個快活的人物令他歡喜的時候，他用一種敵對的聲調回答我說：

——“那是一種混蛋，一個不要臉的東西。而你啊，你粗野地講拉麗莎。安敦諾夫娜時，你是錯了。那是一個很好很好的女人啊，她的靈魂憂慮着好多重大的事體啣……

而，一到了家，他就用驚人的話語講起她來了。我是概未曾聽見過那樣的話語的，我非常地悲哀，我不能用同樣的崇高的話語講論女人，我是很羨妒的。而，我老老實實地說罷，我很怕想拉麗莎。安敦諾夫娜能聽到珂立亞給她作的那些禮讚的。

——“你只看見她兩次啊，我向我弟弟說。

但自然地，這些話語，是烈火上的水滴啦。簡

而言之，珂立亞是墜入情網啦。他成了劇場的常客了，而，同時，他同那位尼采的學徒，那位波格謨洛夫，關係越法越法親密起來了。波格謨洛夫當時在我們家裏天天闊步地走着，一邊搖着他那長髮，咻咻咻地叫着……他借珂立亞的錢，我是每月給珂立亞一百個盧布作化費的。我自然是瞅着那是要把珂立亞領壞了的。

那個人立起身來，走到窗戶近前，站在窗前，用一雙瞎子般的眼睛把那六絃琵琶瞅了一陣。

——那是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的樂器，但她彈得不好哎……隨後，作一種疲倦的姿態，他又回向棹子那里，喝了一杯葡萄酒，跌坐在安樂椅子裏。

——我決心用弟兄之情同他說。

——“你記得不記得，我說，在我們的父親的死後，我們起了誓無論什麼我們都不互相藏瞞着呢？”

而當時我聽見了一個陌生人的回答，一個仇敵的回答了：

——是的，我記得。從那時候起，我就厭中了你想要得到我們的父親的地位，而要我生活在你的規矩之下的，我不願意那樣。我當時還沒有相當的氣力去當你面說出這話來。可是現在我跟您說罷：我們這臭工廠很令我不痛快，我們那些工人生活在泥裏，中了毒，那我是很為慚愧的。人們給我們在報紙上寫出來很厲害的事實哎。

在約半點鐘的工夫，他滔滔不絕地，用他那全部青春的力量和人生的無知，說起來了。他向我聲訴出來，當我們的工人罷工的時候，他把我們父親在他中學卒業時給他的那個金表賣了六十個盧布，他把那筆款給了為維持罷工募集捐款的波格謨洛夫了。

我覺得像是挨到了一塊石頭似的，雖然想到一個東家支持自己的工人罷工是可笑的。當然那是兒戲啦，但依然……

——“珂立亞，我說，你相信我愛你麼？”

——“我所需要的不是愛，乃是自由……”

——“珂立亞，我很感到你是戀愛拉麗莎。安

敦諾夫娜的，而一切是從那裏來的……

——“那是我自已的事情。

在當時 特別是我想要根絕那種早熟的愛情，我竟把事實稍改變了一下子：

——“你晚了，我的親愛的弟弟，因為從新年以來，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就是我的情婦啦。

當然他是感到一種激烈的苦痛啦，而，如同人拔着他的一顆牙似地，他往後退了一下。他顏色蒼白了，非常無氣力地瞅了瞅我，他的口唇顫慄着，他在他的手指的周圍絞着一把銀匙吃吃地說：

——“不，那不是真的，那不是可能的。

但我想像出了一些可信的事實，而珂立亞相信我了；他站了起來，而，靜靜地，從傍邊走着，向着我轉過身，他走到他的房間裏了。我呢，我怕了：我作得適當了麼？

我們已經到了季節之末了。在那個時代，好的友誼已在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和我之間樹立起來了；維恭維敬地讚美着他那異常的美貌，我不敢叫我有任何的自由的。因為她把她的大部分



的錢都放在戲班經理的經營裏，我注意到她會被人給騙去都不定的；她，在她那邊，很願意地用了我的忠告，相信我的心的真實和我的品格的端正。我決意了到她那裏談一談關於珂立亞的事情。我正午到在她的家裏，正趕她吃早點的時候，我同她說我的弟弟，一個青年人，愛她，問她對於這種迷戀作什麼感想。她開起玩笑來了：

——“您作哪一個腳色啊？她同我說：您是您弟弟的主婚者，還是她的情敵呢？”

但馬上，蹙了蹙眉頭，憤怒閃灼在她那好看的眼裏，她怒恨地聲說，她，對於小伙子，老頭子，軍人，平白人，警察，革命者等等的愛情，都十分夠夠的了。

——“請你要理解我，她接說，我要真實地獻身我的事業上，任何的愛情都是不能誘惑我的。

她坐在一個長椅上，腿灣在她的下邊，穿着一件草莓色天鵝絨的便衣——她是非常喜歡天鵝絨的啊！——帶着古的綠玉和銀質的鈎兒；她披着散着的頭髮，——非常地多非常厚密的頭髮啊！她用

帶着敵意的眼睛瞅着我。

——“不要纏攪着我呀！我馬上就要到外國去啦；今年夏天，我要到斐里特斯克演去，那時節，您的弟弟就會把這個小兒病治好了的。在他那種年齡，那是很容易過去的。

我是非常地安心了。當然在那個時節我自己是已迷戀上拉麗莎·安敦諾夫娜了，可是我還不知道。現在我知道我是一見她就愛上她了。驟然間地，那是在不幸中來到的。那永遠是突然間來的。

他沒作聲，而利用休止的工夫，我問：

——她是當真地好看麼？

——您沒有看見她麼？他嚴厲地回答說，一邊用頭指示着那相架子，他很嚴肅地接說：

——別的人或者不覺得她是那麼漂亮的，但對我們的每個人，自己愛的女人是最美的，四旬節的第一個禮拜，她，把他的一切的事託付給我出發了。她，身上蓋着花，由她的崇拜者們的熱情所圍護着，走掉了。

他們中的一個，那個副經理，忌妬地同我說：

——“您真是走時運哩。”

我的時運是，一天，大胆到以至於盲目，我親了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的手。在珂立亞同她決別的時候，她毫無用處地，吻在他的額頭上，一邊同他說：

——“快快活活地過活着罷，青年人。”

現在剩我自己同珂立亞在一起了。他晝夜待在高處他的屋裏，同他的書籍在一起，悲哀而且瘦弱了。波格謨洛夫陪伴着他。一天，吃茶的時候，我問他：

——“珂立亞，運命向我微笑，你惱恨麼？”

——“不，他向我說，我沒有惱恨啊，但是我有苦痛啊，因為有些事情我不明白……”

我覺得說過他是執拗的。在那數月間，他不知不覺地長大了，變得越法地堅決了。而也越法地書本氣啦。我是更費筋同他說話啦。是這樣地我們生活着，互相懸隔得很遠很遠地，以直到夏天，而，在六月，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從里斐特斯克到來的時候，珂立亞馬上就去找她去了。我在一種啞默的絕

望裏過了六天，夜裏我的頭髮戰慄在我的太陽上，我是非常害怕的。我知道我所懼怕的。那到底來了：第六天頭上，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給我送來一封信，話語在信裏像投鎗似地鋒立着，就是連紙都呼出來一種輕蔑的氣味來。她寫着：

您的弟弟同我說，您在他面前吹牛說你同我談過。請您趕快地答覆：您說過這話沒有呢？我尊敬您是一個正直人，請以正直人的樣子回答我。

以正直人的樣子回答，那在我是不可能的了。爲她，我已經拋掉了一個少女，那愛我的我那個未婚妻。因爲她的原故，我失掉了我對於我的弟弟的情愛，而我感到我的一輩子是被破壞了，被動搖了。

由電話，我只答了一言：“沒有”。

那個人，像證人對着法官宣誓似地，舉起手來，用一種具着深的確信的腔調說：

——我跟你實實在在地說罷，我是不能另樣地回答的！您明白麼？我是不能夠的。

他的雙眼的發藍的眼白充滿着淚痕，他瞅着我，臉死靜着如同瞎子似的揉着自己的喉嚨，他像一匹狗似地咬牙咬了兩次，隨即，咳嗽着，用一種嘎啦嘎啦的聲音說：

——我想着，我等待着珂立亞……我想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她也……哎，容或被她的青春所誘惑的。可是，兩日之後，他，從車站一直到來，衣服也沒脫，把帽子帶到後邊，醉的神情，然而是一個兵似地直挺挺的，到在我的事務室裏；他很可怕地走到我近前，說：

——“彼得，你真混啦！”

於是我向他嚷說：

——“聽，可是我也，你要明白呀，我也愛他呀。我連你等都不等啦，我想你是去自殺去了，我不怕那個：我不惋惜那個。可是，我愛你，弟弟，請你相信我。但如果那種妖惑是不可勝過的，那我怎麼好呢？”

他拿掉了他的帽子，坐下，用一種陰慘的神情瞅着我。我看見他害怕了，他，狠狠了，眨了眨眼。

我說：

——“你是一個美少年，你比我有才學。你是很容易愛上的，你會很動聽地向一個女人說話，你可以搭得無論哪一個女姓的。你用想像力愛，我是用我的全部的肉，我的整個的心靈……”

他站了起來，用鑰匙鎖上了門。他、作着一種厲害的面孔，走到我跟前。我以為他要打我嘴巴呢，但他僅僅地抓住了我的肩膀，把我撼搖了一下：

——“是這麼回事啊。我明白啦。但現在我們怎麼在一起生活呀？”

我把頭倚在他的胳膊上。

——“我不知道……”

但已經有歡喜在我的心靈裏了。我覺得他比我強有力，比我好，我是永遠知道的，可是在那個瞬間，那令我覺得更是特別地清楚了。我希望同他一切都會弄好了的。

——“我不知道，我說，你是比我聰明的”

——“爲什麼，他問我說，你向我扯謊，你毀謗她呢？”

爲什麼？我是不能說明的，連我自己也不懂是怎麼回事。他在事務室裏走起來了，他一邊走着一邊說他得走開一些時候，轉到另一個大學去，但我央求他：

——“不，不要那樣作。你在那兒，我無論怎麼是覺得上燥的，但沒有你我是要完全被捉住的了。她是不懂事故的，我是毫無方法去拒絕她的。

他眯縫地微笑了一下。問我說：

——“可是你叫我怎同你生活下去啊。現在你把我弄的這麼寒碇？

當然，我得到了他原恕了，而我們決定了去向拉麗莎，安敦諾夫哪說我是開玩笑，而他把我誤解了，而他那青年的熱情是特別地被激奮起來了。

——“那樣就好啦，珂立亞同意了，他用兄弟之情憐憫起來了。哎……我不想你是這樣狡猾的一個亞細亞人哎。就是不甚狡猾，不甚狡猾……

而如同宣誓似地舉着手，那人具着確信說：

——我的弟弟，那是一個頂漂亮的青年人啊。

一個有，很忠誠的，很偉大的心靈的青年呀！那，我知道……

在窗戶後邊，雨織着網，在街燈近前，一個黑的發粘的暗影停住，抬起粗大的大腿，脫下一隻膠鞋，磕在電杆子上。在玻璃的緯線裏，顫動着那個火蜘蛛。

那人又喝了口那沒有令他沈醉的葡萄酒，而，用一種發顫的聲音，聳着肩，胳膊用力地交叉在胸膛上。他繼續說：

——在那以後，珂立亞同我，我們開始，如同剛認識了的人們似地，生活起來了。時常夜裏，我們談論人生的各樣的事情，而，珂立亞，以他那異常的思想的豐富和悲悽，越法越法令我驚奇了。面孔的羸瘦使他的眼睛越法地光耀，而他那眼下邊的黑圈和他那整個的面孔，你要知道，都帶出一種非常的透明來了。

屢屢地，他說人生是被作成一個金字塔形的，而人生的底座，雖然是很大，可是腐亂了，脆了，那是會頂不住重壓的，而那時一切都要潰落的，一切



都要瓦解的。他說着，一邊作着沈思的神情微微籍着他那小鬍。他微笑着。

——“無論是人生或是思想，都不會有另樣的形式。思想也是起成金字塔形的：牠的底座是那不可和解的鬥爭的無數的事實，而，它的頂端，是演繹法的最低的那個尖端。

這些思想令我常地歡喜，我覺得那是很正常的，但我睽見珂立亞，毫不討論，就同波格謨洛夫那個尼采之徒一致，是很不痛快的。一天我們的工場主任莫爾敦，一個非常有知識的法國化學家，同我一齊吃飯。波格莫洛夫扯起來他那關於自由的混蛋話來了，而莫爾敦嘲笑他，肯定說一切的人生的本質是在理智裏，

波格莫洛夫，比什麼人都粗野地，喊着說：

——“像您的那樣的理智呀，土龍和馬蟻都有；那不是自由的理智，那是一種猴子的衍襲啊。

天天那個司祭的兒子在撒野；他那大刀闊斧的野法，他那連鬚子的大臉，他那髒漬漬的不大梳的頭髮，是令我很不痛快的。在我覺得像是他只

在他的聲音有他的智慧，而同時珂立亞則以爲他講的話是非常地聰明的，

珂立亞和我，我們是概不講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的；只有一次，同保伍羅夫談話時，他說：

她的全副的才能是在她的美貌裏邊；她是沒有真的演劇的才能的。我相信她弄錯啦，她走錯路了。她冷啊，她在生活裏厭倦了，於是她想煖一煖她的心靈。我的一個教授有一個殘廢的中風的女兒，她在一個畫着一盤火爐的畫片就煖烘了。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她也是，在一個想像的爐火傍邊取煖呢。

保伍羅夫喊叫起來，爭論起來，激動起來了，但我呢，我聽見了珂立亞的智慧的話語是很高興的。我相信他。在我，我是不能夠判斷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的能力的，她的演作是毫不使我感興趣的。當她一出場時候，我除了她是什麼別的都看不到了，我只聽着她那隨隨便便的聲音，我只目送着她那華麗的面影的幾乎如空氣般的動作。她的走路是輕輕的，而且，您要知道，是很高貴的，如同是她

要把恩惠施給大地和人衆似的。她的大腿的高貴的纖美是使我目炫神離的。而她的乳峯……小小的，一個一個地離得很遠。

閉着眼睛，那人極悲痛地搖了搖頭。

——我說什麼呢？啊是了。我從珂立亞聞知了她沒有就了正軌，我想着那條錯的道或者把她引領到我這裏來，我是很歡喜的。當她到來的時節，我帶着很大的把握到她那裏，但我見到她受了激刺了；夏季不好，她損失了三萬盧布。我立刻就按慰她啦，我跟她說我用她那筆錢款作了一種很有利益的關於脂肪的營業，我可給她兩萬七千幾百盧布——我特意地沒說出一個整數來，爲的使那顯得真而真的。她高興了——有時錢是人歡喜的噢。

——“沒有，是老老實實地麼？”她問。啊，您真一個好朋友，你那個僂弟怎麼樣啦？

我當然是給她解說啦，說我的弟弟是弄錯了，沒有知道我是開玩笑啦。蹙着眉頭，帶着一種猜疑

的神情揪着我的正面，她捉住我的耳朵問我說：

——“開玩笑？開什麼玩笑呀？”

——“有一次我同她說過你同意了……”

她把她的指甲探在我的耳朵裏，拚命地激刺着我去說下去：

——“哎？”

——“……嫁我，我說完了。”

——“您扯謊，她擁着我說，那裏有一些曖昧的地方。您說的不是那樣話。我預先告訴你罷，先生，同我呀，開玩笑是沒有用處的。我揸得你不好受了罷？”

——“不，哎……”

——“我失悔啦。我用盡全力揸的啊。”

隨即，在微微反想一陣之後她慢慢地同我說：

——“你們倆都是很有禮的人噢，但是舊式的，落伍的。是些奇怪的人，我們作朋友啊，可是不要開玩笑哎。好麼？不然的話……”

她用手指威嚇我。

——她穿得奇奇怪怪地，那個人繼續說，一邊

嘆息着，定定地瞅着窗戶外的斜的雨絲；風把雨絲給攪亂了，撕碎了。現在它們作成琉璃珠跌落在玻璃窗上和街燈上。

——她的衣服是窄的，是立領的，或是寬大的，那是都沒什麼緊，她永遠是像裸着體的樣子，您是明白的。是的。赤裸裸的。一個那麼高雅的軀體，我連她瞅都怕瞅的……我是被那弄得很不舒服：容或別人也像我似地瞅她罷？

在家裏，珂立亞問我我的耳朵怎的啦。我回答他說剃鬚子的時候我叫刀子給刺了。演劇的季節開始了。我們的城，那您是知道的，是一個老的商業的都市，觀眾是不能賞玩細膩的東西的，他們所喜歡的是俄國的小戲，特別是有服飾的時候；可是，在舞台上出來了些個人，穿着短上衣，也不知道是誰，是爲什麼，如何地他們愛，而且說着些個家常隨便的話，那人會在裏邊找到什麼趣呢，該如何地誘導出倦怠來呢？拉麗莎·安敦諾夫娜正正地愛演易卜生或者是赫普德曼的那些近代的劇本。是因這個原因，當她的女同事蘇斯尼娜，一個頑固

的女性演“女魔法師”或“瑪麗·施徒亞特”時，人們情願地去看劇，而人對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就不喜歡了，雖然保伍羅夫在報紙用巨大的稱讚講着她，她的觀眾是只有青年們和女人們，而女人們還是因為那些時興的衣服。而包箱和軍隊席的大椅子是空着的，她概未叫屋子擁擠過，那令她很不痛快。

——在我們這個世界裏，她說，是不能不愛的，而人又是不知愛的，演劇是得要叫人愛憐人，愛女性，愛人生的。

她很隨便地生活着；她不演劇的時候，時時，她都在晚上招待很多賓客的：人們吃晚餐，人們飲酒，人們坐三馬的馬車游逛着。在她周圍所有的人都像瘋子似的。保伍羅夫，面帶蒼綠，咳着，呼呼喘喘着，嚷着說：

我們要像太陽一樣！

貝美爾，是一個通俗喜劇的俳優，在唱着諷刺的小曲，巴金是當然講關於猶太人的故事啦，馬麥

特苦樂夫像一匹馬似地嘶叫着，一邊喊着：上帝，死，戀愛！那種騷鬧真令您打顫。但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像一個女王似地坐着待在那裏，帶着外國女人惡意的微笑。我常常想到珂立亞說到的那句話：她點着一盤燈火，瞅着人們在那裏面燒化成灰塵，但她自己是冷的，是孤獨着的。

在這樣的晚上，我的對於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的愛情，穿上了七里的長靴了，我很想把所有的人像驢子似地都給溶化了。珂立亞和我，我們，像計劃去偷同一樣的物件，而各爲已利的。兩個小偷兒似地互相地查看着。我想拉麗莎，安敦諾夫娜懂得我們。一次，苦悶迫着她飲了酒，她，挑唆地，問我：

——“親愛的哥們，你們不怕我吃了你們啊？”

是的，這是她問我們的話。我一言未答，但珂立亞用一種微妙的開玩笑回覆說：

——“叫一個母獅子吃了，好過叫一個水溝里的貓給搔一把。

有時，珂立亞和我，倦怠得陰鬱了，我們互相

很爽直地問。

——“哎，怎樣？”

而我們笑了。是的，我們笑了。一天，珂立亞說：

——“她是牆上的一條太陽光哎。”

馬上我們就止住了笑了。

一個英國人，維廉·普魯克特爾，在城裏出現了。他經營麻屑，俄國話說的不大好。馬麥特苦樂夫介紹他認識了會講英語和法語的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現在，您要知道，那個普魯克特爾像一面碑似地豎在她傍邊了，待在那兒轉滾着她那灰色的大眼珠子。很高大的，堆鑄在一堆，燒黑的面孔，額頭上盡是傷痕，他在他身上是有些不可撓的東西。他可怕地吸着烟捲，像牛犢吃奶似地，喝着火酒，他是概未曾醉過的，他很滿足地眨着眼睛。人可以說在當時那些人令他驚愕，而他不相信他們，並不願表出他的驚愕來。只有一次，在森尼亞·專提瑟娃，一個有才能的女優，給他唱完了一曲兒歌的時候，他，像放槍响似地，鼓起舌板來了，說：

——“謝謝，這我知是偉大的。”



他把她的手吻了一下，而，沒有向任何人告別，怪頭怪腦地走開了。在這個偶變之後，拉麗莎·安敦諾夫娜變得越法越法地沈靜了，在她的動作裏，有一種貓樣的淫逸。簡而言之，您要知道……

至於我的珂立亞呢。他是更變得越法陰沈，越法細長了。

——‘那個傢伙，他說，是我們那個牲口的真的獵人。那個傢伙不會把她饒弔的。

他不讀書了，在床上直待到晌午，其餘的白天時光，拖着軟布鞋，不穿衣服，在屋裏，一邊在吟着擲揄的歌調。我呢，我知了那個英國人喜歡打牌，我使他認識了一個副理事，那是一個有定評的不大正確而可是高明的牌手。我希望他把那個英國人給贏乾了的。果如所期地，他把他贏了個罄淨，可是我又得維持他的輸失的一部分了。拉麗莎·安敦諾夫娜把我叫去，跟我說：

——“給我五萬盧布，我給你簽一個支票。

——“如命。

我知道她的事是比她自己還清楚的，當然，我

知道她爲什麼要這筆錢啦。不給她，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她吩咐我說：“給我弄一個牀來，普魯克特爾要我這裏過夜，”我容或會預備床都不定的。或者其後我會自刎都不定的。但不，我不相信：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都不會自刎的。並且，我活着然而，有比普魯克特爾還更壞的呢，他是沒多時就呢，走了，而拉麗莎安·敦諾人娜，跌入一種受了激憤的悲哀裏，更加勁耽樂起來了。珂立亞也罹了酒癮了。主！聽到那一切真是令人難過啊！我向他提議叫他到外國去，到聖彼得堡去，到西伯利亞去。他同我說：“我們一同去啊！”

——“你是很厭得見的，親愛的弟弟，我是一點機會都沒有啊。

他沈鬱地回答我：

——“季節是女性的。你狡猾，你忍耐，你能等待着好的季節，並且你還能想法生出好的季節來的。

他用一種惡意的，譏諷的腔調，向我說了話來了，起始用一種惡眼睨我了。他坐着，搖着腳，嘯吟着，瞪着眼睨着我，使我覺得同他在一室里是非

常受壓迫的。

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在城裏過了一個整個的四旬節。在復活節，演劇又開始了，在卡西莫得（註：復活節後的第一個禮拜天）的週間的禮拜三，夜裏，珂立亞在劇場的那個小廣場裏，在那兒，角隅後邊，自殺了。我不知道在他和拉麗莎，安敦諾夫娜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一定是有些事情發生了的。他的死的前夜，他去看她去了，他們一同到墓地到保伍羅夫的墳上。是的，珂立亞是在心上打了一下自殺了的。人們把他運搬到家裏來；我像一個狼似地嚎叫着，一切令我覺得都沈墜在黑洞洞的冥暗裏，如同是一股狂飈把我捲到井裏，捲到窟窿裏似的，那使我轉來轉去，鞭打着我。我記得，珂立亞露着譏諷神情的牙齒，在胸上，左部，有一個小的點子，像一個蜘蛛似的。沒有血，什麼也沒有，——只是一個發暗的蜘蛛。那時，您要知道，在我心裏對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燃起了一種異常的懷恨，如果她恰在當時到來的話，那我真不知道我會出什麼事，但一定是要給她過不去的。她傍晚時同

巴金來了；天已經黑了，雨像此刻似地在颯颯地下着。我在客廳裏接見了她，我在她後邊喊了起來，在她後頓邊腳，但她，你要知道，一言未發，用一種有權威的神情撥開了我的手，一邊兇暴地問我：

——“哪兒呢？”

她的小外套，是一種劇場的斗篷，滿濺着泥是從肩上滑下來，拖在地上的。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的面孔是白得以直於發青。她的眼睛發出來種種忍受不住的光彩。人可以說她是整個地從一個可怕的故事裏出來的。她跪在我弟弟躺着的那個沙發上；用一隻手她撫摩着他的臉，用另一隻手她比劃出來了個十字架。她高聲地說：

——請原諒，小伙子，請原諒啦！我跟你說得很好啦……我的上帝！原諒啊！

我呀，也跪在她的傍邊，我喃喃說：

——“是您作了這件事情啊。這是您的工作……

我說着，我對她是沒有憤怒的，我只是害怕，您要知道，在我心裏有很大的空虛，有很大的明視，所以我看見了一切，注意了一切，她的面孔的

每個動作，她的手指的每個動作。

——“請您緘默聲，她說 請您緘默聲！”

而她同樣地摩撫着我的面孔，好像我也是死了似的。她的手是滾燙熱的 哆哆嗦索的，而，如同她似地，我也全身顫慄了。她起身，走到窗戶近前：

——“給我一點強葡萄酒，她說。

我請她到在我的房間裏；巴金那個不要臉的骷髏，像是什麼事都沒有似地 擦着他的眼鏡，跟着我們來了。我叫人弄來葡萄酒和茶，而，從那天晚上起，先生，就開始了一種不可想像的生活了。她嗑了一瓶葡萄酒，隨後嗑了些放白蘭地的茶，而一下子她燒起來了，她的雙眼比往常還蠻野地在閃灼着，——她那雙嘲諷的誰都未見慣的眼睛，如同在這張像片上的似的。她用非常壓人非常粗野的字句說話：我簡直不相信一個有教養的美貌的女人會說出這樣凌人，這樣有破壞性的話來。

——“這裏現在，一個聰明的可愛的小伙子，因為我不聽從他的慾念，自殺了。可怎麼好呢？我

是勢必得很柔順地委身於所有那希望我的人們的胳膊裏麼？委身於從三年以來就等待着他那個時間的巴金呢？是委身於您呢——因為您也是希望在您的床裏看見我的啊？可是，哎，是必須，因為上帝給了我這個美貌；是必須我把我的美付給了那希求它的所有的人啊，就是他們令我不痛快，我也得給他們啊？

你要知道，我，一聽見她這片話，羞慚得怕得動搖起來了。我害怕，因我曉得在她話語裏有真實；她的話語令我發現了她那很艱苦的生活的又一個面相。巴金，也喝了酒了，倔倔着他那瘦骨嶙峋的嘴巴子，說：

——“拉麗蘇持迦，我是不喜歡劇的，我也不相信那個。一切是很簡單的。一個有錢的學生自殺啦。這沒有什麼啊！願上帝接有他的靈魂，而那可以給您作一點廣告啊。

我捉住了他的領帶，想打他嘴巴，但拉麗莎，安敦諾夫，娜，撥開了，像無力的孩子的手似的我的手。

——‘撒開他，她說，他是一個壞蛋。他是有多多的才能的，可是是一個壞蛋。或者正是因為他是一個壞蛋所以他才有才能都不定。直性的人是很少有才能的。

巴金那個壞種承認了：

——“這是真的。我只是在舞台上表演着善良，那我自己覺得都很可笑的。是因為這個原因，觀眾也笑啦。觀眾是喜歡看善良是可憐而且可笑的。

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繼續說出失望的話來：

——“我有一個目的。我是想把一切的卑劣的東西從舞台上給趕出去，掃清一切舊陳的碎屑，我想把近代女性表露在舞台上，近代女性在所有的地方都是優越的，而不知道把自己怎麼弄好。愛情她是不滿足的，母性也是不叫她滿足的；她還有一些別的東西，是什麼呢？我不知道，可是有別的東西的。

其後，我聽見這同樣的話語有一千次，有一千次啊！

——“我是有缺點的，她說，是有很多的缺點

的。於舞台上，我依然是像一個外行人似的。一些男人擋在我的道路上，妨礙我的存在，捉我的大腿，隨後，他們的尸骸停在這裏了……您的珂立亞是聰明的親切的，但我不需要人，不需要人……

一邊說着，她一邊不住地嗑葡萄酒，好像是爲得澆火似的。巴金嗑，我也嗑，我嗑的以至於流淚，我憐憫拉麗莎，安敦諾夫娜，憐憫我自己，憐憫珂立亞。特別地是憐憫她。我跪在她的前邊，跟着說我一輩子我要像一隻狗似地扶持她的。而她，一邊弄撫着我的頭髮，承認了。

——“是的，彼得羅沙。您有一個忠實的、正直的狗的靈魂。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在屋角裏，在爐子近前，有什麼東西動彈着。那個人嘆息了一聲，蹣跚了，舉起着那隻油的臘燭，把那個角照來一下。

——是一個耗子。牠每天總是在這個時刻鬧。

長時間地他用他那不動的眼神定視着窗戶；



不倦的雨，在街燈的光焰的週圍織了一個斜線的網。在光的烏暗的泡裏，飄浮着些黑色的半圓球，——是從劇場歸來的人們的雨傘。

有一個人，在窗下嚷：

——不，我不能夠。

——從那夜起，我用一種真的情愛，一種無希望的情愛愛起拉麗莎。安敦諾夫娜了，夏天，她在歐迦河畔，立亞山下邊，租了一座別莊；我時常去找她去，我看見如往常似地，她在渡在一種騷亂的不安的生活，被各種新的人物追逐着。我問她：

——“他們攪你罷？”

——“所有的人都是攪我的啦，她回答說。只有一個人，他幫助我生活，那就是您啊，彼得羅莎。

當然，這一類的話語對我是同過節一樣啦，她說了很多很多這樣的話，那把我捏得更為結實啦。通常，她是寬大的，是很令人莫明其妙：她不是親

切的，然而，在話語中，她不吝嗇她的親切；她也從窗戶往出扔錢，但要注意到她是不叫那些乞憐哀討的壞人去剝掠的。她具着一種那般的微笑布施金錢，如果我是一個乞丐，我是不會要她十個銅板的。她看不起人，而對於倒運的人有一種特別的輕蔑、有時她聽着某人悲嘆人生，而突然間她微笑了。眨巴着眼睛，說：

——“啊！我們真是不幸啊！”

這些話語如同一塊崩雪似地落在我的身上，而，怕她的輕蔑，我向她緘口沒說我的不幸，在我的憂慮和我的不安中我給她傾盡了我的生命中的歡喜，她永遠很誠懇地接待我，而，把我給她的朋友介紹時，用一種嚴重的腔說：

——“我請您愛他。這是我的無利害觀念的朋友。

至於那些人呢，當然，他們相信我同她生活啦。是的。我請求您愛他。而我是被喜劇女優蘇尼亞。專特瑟娃愛上了，那是一個有才能的親切的人，是善良的，具有一種不竭的快活。她同拉麗莎·

安敦諾夫娜在一起住。一天我們倆坐在歐迦河上的花園裏，讚賞着夕陽沉墜。那是一個熱的，薰香的晚上；菩提樹開花了。蘇尼亞點了一支烟捲，問我說：

——“哎，彼得羅莎，可憐的騎士，您有痛苦罷？”

——“沒有，我說，什麼都沒有。

我恐怕說出真話來，我知道如果我一說起來真話，我就要恨怨拉麗莎，安敦諾夫娜了

——“喂我的親愛的，蘇尼亞又說：我歇不出來麼？我觀查有三年了。請叫我簡直地說罷：

朋友，你來是白來，  
你磨爛脚也是白費；  
你永遠是一無所得  
朋友，你死都是白費。

——“我呢，她繼續說，我愛您，雖然在女人方面先說是不體面的。我愛啊。非常地愛喲。我歇出來您是會戀愛吔，我對於您有一種妻子和母親的

親切的憐憫喲。

非常地狼狽，我立起來了：是要吊落河啦！河流，您要知道，如同我的生活似地，狂亂地流着；蘇尼亞眼中含着淚，但她笑着說話。

——“我真非常地愛您呀，我如一個小姑娘似地生了相思病了。就是這樣。

很蠢笨地我回答說：

——‘我謝謝您，但只是……’

——‘嘿！……她伸出手，如同是擁我似地，慢慢地說：您走開罷。但如果您有什麼事情發生，請您要知在地上有一個人，她很誠樸地愛您，用她那全心靈，毫不裝像地愛啊。在拉麗莎身上呢。才智是把心靈給吃掉了。

如果沒有關於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的心靈的那最後的那句話，這一切，雖然淒涼，會是很好的啦。我爲之受了一下挫傷。我或者沒有理解她的心靈，但我愛她，我感到她了。而現在一個人，由於情敵，由於忌妒，沒滅了那個親愛的靈魂了。我很冷淡地同她行了禮，專特瑟娃待在板櫬上抽烟，

而我走到樹林裏去了。我的心被一種異常的煩惱捉住了，而，請您要相信，我有生以來頭一次哭了。我全身哆嗦着，而，知道了我或者拒絕出去那對我可能的唯一的幸福，我哭了。我對於拉麗莎，安敦諾夫娜也感到了不好受。我是在那樣的一種精神狀態內，我毫沒注意地坐到螞蟻堆上，螞蟻開始咬事，起我來。但牠們是白咬的，我沒有覺到是怎麼回事，我仍在那里坐着。其後，我得洗澡了。得換我的內衣和我的衣服了。我整夜散步在河邊上，心靈，您要知道，被如火災似的東西給弄得漆黑，所有的我的力量都消滅了。早晨，拉麗莎，安敦諾夫娜打發人來招喚我，用一種銳利的聲音同我說：

——“關於您蘇菲要給我演一齣戲呀——那很不好：那不是他的脚色啊。您拒絕她的請求，那真是太笨了，可是那是您的事情喲。但如果，先生，您在她跟前兒抱怨我，那是三倍地笨啦，可那與我有關係啊。您抱怨了麼！”

——“我連那想都未有想到啊，我回答說。

她瞅了我一瞅，用那種穿透人心靈的微笑，微

笑了。

——“我相信那是真的。哎，是那樣的，先生：請您不要期望我啦，你同我總不會有小說的，請您好好注意一下罷。總之，我對於您抵抗蘇非實在非常滿意的。我爲她爲我全都滿意。她不久對你就要厭倦的，而，我呢，沒有您也不方便。您歎我是一個什麼樣的動物啊！”

她那天穿着一件白色薄紗的長衫；透過薄紗，她的肉體燦耀得令您眼花。她全身上都是白的，連襪子和鞋；她那褐色的頭髮冠在她的頭上，她的雙眼嬉笑怒罵地，微笑着。她躺在一張沙發上，一隻鞋掉了下來，她的腳後跟是如同一個萍葉似地圓。房間裏充滿陽光和花；在陽光和那些花之中間，他具有一種不可以言語形容的華麗。啊，先生，女性的美，真是一種可怕的力量啊……我想起珂立亞的話語：“一種在牆上的陽光啊！”

靜默了一會兒之後，她，沈思地，向我說：

——“彼得羅莎，您不認識蘇非的才能。她沒得機會把她的才能顯露出來。和她合式的脚本

是沒有的。若是我有他一半的才能啊……因此她想作一個造胰工廠主的老婆。聽我說：把你那造胰事業扔開罷，您要那幹什麼用呢？

——“好，我回答說。

實在，一個工廠對我是毫無用處，我知道我終生是要孤獨的。回到家裏，我同我的經理莫爾頓說要我一個受主，但驚訝且惱恨，他跟我說他是不把那工廠賣給別人的，說他要自己買。他買了；我以對他很相宜的價格賣給他。他是一個有能幹的人。我呢，我到立亞山去了。拉麗莎，安敦諾夫娜是在那裏表演的，我安置在一家旅館里。於是，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了，一種動搖的生活了。哎！那種生活我作了有十二年啊。我是很不習慣放浪，閑散，漂泊生活，不潔旅店，帶家俱的房間，和在永是新永是奇特的人中生活的。我具着在磨房裏混在沙礫中的一個麥粒的同樣的運命。在俄國，莫明其妙地過活着的人們是不可勝數的：我覺着已經說過，在劇場周圍，在欺騙場周圍，那些人是更多的。因為劇場只是一種欺騙場。至於拉麗莎，安敦諾夫

娜呢，她是真實地，赤裸裸地，毫無粉飾地，表演着的。而，就是在她作出很笨重地演劇樣的話語的時候，觀眾一點都感受不到，同時，別的俳優，把那同樣的話語加上一番矯揉造作，就喚起觀眾的真的熱誠和淚來了。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的演作是沒意思的；雖我對那是外行，我除音樂而外不愛別的演奏，我自己也說那沒有意思。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去脚色去得好不好，那是很難理解的。觀眾願意明顯，他們不歡喜想，喜愛聽說話。那是正當的：每人都渴望把他的生活簡單化，對於我們各人，一隻母雞是比一隻蜻蜓易懂的。而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的單純永是謎樣的，雖然人嘆賞她的美，她是未得到成功的。當然，她自己理會到了。她是非常痛苦啦。我祇見他越法越法輕蔑別人了。有時她嗑酒，而，用她的小拳頭捶着棹子，眼睛冒着火星，她試着自己使他自已承認。

——“你們扯謊話，混障王八蛋，我要強迫你們理解我，我要你們理解。演劇並不是一種消遣哦。

我對她抱着巨大的憐憫。在她惱的時候，我在



心裏想着各種方法去勸解她：

——“把這一切放開罷，不要把您的心靈的珍珠扔給豬羣啦！”

而我祈禱：“主，使她離開這條路罷！”

但她總是重念說：

——“我要強迫他們愛我！”

的確，在每個城市，在每個季節，人都是愛她的，但那是流行的下流的意義上的愛。專門學校學生，大學生，以及成年富有經驗的變愛追求者等等的情緒，使我覺得很有好玩，而使我感受着很深的痛苦。我帶着嫌惡瞅着那些呼呼喘喘的老狗，牠們搭落着舌頭，牠們的假牙在地的周圍轉着，吠叫着，羨慕得垂涎。是何等的耽樂啊！她越法越法地耽樂啦，她越法天天嗑酒啦，但酒是對她毫無影響的——她是很堅實啊。只是，她的雙頰發紅啦，他的腫人長大啦，她用越法嘲諷的一種神情眨着眼，他的視線如同一把刀子似地在切割我。她的話語也是冷酷的，有時她講話講得非常野蠻，可以說她是在羞辱您。在凱爾松，經理者給了她一片峻

酷的諷罵的詔諛；經理是一個假殷勤的人，但是生得很光滑，帶着狐狸的鼻面，手如死人一般冰凍，他喜歡說法國話，老是吟着這同樣的詩句：

我是刀子，我是創傷，  
受凌辱的頰和打人的手。

我，是一個柔和的犧牲品，有一個暴君的  
心腸……

一次，晚飯時，他吻了一下拉麗莎的手——她，一邊用手絹擦着那接吻的痕跡，不痛快的神情，帶着一種破裂的聲音，很大聲地問：

——‘你傷風啦？’

他臉因之變青了，像一個瞎子似地，眨起眼睛來了。

她越說越不好聽了：卑劣的甚至猥褻的話語是不叫她感困窘的，在她的嘴裏永噴帶着一種特別的尖利，她對她的崇拜者露出來任性和不顧顏面，她非常喜歡叫他們互相爭吵。在敏士克，副總督和一個實業家都對他獻慇懃，他很會激喉他們，使生出了醜態，弄得滿城風雨，以至在首都的報

紙上人都講論起那件事情。在那裏，她迷戀上了樂隊中的大提琴奏者，是個年青的猶太人。但，馬上她吩咐我給了他一筆錢，打發他到維也那讀書去了。啊，我忘說了：喜劇俳優巴金，在寄給我們——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和我——一些卑劣的書信之後，在掛燈的鈎上自縊了。他當了一生的壞蛋，他連端正而死的決心都未下。他想要演扮基督啊，嘿！這一點，我也時常地注意到了：人越卑劣，人越專心要扮演一個高尚的角色。有一些人是成功的……您還要葡萄酒麼？

他站起來，在爐傍那個角裏低下身去，說：

——我有很好的葡萄酒啊，有她所喜歡的葡萄酒啊，是聖·艾斯代府的啊(Saint Estéphe法國地名——譯者註。)在她那時候我直接從法國弄來的。

很仔細地打開了兩個瓶子，他把一個瓶子放在我的前邊，從又一個瓶裏給自己倒出來滿滿的一杯，閉着眼睛，動着喉嚨，他慢慢地賞着那葡萄酒。他用他的手巾擦了嘴，用一種柔和的流動的聲音又講起他的故事來，他用溫軟的話語講，如同在

讀連禱似的。

——她常常地墜入情網，但永是突然的是很急速的，如同是她付給自然一種義務的賦稅的。在丹波府監獄的監察官爲他同一個官吏打起來了；他們作了一個決鬥，監察官受傷了，但她雙方都拒絕了；未等演期完畢，她就同一個地主到他的領地裏去了。他是專門發掘古塚的；他是一個很特出，很乖僻的人物，毫不防備人，總是滿面笑容。一般，特出的人物是令她感興趣的。她在那地主家裏過了二十六天。我精確地數着她的情史的日數，我不知道是什麼目的——或者是我想着有一天我會使她回想到這一切的。因爲我是一個成人了，在那些時期，一邊希望着將來報復她，我一邊安慰我自己。

當我瞅着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用一種特別包圍人的視線瞅着某人的時候，我就已經被決定了：就這樣開始了。我概沒有錯過。於是我就停止到她的家裏去了。夜裏我咬牙切齒，我想着服毒。各城市裏人都笑我。但，她一回復了她的自由，我就回

到了她的身傍，完全降服了。當然我要嘍嘍啦，而她，一邊用手指威嚇着我，向我說：

——“不要說混話，彼得羅莎！”

一天我嗑了酒，再不能自制了，我問她說：

——“你把一個人給變成狗，你不慚愧麼？”

她定定地瞅着我，嘆息了一聲回答說：

——“我怕您會是一個人罷”

我對於那一聲嘆息非常驚異：而且人可以說她把我按撫下去了；我愈為有忍耐性了。她迷戀上了一個寫腳本的作家，那是個傲慢而粗野的人。在晚餐時他一定在棹子下邊箝她了，因為他站起來，說：

——“彼得羅莎，這位先生到了我他的老婆去的時刻啦；把他送出去罷。”

是的，我很有禮地把他送走了，您要知道，我認識了好幾個作家，他們都是像俳優似地，虛偽而且裝相兒。作家都是走繩的人，他們耍着把戲，謹慎地，往前走着，是要叫每個人都歡喜的。

這樣的漂泊生活，在誹謗的聲浪中，在輕薄

和任性裏，我跟着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共作了有五年；到第六年，另一種生活爲我開始了，我說不出那是更好或是更壞：在西比利亞，人是粗野的，有一點愚蠢，但拉麗莎，安敦諾夫娜演娜拉演得很成功，很博得青年間的歡喜。西比利亞人攻圍她，如狗熊似地環坐在她周圍，凝視着她，他們送給她皮貨，用車拉着她走，一言以蔽之，弄得個烏烟瘴氣，我是一個老實人，我被弄得莫明其妙，瞅不清楚那是怎麼回事啦。拉麗莎，安敦諾夫娜有一種很好的神色，他輝煌燦爛，長着更好看了。忽然我知道了有兩個富豪打賭誰在新年前能討到她。

我把他們請到一個飯店的雅座裏吃飯；我在身上帶着一隻手鎗——是在西比利亞，是不是，而我差不多每夜都是回來很晚的。於是，我就同他們說啦，同那兩個色鬼說啦：

——“扔開你們的打賭罷，請你們不要用那種通套去冒險擾亂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罷。我沒有客氣的必要，如果我瞅出我不能說服你們，我要打爛你們的頭的。他們起初想壓住我，但我當他們露出

我的手鎗來，把他們制了一下：他們知道了我不是開玩笑了。

——“好啦，他們向我說。

他們想着把我弄醉，可是未有成功，而結果把自己弄醉了。一個是瘦的，很多鬍子，很像聖伊諾桑的聖像，但是長着強盜的眼睛；又一個是粗的，色紅，像一個沒受過教養的蠢貨似的，表露着自己的意思。多鬍的，醉了，始終，把一隻帶着紅玉的戒指向我遞着，請我接收那個禮物。

一切大致是會很順利地經過的，但不幸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知道了那件打賭了。我常常看見她發氣，但像那一次我是概未見過的！她把背轉給我，從窗戶瞅着外邊的暴風雪，隨後，慢慢地，笨重地向我轉過身來，對我作出來一種完全生疎的面孔，她的面孔上具着眩人的險惡。她吩咐我：

——“去請那兩個混蛋來我這兒吃晚飯！”

於是我們四個人一齊吃晚飯了。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穿得很漂亮，是非常地愛嬌，非常地快活，但驟然間在她的談笑中，她說：

——“我今天請你們來吃晚飯，是要順便告訴你們說你們是兩個混障王八蛋。

他們笑了，他們一定是以為那是開玩笑啦，但她用那般的言詞說出他們的勾當，所以他們臉都氣白了，幾乎捶她。於是，我把他們趕出去了。她站在房間的中間，猛烈地擦着面孔，像一個生人似地瞅着我。

——“您也走罷，您滾罷，她同我說。

我很怕把她孤伶伶地扔開，但不敢不服從她，我就走了。

約一禮拜之後，當她又登台演劇的時候，上邊人嘯嘯聲。人在上邊嘯嘯聲，人在下邊抗議，吵鬧，爭論，婦人們嚷着。她將將就把那幕對付完了。我跑到她的後台裏；靜靜地坐在她的鏡子前面，她在塗粉，她問我：

——“自然是他們作的鬼啦？

——“我不知道，可是很可能的。

在這時，觀眾侵到她的後台裏來道慊問慰；人親她的手，她和藹可親地微笑，但她那迷離的雙眼



作出了 一種兇悍的光澤 在次場時，是仍然有嘯嘯聲，有騷鬧。在幕間人們互相打起來了，而，翌日，警察長，——一個粗野的醉鬼——來看她，我不知道他跟她說了些什麼話，但就在那翌日，她跟我聲說她要到派謨去，在派謨劇場也是她那團主所經營的。在我同她在一起的那個車室裏她向我說：

——“哎，彼得羅莎，您憐憫我呀。因為你來向我叫苦，就把事情弄糟啦。

而用一種恐懼的聲調，她慢慢地問：

——“我沒有才能啊，我是不成功的，我是抓不到人衆罷？你說真話。

真話，我是知道的，但我不敢說，因為拉麗莎。安敦諾夫娜要使我……我盡已之所能去安慰她，但她，老是說，根問我：

——“可是爲什麼呢？

車輪轆轤地響着，在玻璃後邊，一切在動着，在晃搖着。從窗戶往外瞅着，她喃喃說：

——“我跌啦，我跌啦……”

她概未有那麼淒涼地講過話。確然她是有悲

悽的道理的；雖然她演了十多年的劇，但她一點名聲都未博到；人沒有來請她到大都裏表演，我們同她展轉在窮鄉僻隅裏，她把她的全部財產都化淨了。她只剩了她的美麗和她的新鮮了，她的美麗和她的鮮豔像是永遠附繫在她身上的……

講述者不作聲了，好像是喘不出氣來似的；他張開了雙手，奇怪地振搖一下，抓在安樂椅子的臂上，身伏向前去，瞅着窗戶後邊的那個灰色的抹糊的斑點，那個被雨的鋼絲給穿透的蛋白石的球。他，瞪着大眼睛，聽了一兩分鐘溫和的波音，聲響，水溝流水的堅強的潺潺聲動。他的灰枯的面孔越法越法地尖了，這時，他又講起來了：

——我們到了派謨了。在城市上邊，冥暗中，刮了一陣暴風雪，吼叫聲，吹嘯聲，悲鳴聲，一片地獄的歡樂；人們覺着沒有在地上走，而是被從地上掠起來，帶到不知哪裏白雲裏邊去了。這一種苦惱騷鬧得約有兩天；一天晚上，拉麗莎。安敦諾夫

娜請我到他家裏吃茶。我去了，我看見她具着一副孤兒的神情，倦怠怠的，穿着一身飾金的紅葡萄酒色的便服，頭髮披散着。可以說是一個少女，你要知道。可是她已快到四十歲了。她，含情邁邁地，很溫柔地，坐在那裏。那三日間她已經瘦了。

——「我的心愛的，我的可憐的朋友，她同我說，沒有您，我會要是很不舒服的啊，我的慈母啊。現在，因為您愛我不懷着利害的觀念，我把您的一生給糟蹋了。是不是？我把您糟蹋啦罷？」

我呢，我不能自抑了；她概未曾同我那樣地說過話；我跪下了，吻她的腳，吃吃地說：

——「是的，糟蹋了……」

她，摸撫着我的頭髮，嚶嚶說：

——「不可救藥了罷？」

她的熱淚流在我的額頭上了。那是頭一次她為我所有，那使我的不幸更為增加了。當我鎮靜過來的時候，我看見她半裸着坐在床上，把乳頭放返在薄紗的襯衣裏，臉很沈靜的。我聽見她用一種耽想的聲音說話：

——“我們現在是結婚了。同我是很好罷？現在。我們嗑茶罷，我們要嗑香檳啊……”

我感受了一種致命的寒冷，我投身在地上，在她腳底下，吼叫着，狂號着：

——“您不愛我啊，我不叫你喜歡啊……”

她從床上跳起來，在屋裏跑着，一邊打着自已的胸膛，她，呼呼喘喘地，喃喃說：

——“我的寶貝，我的乖乖，可是如果我沒有……如果我沒有……如果我未能……您要明白啊。我沒有啊！……”

主，是的。那我明白，給我打擊的就是那個啊。我，坐在地上，動搖着，同時她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她的裸體，爲我生光，在絢爛着……

她嚷：

——“我，爲得叫混蛋們歡喜，把我的心弄成粉碎了！”

我哀求她拋開了舞台，同我一同到外國去：  
“我有很多的錢。請憐憫您自己啊，因基督的名！”

——“不，我不能夠，我不能夠！我不相信我沒

有才能。但您去罷，您苦痛太多啦，您難受得十足啦。您去罷，這還是時期。人不以憐憫去愛人的，以憐憫去愛人，是凌辱啊。您是一個好人，是一個非常好的朋友，可是同我您要沒落了，我把您弄碎啦……

她非常高雅，非常情深地向我說了很長久，但自然，那一切都是荒謬不可能的了。我使她坐在沙發上，我自己坐在地上，她腳下，我同她說：

——“我要不離開您的，我是不能夠離開您的。您願怎樣生活您就怎樣生活罷，我要待在您旁邊的。

她又要同我擁抱，可是我同她說：

——不要這樣，請您不要勉強……

她是如何地哭呀，我的上帝！……

他自己也哭起來了；順着他的黃色的頰，羊皮紙般的細淚流在他的鬍子裏，他，沒有擦着他的濕頰，搖着頭，喘着，說了：

——從那以後，我又追隨她七年。人可以說魔

鬼冥冥中待在我們的中間，拉着我們的手，但不叫她來我跟前。是拿我弄着玩的。我所受的一切苦痛我慚愧不言那是不可可能的啊！她也苦痛，同我一樣地苦痛啊。在劇場裏，是越來越糟了。拉麗莎·安敦諾夫娜是不被他的同僚們所愛的，他們不斷地策劃陰謀抵制她；一切惡化了，在旋滾着，大概是因為她對他們越法和藹了，她失掉了她的崇高和她的輕蔑了。在人生裏有一條法則：人越離我們遠人越是好的，人越離我們近，人越是壞的。巴金說：不要把女人放在您的膝蓋上，她是要上您的脖子的。對於一般的人也可以那樣說的。自然庸優迷戀拉麗莎·安敦諾夫娜，而女優們恨她，嫉妬她啦。再沒有謊話和毀謗再容易的了，那是人所共知的。以先拉麗莎·安敦諾夫娜是慣於不同人接近的，她，不羨慕人，一點都不眩耀，也不顯白她的才氣，也不顯白她的精練的教育，在生活着。但我起始留意到。她失掉了自信，自慢起來了，自眩起來了，譬如說。她講在某某城中的成功，實在，我知道她是一點都未有成功的。當然，別的俳優也知道啦，雖然

他們都吹牛皮，他們對她是嘲笑的。她給他們看我的禮物，她說是聽衆獻給她的。她假說斯丹尼斯拉夫斯基自身拚命地請她到莫斯科在他的劇場裏表演，當時，那件是概未有過的。是概未有過的啊……

她也誇示起她的才氣，眩耀起她的教養來了。終極 他被一個醫生所困了，那醫生是一個怪人，他顯然也走錯了道路了。矮小，很留意，非常地潔淨，他十分不大像俄國人。他穿着一身裁得很好笑的窄小的衣服，雖然他的額角蒼白，他帶着一個青年人的神情。珂立亞到了他那種年齡或者像他都不可定的。醫生把頭髮剪得像刷子似的，透過他的眼睛，他那對陰鬱而溫和的眼睛帶着一種悔恨的微笑。一次，他來看那苦痛的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在她傍邊下了錨：他以後天天來了。我不曉得他是一個壞人，還是一個好人，但他是被憂愁給嚙蝕了：或者是因此他的話語具着一種非常尖銳的悲痛。他的話語永遠是不愉快的，但那像是他不由自主地說出來的，好像那些話語不是由他說出來，而不傷損人似的。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向他說出已不

愉快時，他聲說：

——“是要到了那悲悽的醜態了，那種醜態，在我們的懊惱中，我們是叫作老年的美的。

——“我們都是英雄，他說，因為我們忘掉了我們是被處死刑的。我的生命是一齣充滿愉快的歡樂底陰慘的悲劇。

至於戀愛呢，他用一種對拉麗莎·安敦諾夫娜非常不敬的樣子講牠說：

——“愛女人，是同上帝要用無，要用空，作一種美的宇宙一樣白搭工夫。

拉麗莎·安敦諾夫娜，似乎，是應當感受不痛快似的。她是那個無麼，是那個空虛麼？但，令我驚訝之至，她一點都未有惱。他們整晚上在一同談話。馬上我就睺出來拉麗莎·安敦諾夫娜成了醫生的情婦了。當然，那令我苦痛極啦，因為我還未絕望，我要用忍耐得到她的愛，但那醫生沒有成了我的對頭，並且我對他的關係越法越法地親密了。那真是一個正直人；一天，他同我說：

——“我知道我嗑了您的酒，擁抱了您的女人



了。

——“不，我回答說，那女人不是屬於我的，乃是屬於她的不幸的。

他定定地瞅了我一下，用詩句同我說——他是歡喜用詩句說話的：

——“您知道人說：

運命更越法壓迫我們了  
當她感到我們讓步時候…

——“我看見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同您是幸福的。上帝是可讚美的啊！

——“你真是一個怪人 他向我說，

——“您也是啊，我回答說。

我們相視微笑了，我們磕了口酒。他嗑得很多。實際，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同他很投緣的，她不大耽樂了，她常常待在家裏，她的心靈是越法平靜了。

她同醫生的所有的談話都是當真地嚴肅而沉

重的，雖然兩家都深入於那同樣的無聊的話題：上帝，愛情，死。他們鑽入得非常深。您要知道，有時，我都害了怕了。——那已不是人在講話，可是——我不知得與什麼相比較。那不是兩個人，乃是乾脆地從生命解脫出來的兩個聲音，在靜夜的空虛中，爭論着。他們不是一致的，但他們靜靜地說話，一邊互相注意地聽着。醫生肯定說人生像是那投向未知的目的的一粒彈丸的飛渡：“那是一個彈道，”他說，“人生是一點都不包含崇高的意義的。”他那些絕望的話語令我略想到珂立亞，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反而非常堅決地表示說人生是包含崇高的意義的，而只有那刺激一切慾望，一切情熱的女性能感得出來。在女性中，特別是壞的女性，我愛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的心靈的那種不馴的傲慢，那種使我把她的某種思想當作絕對的真理承受了。我記得，譬如說，她說過：

——“女性理解有些永遠不能叫男人理解的東西：女性感到萌芽在她的肉體裏一種新的生命，女性是宇宙間力之更生的恆久的淵源。她並且看

到：是她燃着那些最崇高的思想，一切的功勳是爲她而作成的。所有的美和所有的詩是從她來的，而，如果沒有女人，你們就要只是食飯而像畜生似地生活了。沒有比女性再穩當，再有理解力的了，如果是除了女人，你們是沒什麼可倚靠的。

又一次她說：

——“母親們死的時候，是比父親平靜的，因爲她意識到生命的未絕。

醫生滑稽地微笑着，接着說：

——“獸類死是比女性更平靜。

對這點，他們爭論起來了。有時，如刮了一股狂飆似地，一些東西在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的心靈爆發了。醫生和我，我們被捲得很遠，如同是兩粒塵土似的。而那永是，毫無理由地，爲得幾句話，驟然地產生出來的。我記得，一天，我們三個人坐在一起，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緘默着，我講述着我的莫斯科的旅行，彼時，醫生，突然地，說了：

——“罪人們和女人們，人一想到他們，他們是覺得出的……

她真惱死她！可以說是那段話語給她點上火啦。於是，她挨着作了三天的耽樂以後，她，心臟不舒服，就躺到床上了。

醫生得了肺結核，馬上他就到瑞士去了。於是一種真的狂亂的生活開始了。好像是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從山上跌下來去追逐她的青春似的。我注意到好多的女人都是那樣的：四十的年齡打擊在她們的心上，成問題的歲月到了，而那些不幸者如狂飆似地旋滾着，忘了一切的慎重，好像是她們要在一年之內吞食了一生能吃的東西的。拉麗莎，安敦諾夫娜是同樣的；以先她所輕蔑的街溜兒和野鷄俳優在她的周圍轉轉着，一些學生，眼睛繃着，滿臉是火，汗流着，尖聲尖氣地互相地罵着。在差不多一個月的工夫，她甚至同時有了兩個情人：一個是雜誌的歌人，一個是學生，那個學生是一個歪詩人，他稱道自己的天才，說普希金不通。自然地，那歌人自負他的勝利了，但我捶在他那刮好了的嘴巴子上，在一巴掌之外又加上了五千盧布，我同他說：

——“混蛋，到卡盧迦去罷！”

我是特意地選了那一個不痛快的討人厭的小城。他去了……

那是我一生中最苦的幾年了。有時，我離開了她，整夜，直到黎明，我彷徨在馬路裏，反省着被騙掉，落到生人手中的我的些錢財……在靜默中走着，帶着充滿苦惱和痛心的凌辱的自己的心，一邊想着：“無幸福，無分得的愛，而生活着，是不是苦呢？”瞅着人家的窗戶：在那裏每個窗戶都有人愛，可是自己却是在孤獨裏飢餓着怪可憐的。在那些夜裏，我是怎樣地生活着啊！在月夜裏，一個人在自己背後拖着自己影子，那真是苦極了。

至於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呢，您要知道，她演起來笑劇來了，她半裸體在舞台上走着，露着她的大腿和她的胸脯。我爲之發狂了，我哀求她：

——“我們到外國去罷！”

可是，她不去。我給在瑞士的那醫生寫信說：您能否影响她一下，來幫一幫我的忙呢？他用不可能的話語回答了我，並且還帶着一種笑罵的語調。

我看不懂他的信，只有那追筆——那更爲不切當的追筆，是銘記在我的記憶裏的。那寫的是：

“里歐，託爾斯泰說：永生之觀念是一種精神的病。我呢，我說：戀愛是一種想像的病。印度的兔子和豬處理戀愛是比任何人更爲正常的。”

那真是混蛋話啦！

我注意到有教養的人們有一種不愉快的習慣：他們收集了各種的思想，——是因爲他們愛顯白，如商人顯白錢似地，還是因爲他們把一切思想都帶在身上覺得壓的難受呢——但他們連獸都不獸，不管什麼地方都扔，如同農夫，請你原諒我，扔虱子似的。然而，對思想是應慎審行事啊，因爲誰也不知道哪些思想是好的，哪些思想是壞的。有時，思想對於人，如同一個裹在面包裏的針對於一隻狗一樣：狗吞了那塊面包，牠就長病，有時就會死了的。我是一個警戒心很強的人，可就是我，我都有時覺得飽食了他人的思想，我感到我不能用我自身的話語來表明我自己的意思。

是的，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可怕地迴旋着，而，

歎着了她，我就想：她的高貴那去啦，她的傲慢娜兒去啦？我看見她在舞台上叫人家看她的裸體，如同一個女花子向人家要東西叫人家看她的腫物似地，我憐憫至於流淚，以至於絕望。她因着也注意到我了——那是使我最悲痛最傷心的了。

她擁抱我，一邊喃喃說：

——“我把您看蝕了，彼得羅莎。原諒我啊，擁抱我呀！”

我擁抱她，把我的痛苦沈默下去，幾乎哭着，我擁抱她，並且我以力之所能使她盡量地歡愉，以遠避那污穢的狂飆；我瞅出來她在痛苦，她憐憫着她自己把心靈委諸那不能滿足的肉體。她的面孔有點兒老了，她不像以先似地那樣願意照相了，但是她的肉體永遠是一個少女的肉體。永遠是不滿足的，至於我呢，我已四十多歲了，我的男性的精力已被消耗了，弄鈍了。我，帶着惶恐，帶着羞慚，想起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的戀愛的發作來了。主啊，主啊，一個男人是應當忍受的啦！

有時，她睡着，我坐在她傍邊，扭着她，發瘋似

地喃喃說：

——“是你啊？你啊？”

在窗戶後邊，夾着雪的狂風叫着，冰冷卞啦卞啦响着，月光灼耀着：無冬無夏，把一切照得赤裸裸的那些月夜，我真是難以忍受啊。月夜驅逐走了睡眠，永遠帶來些明白冰冷的思想——那些月夜真是可詛咒的呀！

不發狂，不疲憊，不飲痛，我真不知道我能有什麼辦法。我不知道，得怎樣拉麗莎，安敦諾夫她才能同自己的心靈和解，而柔順地任憑那一種遲緩的感情去責罰呢。我匍行在她腳下，我央求她：我們走罷。但未有成功。如同人不能從酒館拉走一個醉鬼一樣，把她從劇場的深淵裏拉出來，是不可能的。人們公然地，毫無憐憫地，嘲弄她，她自己也看出來了。她越法越法地嗑起酒來了；她幾乎是怕起人來了，她作出了狐疑的樣子；她諂諛別人，自卑着，而除向我之外再不講她的成功了。有些天，整晚上，我聽着她老講一樣的東西：

——“你記着，彼得羅莎，在普施科奇……您



想一想，彼得羅莎，在凱爾松……

我聽着，而爲得使她喜歡，自己微微扯了一點謊，想像出來些概未有過的事情。她知道我是講假話，突然間沈默了，扭着我，隨即捉在我的胳膊上：

——“寶貝，您是如何地愛我啊！”

——“是的，我愛您。可是你不要不安……”

但是她：

——“在運命對於人的所有的滑稽中，再沒有那沒有分到的愛情是更爲殘酷的了。”

當然，她說的是那醫生啦。但我不相信她對那醫生的愛情的：那在她身上不過是靈魂的最後的一個戈貝。幻想。虛構。

在四十四歲，她得了很危險的心臟病，醫生們說她一走路立刻就會死的。於是我終於說妥她到外國去了：她要求到海岸去。我們在聖塞巴斯其因那個小城附近海濱上安頓下了。我們租了一座小的房子，我把裏邊裝璜得很綺麗——哎，在那裏，拉麗莎·友敦諾夫娜死了！人待在那裏很舒服，

人覺得是在地角了；並且那些講他方話語的人們永像是好些的，因為人不懂得他們說的什麼。只是在夜裏，我在苦惱中生活着；在那裏，夜是突然地落下來的：太陽一沉墜到大洋裏，馬上，在羣山的後邊，夜就出來了，壓住了水陸。靜夜裏，在羣星和宏大的海洋倦怠之下的那種空虛，您要知道，壓得我以及於麻鈍啊。顯然，是那波濤的吼號，由他那種無感覺，在壓迫着我。從窗戶往外一睽，人睽見一種黑的東西滾在海岸上，如同是人趕着一羣白鬃的野馬似的。那一羣東西狂亂地奔馳着，突然地跳在陸地上，打擊陸地，陸地發出了一聲嘆息，我們那所小房子就全部振動，窗玻璃啪啦啪啦地响了。雖然如此，我是很愛聲响和運動的，而在靜夜裏，那真是不好受啊。我當時想起珂立亞所說的關於充滿不幸的大地的那段講話和醫生的那些有罪的險要的話語來了。我們的這塊陸地是沒落了，沒落在羣星之中了。在這塊大地裏的人是互相漠不相關了。當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人立刻豁然地明白人得怎樣需要一個心愛的女人。拉麗莎·安敦諾夫娜·

對了。同誰人能忘掉自己的孤獨呢？在那些靜夜裏，我對她那種親熱的愛情是無限地沈入夜的幽冥裏邊了。

躺着，或者是赤腳慢慢地在我的房間裏走着，我期待着大洋作出來吼吼的聲音，而我聽見了拉麗莎·安敦諾夫娜的最後的叫聲了。或者早已喊叫過，我沒有聽見罷？我開開了她的房門，在門口我聽着她呼吸，屢屢地，我看見她坐着，靠着椅子背，浸沒在白色的中間如同浸沒在泡沫裏邊似的，閉着眼睛，很安心立命地，很苦惱地，靜聽着大洋的聲響啊！很聰明的，她知道她要死，可是，由於傲慢，她不說，我自己呢，被苦惱壓着，我，半生半死地，坐在門口的地上，我那樣地待了一點兩點三點鐘，有時，聽見我沒睡覺，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呼喚我：

——“彼得羅莎，您這兒來，同我稍待一會兒……而慢慢地，她開始說：

——“您回想一下，我在苦爾什科是怎樣地受人待遇啊？

當然，我知道她所想像的一切了。

——“他們很了不起地待遇你，我回答說。並且你的一生也是很了不起的啊。

疲倦了，她不作聲了，我把頭靠在她的腳上，而，那樣地躺着，我靜靜地祈禱：

——“我的幸福，我的生命，不要死啊！”

一天，她悲淒地回答說：

——“我的上帝，您的頭髮怎白得這麼快呀！”

瞅見那令她難過，我把我的頭髮染了。先生，專專地爲看着自己的心愛的女人死而生活着，那真是最不好受啦！如此地，心靈麻痺着，我過活了二百零八天，而在二百零九天頭上，拉麗莎，安敦諾夫娜死了。在高台上邊，那一天是很靜的，很窒悶的，連大洋也不大作聲響了。從早晨，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就同我說：

——“我今天覺得特別的好啊！”

而她出去到高台上去了，她坐在安樂椅子上，如常往似地，靜靜地瞅着海洋的空虛底激動。看護婦阿迦得拿給她一把花；她用她那雙可愛的手撫弄着花，把她的臉藏到花裏邊；突然間，她站了起

來，捉在欄干上，蹣跚了一下……我幾乎沒得工夫把她扶住啊。

那個人站了起來，往自己周圍投射出一種兇猛的視線，把雙手插到衣袋裏，靠在爐子的磁磚上了。

——這完啦！那裏，在山脚下，在那個小墓場裏，我把她葬埋了。我不想把她帶回俄羅斯，在俄羅斯她是未曾得過幸福的。我自己啊，在一年半之間，我未能回到這裏來，在此地悲哀是我的靈魂的唯一的養料啊。

他歪了我一下，蹙了蹙眉頭，嚴厲地同我說：

——可是不要以為我悲嘆拉麗莎。安敦諾夫娜啊。我講了這一些話專專地是為得讓您歉疚的。至於悲嘆呢，通常，是沒有用處的；一個人對於另一個人是如同石頭似地聾啊……

在磁磚的白地兒上，他的面孔像是很陰暗的，特別是在眼睛下邊。站着，直挺挺地，眼睛閉着，他像是，在那一夜間，變得更為瘦纖了。

在窗戶後邊，很明亮地，照耀着雨絲。街燈的光燄發暗了。在遠處，人聽見鐘很無力地作出悠揚的聲音，如同銅的鴿子似的：是修道院裏晨更的鐘聲啊。

那個人口與心違地低聲地繼續說：

——以後，我依然又回到俄羅斯了，我租這個房子，因為拉麗莎·安敦諾夫娜是住在對面的房子裏，一切是在此地起始的。我印行了她的像片，我賣明信片，我當然不是爲得營利，但是，如這樣……

他把他那枯乾的長手伸向那角隅，指着那花瓶和那憔悴的花束。

——這些花是她在手中拿着的最後的花啊，但這些花死枯了！人們勸告我把牠們浸到石灰水裏，那是一點也沒有用。我把牠們給塗上油了，那也是沒用的，牠們已經什麼都不像了。

他走到那角上，向着棹子，用他那細的手指仔細地摸了摸那暗灰色的不成形的一塊東西，用哈啦哈啦的聲音說：

——花化爲灰塵了，沒有方法止住啊……

# 某 女 人

風由草原裏刮來，打在高加索的羣山的壁上；  
山脈像是一片巨大的幕，大地，嗷嗷地叫着，穿  
過碧色的深不可測的深淵，向前突進着，將被風給  
撕碎的雲扔在後面；雲的暗影在地面上滑着，在地  
面上抓着，徒然地在想自制着，哭着，呻吟着……

被壓得低低地，樹木帶着一種逃跑的神情。灌  
木，如狗搖毛似地，振搖着牠們的枝子，躺在烟霧  
塵塵的黑色的大地上面；乾燥的嚮聲，嗷嗷的聲音  
，吼吼的聲音，不竭地流動着，鴿鳥叫着，吃飽了的  
烏鴉啞啞地噪着，田裏的蟋蟀不停地鳴着，而，人  
聽見高大勇猛的可薩克人在喊叫，如同他們在御



制着這一切似的。從赤裸裸的草原那邊到來了打麥女們所割掉的金黃的麥藁，在村莊的空地刮轉着灰色的狂飈，飄飛着烏羽和被太陽曬焦的葉子。

太陽急速地露出來，也同樣急劇地沒滅了，而，追逐着飛跑的大地，且已經疲勞，他被壓過去，慢慢地從天上落到西方烟霧氳氳的渾沌中了。在西方，也是雪峯的高山在聳立着，在西方，如大田一般沈重的濕雲在湧着紅潮。

有時，在重雲之間，愛勒卜路茲羣山的眩目的山腰和插入重雲中想把重雲抑留住的其他的高山水晶般的尖峯在放着閃光。人清清楚楚地感到大地是在空間裏飛跑，人幾乎連氣都喘不出來，人胸裏是非常地充滿着想要自己同這美麗可愛的大地一齊飛跑的狂喜了。人瞅着被永久的白雪給加上翅的那些高山，人想像着在山後有一片宏大無邊的蒼海，在那海裏傲然地展開着一些別的神妙的陸地，或者僅僅是一片碧蒼的空虛，在空虛裏，遠處，幾乎看不見的地方，迴旋着一些多色的星球，一些爲地球之姊妹的，人還不知道的星球……

幾輛滿裝着打好的麥子的車從草原那邊回來了；在油煙般的黑瀆瀆的塵埃裏，幾隻灰色的老牛着長着灣曲的角，用牠們那圓眼的忍耐的視線定視，地面，笨重而且沈着地，往前走着；在車上邊，躺着一個可薩克人，穿着一件被塵土給弄成灰色了的襯衣，他那毛很長的帽子掉在後邊，他的臉被炎熱的空氣給燒得漆黑，他的雙眼被風給吹紅了；被汗和塵土給粘在一起的他的鬍鬚像是石頭似的。有時，那可薩克人在車前，牛夾板的旁邊，走着風，吹着他的背，把他的襯衣給臟起來了；那人是和牛同樣的肥同樣地穩重；他在他的眼睛裏有同樣的智慧的忍耐；他不緊不忙地走着，好像他知道有什麼在等待着他的。

——Ts… Ts…

這一年，收成是很好的；他們健康很好，營養很好，可是他們帶着一種憂鬱的眼神，很不隨心地，在牙齒裏，說話。或者是他們作工作得倦怠啦。

在村子中央，一座有五個圓頂開的紅磚的禮拜堂聳立在空中；一座鐘樓瞰視着前院；窗戶的樞

子是重油的，是油着發黃的顏色。禮拜堂像是在一塊有很多脂肪文理的肉裏鑄成似的；牠的陰影是油漬漬的，是很沈重的：那是一個由一些營養很好的人獻給一個高大平靜的上帝的殿堂。

白色的短粗的房子作成了圓舞隊；如同豐潤的女性們似的，他們腰上圍着一道籬笆，很奢華地裹着庭園的絲絹，戴着蘆葦屋頂的退色的錦繡，待在那裏；在屋頂上邊，銀色的白楊在搖擺着，皂角樹的透光葉叢顫動着，乾的莢子如同玩具似地啪啪地爆着，栗樹的陰鬱的手激動在空中像是想要捉住飛跑的行雲似的。從這一家到那一家，女人們跑着；捲得很高的，襯衣的襟和裙子把她的大腿直露到膝蓋地方；一邊急忙地作着過節的準備，她們帶着一種掛心的神情，互相問訊着，在一些肥滿的小孩子們後邊嚷着，那些小孩子們，是像家雀似地，滾在灰塵裏，大把地捉塵土，往空中揚。

在禮拜堂的圍牆附近，避風的地方，有二十幾個“跟着工作跑”的那種人們被吹到在乾草上。那都是些個“無賴，”些個期望着幸福的偶然，運命底

親切的微笑的夢想者，或者些個被沃野的宏大給陶醉了的閑懶漢，俄羅斯人的放浪慾的囚徒。他們三二成羣地從這個村莊跑到那個村莊，當真是跟在工作後邊跑着的；他們蹶，讚美着工作是非常地豐富，但他們，不到極端的必要，不到再沒有別的方法——乞討或偷竊——去充飢時，是不作工的。

明天是聖母昇天節了；這個殷富的村莊要過節了，現在他們從各方面跑了來，希望那快快活活的一天，不用他們費力，能叫他們吃個酒足飯飽的。

他們是中部省分的真正的“俄羅斯人”；南方的異常的日光曬黑了他們的膚色，把他們的頭髮曬褪色了；風吹亂着激動着他們的襤褸；他們都假裝着很溫和的，但苦痛和倒楣已使他們疲倦了——於是他們到此地來了。

當一輛拉麥的重車——上邊坐着一個嚙着一小節麥藁的可薩克人——呻吟着，咯吱咯吱地，在他們前邊，趕過去的時候，他們，謙卑地，阿諛地，向那人行敬禮；那人，帽子摘都不摘，斜着，輕蔑

地，蹶了他們一下；屢屢那些異鄉人的灰色的多毛的側影在前邊鞠躬，他是連蹶都不蹶的。

寇涅夫，是徒拉地方的一個農民，很枯乾的被曬得像一塊生烟炭似的，在瘦骨嶙峋的臉上長着一堆亂七八糟的鬍子，在深深凹入眼窠裏的陰鬱的眼中帶着一種情深的微笑，比別人還低身，比別人還有禮儀地，向可薩克人行禮。

只今天我沒和這些人參加在一起，但寇涅夫對我是一個老相識，我在古爾斯克到捷列克的路上遇到他不止一次了。他是一個很好交際的人；他喜歡待在他的同樣人的中間，但，好像，只是因為他是很無能的。在他那有一部分緊靠着亞立山大斯基省的砂地的村莊之外，無論在什麼地點，他老是，用一種確信的腔調，重念着這些話：

——實在，這裏的土地是肥沃啊，但，這裏的人啊，我是同他們全都處不來的。在我們家裏，人是非常地誠懇啊；那是真正的俄羅斯人，同此地的人們是不能比的。此地，都是些個石頭，他們的心連三個盧布都不值！

他喜歡，用一種溫和沈思的聲調講一段具有意外的潤飾的，不可思議的故事：

——你不相信馬掌鉄啊，可是我，我告訴你罷：艾福列謨吳的莊家人找到了一塊馬掌鉄；三個禮拜後，他的叔叔，是艾福列謨吳的一個商人，同他的全家都燒死了。你瞧啊？那農夫承繼了全部的財產了。是的！你不知道的事情你不要跟我說，運命時常可憐人，把幸福保留給人的。

他那帶硬灣的眉毛爬上了他的額頭；他那雙吃驚的眼睛在眼窠裏滾轉着，好像寇涅夫他自己都不相信他所說的話似的。

當一個可薩克人不回答他的敬禮過去的時候，他揪了揪他的背，嘟囔說：

——飯桶！他連人都不揪啊……啊！我跟你不容氣說罷：這是一個無心肝的東西……

兩個女人同他一道：一個，有二十歲，短粗的，肥肥的，長着琉璃樣的眼睛，嘴半張着。她長着一個愚笨的面孔；她那露着牙的臉的下部像是笑似的，但一睽見她那低額頭下邊的雙眼的時候，人要

以爲她要，●着一種歇斯迭里的害怕的哼哼聲，哭啦。

——他任憑我同這些生人到此地來的，她用一種悲淒的低聲向我說，而她那短的手指把她那變色的頭髮又放入她那黃綠的頸巾裏去了。

一個膨臉的小伙子，長着很高的驕骨和兩個蒙古人的小眼睛，在肋傍擁她的胳膊肘，一邊用一種嘎啦嘎啦的懶惰的聲音同她說。

——他把你放開啦。你再要見不着他啦……

——是——是——是……寇涅夫，沈思地，一邊翻着他的搭子，拉長聲說。現在，人可以很簡單地離開女人的；這個年頭，女人是什麼用處都沒有的；人可以白白地討到的……

那個女人皺了皺頭紋，胆怯地眨了眨眼睛，她的嘴往長一伸；她的女友，用一種銳敏簡潔的聲調，同她說：

——這些無賴，你不要理他們……

她比她大有五六歲，她的面孔已脫出通常的樣子了。那隻陰鬱的靈動的大眼睛，幾乎在每分

鐘，都變表情的：有時，定定地，切實地，順着村子道路，向刮風的草原那方面跟着；有時，急速地探索着人們的面孔，隨即，不安地半閉上了；一種微笑經過在她那好看的口脣上；那女人，藏起了她的臉，低下頭去，而，當她重起身的時候，又是另一種的眼睛了，是氣憤得睜得大大的；一條皺紋在她那纖美的眉毛間成角度地深烙着；她那輪廓很清晰的嘴的灼熱的脣使勁地，頑固地，閉着；如同一匹馬似地，她作着聲響，用她直鼻子的細孔吸着空氣。

人感到在她身上有些地方不是鄉間的樣子：在海藍色的裙下露出來的迸磁似的她那雙腳沒有像村女們似地，成爲畸形，高的腿脖表明她那雙腳是穿慣靴子的。她修補着一件豆綠色的上衣，人歇出來她是使慣針的。她那對成爲茶褐色的小手，很巧妙地，很敏捷地，是在打綳的布的上面，來回地動着。風是白想從她的手裏把活件給刮開的。她灣着身坐着，而，從她那厚布襯衣的開口處，我看見了她那堅實的小胸脯——一個少女的胸脯——但她那些伸展開的端點告訴我說是有一個已經營養



得很好的女人在我面前。她在那些人的中間，如同一個銅塊在鏽蝕的鐵屑中似的。

那些人的大部分——我是參加在那些人的中間在大地上走路的，那我不知道是把我提高或是我降低——都是灰色的如同塵土似的，他們的無用是很苦痛地在打擊着您。人不知道得捉在這些人的什麼地方才能把他們開開，從那裏能揪入他們的心靈的深處，在他們的心靈裏生活着些我所不認識的思想，一些我所未曾聽過的話語。人很想看整個的得意美滿的生活的，人也滿想作那樣的生活，可是生活老是給您看一些銳角，一些黑窟窿，一些被壓潰的，充滿虛偽的，可憐的人。人很想把他自己的情熱的一點火星投入別人的心靈的黑暗裏，——人往裏投，而那種火星，在那沈默的空虛裏，就無影無踪地消滅了……

可是那個女人喚醒了想像力，迫着您猜測她的過去，而，不知不覺地，我創造出一段人生的複雜的歷史來了，我用我的慾念和希望給這段人生潤上了彩色。我知道這是一段假話，有一天那會使

我痛苦的，但看那麼醜惡的現實是很難受的啊。

眼睛藏着，一個大個兒的赤髮的農民，很費力地想着他的話語，慢慢地，用瀝青似地粘厚的聲音，說：

——好……我們走啦。在路上我跟他說：無論你願意不願意，古賓，那賊，就是你啊，是不會有別人的……

講話者所發的所有的O音都很堅確的，很圓轉的；如軋在鄉間路上的熱塵上的一輛車的輪子似地滾轉着。

驢骨很高的那小伙子，用他那帶着瞎子似的混濁的牌子的，鉛一般的眼睛，定視着那披着綠頸巾的婦人。他抓了一些灰色的小枝，像牛犢似地嚼着，而把襯衫的袖子直挽到肩膀上，灣了胳膊，斜視着他那膨脹着的筋肉。

驟然間，他向寇涅夫說：

——我給你一下子好不好？

寇涅夫，沈思地瞅着那有十五公斤法碼那麼大上覆一種微症的拳頭，嘆息了一聲，回答說：

——給你額頭上一下子好啦，那或者會使你聰明些。

小伙子用一種貓頭鷹的視線定視他，一邊問：

——可爲什麼說我是混蛋呢！

——事情證明……

——不，等着，那小伙子，笨重地打在自己的膝蓋上，爭辯說。你從哪知道的我是什麼樣人呢？

——你的省長跟我說的……

小伙子沉默了，愕異地瞅着寇涅夫，問道：

——我是哪一省啊？

——你別打攪我，若是你忘啦。

——不，等着。要是我捶在你身上呢……

停住了針線活兒，那女人搖了搖肩膀，如同她是冷似的，而懇切地根問：

——究竟，你是哪一省的啊？

——我呀？我是奔閩的，那小伙子一邊趕快地坐在地上回答說。奔閩的。怎麼？

——這麼……

最年青的那個女人於是帶着一種奇妙的窒息

的笑聲說：

——我也是呀……

——是哪一區？

——就是奔閘那一區，少婦，不無驕傲地，回答說。

坐在她的前邊，如同是坐在一個炭火鉢前邊似地，小伙子把胳膊伸向給她，同時用一種動聽的聲音向他說：

——我們那個城真是個好城啊！有酒館，有禮拜堂，有石頭房子；在一家酒館裏，有一個機械，牠作各種的歌曲，人要什麼有什麼。

——牠也作牲口叫，寇涅夫在牙齒裏說。但被他的城的各種幻感的講述給弄得非常地興奮，那小伙子一點也未有聽見；他叭打着他那濕漉漉的厚嘴唇，如同他啜字似的，喃喃說：

——有一些石頭房子。

女人，把針線活又止住了一下，問道：

——有修道院麼？

——修道院？

小伙子不作聲了，很兇猛地搔着脖子，隨即，氣憤了，回答說：

——修道院啊！我說不準，我只在城裏待過一次，當人打付我們去修鐵道的時候，我們都是窮光蛋啊。

——啊！啊！寇涅夫，起來，走開，嘆息了。

那些人們緊貼着禮拜堂的圍牆，如同由平原的風刮來，準備再回到自由的草原裏的碎屑似的。他們中間的三個睡着，別的幾個在修補衣服，擠蠅子，在嘴邊上吃着在可薩克人家裏窗戶下邊拾得的面包。他們厭倦了，小伙子的稚氣的胡說八道聽着是很植耳朵的。女人的年齡較大的那個，時時從活件上抬起眼睛來，無力地向他微笑着，但，雖然那種微笑是很纖妙，那令我很不痛快，我因去找寇涅夫去了。

在禮拜堂的圍子的入口處，四株白楊在站崗；被風給壓灣了，他們對着乾燥塵埃的大地行敬禮，拱身向着那雪的連山的高峯聳立着的昏濁的遠處。褐色的草原，金色的太陽在上邊氾濫着，是一

片的空曠；風的鈍的呼嘯，乾草的溫和的聲響，把您呼喚向牠那裏。

——是一個女人麼，哎？寇涅夫，靠在他用一隻胳膊抱住的那棵白楊上，夢想地，問。

——她是哪兒的？

——她說她是立亞山的；她叫作大兼娜。

——她同你走路有好久啦麼？

——不……若是好久啊！我是今天早晨在離此有三十俄里的地方遇見她和她的朋友的……我以前，在麥科浦，在割草時，是曾經碰到過她的。在那個時候，同她一起有一個年歲很大的男人，鬍子是剃了的，像一個兵似的，是她的情人，也或是她的叔叔。是一個醉鬼一個好吵仗的人。三天，他挨了兩回捶。現在她同她這位朋友一道走啦。她的叔叔呀，一個可薩克人把他送到牢裏去了，因為他偷了韁繩和鞍轡。

寇涅夫很自然地說話，但，好像是在他的心裏跟從着一種很悲悽的思想似的。他歛地。風激動他的鬚鬚和他那零亂的上衣，揚起了他的便帽，那

便帽是沒有帽遮的一塊揉得盡是皺的破布片，裏子也撕掉了；那一頂便帽像是一個頭巾，牠給在寇涅夫的有趣的頭上一種善良的婦人的可笑的神情。

——是……他一邊在牙齒間睡着口水，拉長聲說，一個很了不起的小娘們哎……是一個真正的大走馬！是魔鬼把這個大肥臉蛋帶到這兒的；那得很走些路啦，她和我和他……哎……狗！

——你說你有一個女人……

寇涅夫把一種惱恨的視線投射在我的臉當中，轉過身去，嚙嚙着說：

——我把我的女人帶在我的塔子裏啊？

一個大鬍子的，擰屁股的可薩克人，一隻手拿着一些大的鎖匙，又一隻拿着一頂揉挫了的便帽，帽遮向前，穿過了那個廣場。在他後邊拖行着，一個一邊嗚咽着，一邊用拳頭擦着眼睛的，八歲的捲毛的小孩子，和一隻脫毛的，陰鬱的嘴臉，低尾巴的狗；那狗底確也是感苦窮了。小孩子很大聲地啜泣的時候，那可薩克人就站住了，靜靜地等着他，用帽遮在他的頭上打了一下，隨即，又晃晃搖搖地

走路，如一個醉鬼似的；小孩子和狗當下就站了幾秒鐘，一個怒叫着，又一個用他那黑色的老鼻子漠然嗅着空氣，搖着滿沾着藪的他的尾巴。他帶着一種見慣了一切的神情，很像寇涅夫，只是歲數大些。

——你剛才說到我的老婆，寇涅夫，深深嘆息着，說，底確……但病不都是要命的。在我十九歲時人給我結了婚……

下文，我是知道的啦；不止一次我聽見人講那段故事，但我很懶意去止住寇涅夫，而令人生厭的，俗氣的哀嘆因鑽入我的耳朵裏了：

——她是個很豐滿的，情慾很厚的女孩子。小孩子們來啦，像牆上蟬螂似地掉下來了。

平靜的風，悲悽地，在嘶嘯着……

——我沒有得到空兒轉回去，已經七個了，都活着呢，——哎，這是要你知道的。統共，是十三個——可是爲什麼呢。現在算：她是四十二歲，我是四十三歲，她是老太婆啦，我呀，就這個樣子！我還是一個壯丁啊。艱難窮苦有加無已：我的大姑爺去要飯去啦，可是有什麼法子呢？我從這個城逛蕩到



那個城；那只有一件東西給我們：啣着，舐嘴唇。究竟，啣着那不能使我滿足，我對一切吐口水，我就走啦……

這個乾枯細纖的人是幾乎一點都不令我想到他會作過很多的工作，會愛好工作的。在講述他的歷史的時候，他一點都不訴苦的，而，如他想起來一個生人的事情似地，很素樸地講話。

那可薩克人走到了我們的高處理了理鬍子，用一種鈍的聲音問：

你們從哪兒來的？

——從俄羅斯。

——你們都是從那兒來的啊，他說，而，用手一比劃把我們撥開，他走向前院去了。他的鼻子大得嚇人，他的一對圓眼睛藏在脂肪中，他的禿頭令你想起來鱸魚的頭來。

那小孩子，擦着鼻子，跟在他後邊，狗嗅着我們的腳，打哈欠，躺在圍牆的下邊了。

——你看見了麼？寇涅夫在牙齒裏喃喃說。不，在俄羅斯，人們是很有禮貌的，那是不能比的。

可是，聽啊……

在園子的拐角的後邊，人聽見婦人的喊叫聲，聽不清楚的捶打聲；我們闖到那邊去：一個赤髮的莊家人，騎在奔闖的小伙子的身上，啊哈啊哈地着，興高彩烈地數着捶打的下數，用他那重大的雙手捶他的耳光，立亞山的那個女人擁那個赤髮人的背也沒擁開，她的女友唉唉地叫着，其餘別的人聚圍在一起，笑着，嚷着：

——滾開！

——五下！赤髮的農民數。

——爲什麼你打他呢？

——六下！

——夠啦，寇涅夫，氣憤了，當場跳了起來，說。

一個挨一個地，捶打聲振響着，啪啪地，咻咻地，響着；小孩子騷動着，蹴着，臉搶着地，揚起塵土來。一個哭喪臉的人，很高個兒，戴着一頂草帽，襯衣的袖捲着，不緊不忙地搖動着他的長胳膊；一個很不鎮靜的小孩子，滿身是灰色，如一隻家雀似

地向着衆人跳躍着，用細細聲忠告說：

——算啦罷！因爲我們的不體面，把我們闢起來啦……

高身量的那個人走到紅頭髮的緊跟前兒，一下子捶在他的太陽蓋上，把他打跌在小孩子的背上，而，向着觀衆嚴厲地，說：

——照着丹波府的樣子！

——不要臉的東西們！黑心的東西們，立亞山的那個女人，伏在那小孩子的上邊，嚷；她的頰是緋紅的，她用她的裙襟，擦挨打的孩子的血漬漬的臉，一種發乾的氣憤的光輝閃耀在他的陰鬱的眼裏，她的嘴唇苦惱地哆嗦着，露出來成列的整齊的細牙來。

寇涅夫，在她周圍跳着，忠告說：

——往上澆水啊……給他水哎……

赤髮的那個人，跪着，向着丹波府的那個人伸拳頭，一邊嚷着：

——爲什麼他顯白他的勁氣？

——就這樣打人啊？

——你啊，你是誰？

——我啊？

——是，你啊？

——我再給你一下子好啦。

別的人們用使打仗開始的那種熱烈爭論起來了，同時，那小孩子騷鬧着，伸着胳膊向着天空，哀求着：

——吵得夠受啦！不是在我們家裏呵，都是些厲害的人，全都……我的上帝！

他的耳朵奇怪地離開地方了；好像是，如果他願意的話，他可以用他的耳朵蓋上他的眼睛的。

突然，在紅色的天空裏，鐘，高聲地，嘆息了，窒息住了所有人的聲音，而，同時，在羣衆的中間，出來了一個青年的可薩克人，手裏拿着一根棍子，很多的頭髮，圓臉，臉上有很多很多的紅斑。

——爲什麼吵得這麼厲害，混障東西？他很溫和地問。

——有人捶人啦，那個氣憤着的美貌的立亞山的女人說。

可薩克人瞅了瞅她，微笑了：

——你們在哪兒睡呀？

有一個人用一種很不大清楚的調聲回答說：

——這兒。

——不行。如果你們在禮拜堂裏偷東西呢……  
去到守衛所去好啦，那裏人會給你們找地方的。

——那好啦，寇涅夫在我傍邊走着說。那是一個樣。

——人拿我們當賊待啊……

——到處都是這樣啊！在我們家裏也是這樣的，習俗如此。小心：拿異鄉人當賊待永遠是最好的辦法。

那個立亞山的女人，在我們前邊，那驢骨高的孩子的傍邊走着；很羞慚的，那小孩在牙齒間亂七八糟地說了些人聽不清楚的話語；而那女人呢，頭抬得高高的，很果決地，她用一種母親樣的聲調說：

——你年青青的，不要同強盜來往呀……

鐘慢慢地打着；穿得很乾淨的老頭老婆從各家院心裏出來來會我們；寂寥的街路熱鬧起來了，

短而粗的房子作着一種很要款待人的樣子；一個女孩子的洪亮的聲音嚷着：

——媽……媽！媽媽！箱子的鎖匙在哪兒呢？  
拿繸子啊……

牛吼着，給鐘聲作出來鈍的回音來。

風靜了；在村子上邊，紅雲，慢慢地經過着，山巔也發紫色了。牠們好像是融化了，作成黃金和火的流在草原上流着，在草原上，一隻鴿鳥，像是石刻的似的，一隻脚立着，聽着被一日給累倦了的草的溫和的幽音。



在公共衙門的院心裏，他們驗我們的護照；兩個沒有護照的人被帶到院子的一個角上，關到一個暗的小馬廄裏了。一切靜靜地，很平靜地，經過着，如同是一種慣例的厭氣的事情似的。寇涅夫把悽慘的視線投向陰暗着的天空，啾啾地說着：

——這依然是奇怪……

——什麼？

——啊，護照。一個善良溫和的人，不用護照：都可以在地上往來啊。若是我不作壞事……

——你作壞事啊，立亞山的那個女人，用一種斷定的，惱恨的腔調，說。

——爲什麼？

——我不知道爲什麼……

寇涅夫微笑了，眼睛閉上，不作聲了。

差不多直到晚禱的終了，我們在院子裏待着：如同綿羊在屠場似的；隨後，人把我們——我，寇涅夫，那兩個女人和村邊上的那個孩子，送到一所破牆爛玻璃的房子裏頭去了。

——不許出到馬路上去，不守規矩我們就要把你們關起來的，跟着我們的那個可薩克人說。

——如果能弄得着一小塊面包麼，寇涅夫冒險說。

可薩克人靜靜地問：

——你作工了麼？

——爲什麼沒有呢？

——給我也作了麼？

——我沒曾得到機會啊……

——好，等你有機會的時候，我再給你面包。

而，又短又粗，挺肥的，他，像一個圓桶似地，滾着從院心出去了。

——他叫我……哼？寇涅夫驚愕得把眉毛蹙起到額頭的中間，嘟嘟說。這真正是……一匹吝嗇鬼。

女人們躲避到那間破房子的那個最暗角上去了，好像在那裏馬上就睡着了；那個小伙子出着鼻氣，摸索牆和地，隨即不見了；以後，拿着一抱乾草轉了回來；他在那用陶土打成的地面上把草鋪好，把胳膊曲在他那受了傷的腦袋的後邊，靜靜地在上面躺下了。

——您們看他多麼詭呀，我們那個奔闖的小伙子！寇涅夫，帶着羨妬，喊道。哎！婦人們！這兒有乾草呀！

在屋角上，一個人的惱怒了的聲音回答說：

——你給我們找去啊……

——給您們啊？



——是的。

——得你去弄去啊……

坐在窗台上，他略略說到有幾個可憐的人，他們想去到禮拜堂去禱告上帝，可是，沒去成功，叫人反給關到馬厩裏……

——是的。可是你，你以為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靈魂啊！不是那麼回事呵，大爺兒，在我們家鄉裏，在俄羅斯，人們說自己誠實都要以為可恥呢。

而，突然間，跳到街路裏，他無聲無臭地不見了。

那小伙子，激動着，把他那大胳膊大腿在地上伸展着，呻吟着，打着胡魯，把草弄得咋啦味啦的，不安地睡着在黑暗中，女人們嚶嚶話；蘆葦在房頂蓋上振響着；風唏噓着。一棵樹枝鞭打着牆壁；一切是如同在一場夢中似的。

在窗戶後邊，無星的黑沈沈的暗夜，用複雜的聲音，放散出來一種淒慘的，悲嘆的颯颯聲來；漸漸地，聲響消沉下去，而在守夜者的鐘打了十下，他那銅聲的振響消滅了的時候，一切又變得更為

靜寂了；可以說是，活着的東西，被夜鐘吓怕，藏起來啦，沉沒在不可見的天和地的裏邊了。

坐在窻戶跟前，我瞅着：大地呼散出來黑暗，黑暗，把一堆一堆的房子壓潰了，在牠熱的黑色的氣息中給淹沒了。禮拜堂也瞅不見了，如同人把他給抹消了似的。風，三日以來在追逐着大地的那個熾天使——把大地給沉淪在一片密閉的黑暗之中了，而，大地，疲倦得呼呼喘喘着，衰弱着，要想永遠停在牠全部沒入的那些黑暗裏頭，很費力地動着。疲勞了的風，也累得，跌落下他的無數的翅膀來；在我瞅着，牠的翅膀上的那些藍的，白的，金色的羽毛像是被打斷了，被打得血淋淋的，上邊蓋着一重厚的灰塵似的。

人想像着這小的悽慘的人生，是如同被一個醉鬼在一個壞風琴上所彈的不連串的曲調似的，如同被一個失音的聾歌者給弄糟踢的一首好聽的歌似的。心靈呻吟着，人又感到非常想滔滔地說出來那對於全世界痛感屈辱對於全地球上的生物深懷着熱情的話語來。在太陽用他光線擁抱着大

地，懷着熱情把地球帶在碧空中，撫弄着地球，使地球繁殖的時候，人是非常想讚美太陽之美的。人很想向人們說些使他再抬起頭來的話語，而幼穉的韻文隨自然地的成了。

人們，大地，我們的母親。

給我們生出來幸福；

太陽把我們給了大地，

因着我們把大地作得更美。

在這光明的太陽的廟中。

我們是神又是犧牲。

我們，是我們創造了人生！

穿過黑暗，從那兩個人避居的那個角上，一片細語，作着一種平靜而簡斷的蕩動，流過來了。我傾耳聽着，試着去捉得到話語，辨得清楚聲音：

那個立亞山的女人，用一種堅決的穩重的聲調，說：

——你呀，不要叫人看見你疼痛啊……

她的朋友擦鼻涕，用在鼻子裏說：

——是的…… 若是能夠忍得住的話。

——我告訴你啊，你得裝着啊。當他捶你的時候，你裝做滿沒感到好啦，你裝做以為那是開玩笑好啦。

——可是他要捶死我……

——也是笑，和和氣氣地笑……

——一定你是從未挨過打；你不知道……

——我知道！我挨過打呀！我是很感受過啊。不要怕，他是不會捶死你的。

老遠地，有一個地方，一隻狗，暗地裏，嗚嗚地叫着，聽了一陣，隨即很兇猛地吠叫起來了，別的一些狗，馬上就應和他，而，在一兩秒鐘之間，我就聽不見那兩個女人所說的話了；隨即犬聲停了，那低聲的談話又傳過來了。

——對於一個男人，人生也是苦的啊，你不要忘這個啊，我的小姐。我們這些人，我們這些小民人，我們都是苦的啊；那麼，是得有一個人指明出來自己並非不幸……而且是很滿足的呢。

——啊！聖母！……

——一個女性的愛撫，是很要緊的啊。對於一

個丈夫，或是一個情夫，妻是代替母親的啊。試試看，你就知道啦；他要起首羨慕你的性格的，在他人之前誇口的：我有這樣一個女人，你想怎的就可以怎的，她永遠是快活的，情深的，如同是五月似的呀！……沒有東西能挫折她，就是你把她頭給割下來的話……

——不……

——可是，你到是以爲怎樣呢！這是人生呀，我的女兒。

在馬路裏，有一種聽不清楚的脚步的不痛快的聲響，妨礙我聽。

——你知道處女的夢麼？

——不知……

——問老太婆們去好啦。知道是好的。你不認字麼？

——不……是怎麼回事，那種夢？

——哎，你聽呀……

在窗戶下邊，人聽見寇涅夫很慎重地問：

——是我們人麼，這兒？啊！上帝是可讚美的！

我走迷路了，大爺，我把狗都弄醒啦，險些子挨了一下子。接過去！

他遞給我一個大西瓜，隨後，很厲害地撼搖着，很笨重地從窗戶落下來了。

——我也得到面包了。你相信我都偷來的啊？如果，人乞討可以弄得自己想要的東西，人幹什麼偷呢？對這點，我是明白的，我知道去捉人，我，過路之間，看見有光；在有好多人的地方，裏邊總是有好人的。我吃了，我喝了，我還給您們拿回來了。哎！小姐們。

她們沒有回答。

——他們睡覺呢，小母雞！哎，婦人們哎！

——有怎麼事情啦？立亞山的那個女人，冷淡地，問。

——您們要西瓜麼？

——謝謝。

寇涅夫，被語聲引導着，謹慎地，走向前去了。

——是面包啊？白的面包，嫩的…跟你似的。

立亞山的女人的那個女友，用一種女乞丐般

的聲音，說：

——給我點面包哎…

——啊！啊！您在什麼地方呢？

——我也想要西瓜哎。

——是誰說話？

——痛哎，立亞山的那個女人，疼痛難忍地，喊了一聲。你往哪走啦，淘氣蛋？

——不要嚷 …黑呀。

——魔鬼，你點根洋火就行啦！

——你才是魔鬼呢！我沒有好多洋火呀。就是我碰着你，也不會怎麼倒楣啊。你男人捶你的時候，那比這更不好受啊。他打你罷。你的男人？

——那與你有什麼關係呢？

——那使我關心啊。像你那麼樣一個漂亮娘們。

——你，聽啊……不要摸我……不然……

——不然怎麼？… …

他們爭吵了好久，互相地用簡短的，而越法越法險惡的話語相對待着；最後立亞山女人鈍聲地

喊：

——啊！魔鬼！花子！…… 你也是……

混亂了一陣；人聽見在軟的東西上邊打了幾下子，寇涅夫作着險惡的卑劣的笑聲，奔開的那個女人在嘴裏說：

——不要作混蛋事啦，不要臉的東西們！

我們點着一根洋火，走向前去，靜靜地拉開了寇涅夫。那沒有把他弄惱，像是把他鎮靜下去了。坐在地下我的腳跟前，喘着氣，吐着口水，他說着：

——混蛋，人是同你開玩笑呢，可是，你瘋了一般啦！……這不會叫你弄少點什麼……

——你挨上了麼？在屋角上一種平靜的聲音問。

——挨上什麼？你划開了我的口唇啦。那有什麼緊呢？

——再來近些，待我把你的頭給划開。

——兒馬子！鄉下的混蛋！你也是，她對着我繼續着說，你得着哪兒你就拉我哪兒，你撕亂了衣



裳啦……

——不要凌辱人啊。

——你真奇怪；不要凌辱……這對於一個女人算是凌辱麼，這個？

笑了一下，用着些卑猥的話語，他講起來女人們是具着如何的巧妙去犯過，而如何地她們喜歡騙男人。

——不要臉的東西！奔開的那個女人，用一種迷迷昏昏的聲音說。

嚙着牙齒，那個小伙子猛然地立起來，坐下，把頭抱在雙手裏，用一種淒涼的腔調說：

——我明天要走啦……我要回家啦……主！反正是一個樣。

他又像被打倒似地躺下了；寇涅夫說：

——真挑皮！

在黑暗中，一個黑的形象站起來了，如魚在水裏似地無聲地奔向門口，不見了。

——她走啦；寇涅夫猜度說。一個壯壯的女人啊！可是，若是你沒攪亂我的話啊，他媽的，我還要

是勝利的。

——跟着她，哎……

——不要，他，反想了一陣之後說，在那兒她會找到一根棍子，或者一塊磚頭，或者是什麼東西的……這不要緊，我會得回來她的。你阻止是不對的……你是忌妬啊……

他又很厭氣地起始誇大起他的勝利了，而，如同他把他的吞頭嚥下去了似地，突然地又不作聲了。

沈默了。所有人都停止了，緊貼在冷靜的地面上，睡着了。一種輕的睡眠也把我捉住了；我想着過去一日的所有的賞賜；那些賞賜大起來，膨脹了，變得越法越法地沉重了；可以說有一個土堆子在我身上邊騰起來。鐘聲顫震着，銅的叫聲，沮喪地，時時被不均的間歇所切斷着，墜入冥暗中了。

半夜了。

在房頂的蘆葦上邊，在塵土中，雨點，笨重地，稀零地，在壓打着。一隻蟋蟀在穿綴着一篇急促的

故事。在屋裏的黑暗中，熱的訴苦聲，被抑制着，嗚咽着，又流動起來了：

——我的鴿子，好好想一想好啦：從一個地方跑到另一個地方什麼也不作，盡給別人作工，那有什麼好處呢？

人聽見了挨打的那孩子的哈啦哈啦的回答。

——我不認識你。

——噤！

——你要我怎的？

——怎的都不怎的。我替你可惜。你又年青，又壯，可是你待着什麼都不幹。所以我跟你說：跟我來。

——哪兒去？

——到海邊去。海邊上，有很好的地界啊。請你瞅一瞅在此地大地對於人是如何地親切啊；在海邊上啊，是更好啦。

——你是扯謊啊……

——你小聲說呀！我是一個優秀的女性啊，我任何活兒都會做啊。同你在一起，我們，快快活活

地，靜靜地，在我們家裏生活着好啦。我給你生了小孩子，我養育他們。請你啾我是不是可以生孩子呢，摸我的胸哎……

那小伙子老大聲地嘍嘍着；我不過意了，我想叫他們知道我沒有睡覺，但好奇心把我抑制住了；我不作聲，我聽着令人很奮興的那段奇怪的談話。

——不，等等，那個女人很沈緩地喘着氣，嚶嚶地說。不要開玩笑哎。我跟你說那些話，不是爲得這回事呀。放開我好哩。

那小伙子，很蠻野地，老大聲地，吼喝着說：

——那麼，你不要上前來好啦。是她往前湊合，而他擺起架子來了！

——低聲說，我叫你低聲說，人要聽見我們啦，我要躁死啦……

——你往我跟前湊合，你不害臊呀？

沈默了一陣。那小伙子，氣壞了，打着鼻氣，激動着；兩點仍然是很沮喪地，懶惰惰地，繼續在落着，在這些聲韻之中，流動着那個婦人的話語。

——你以為我要找一個男人啊？我所需要的，  
是一個靠得住的丈夫，一個忠真的小伙子。

——底確我對你是很好的……

——啊，看你這個樣子。

——一個丈夫？——那小伙哈哈地笑了——

——您真是狡滑——一個丈夫！

——你聽我說，我漂泊夠了……

——你回家啊。

那女人緘默了一陣，繼即低聲地回答：

——我沒有家，沒有親屬。

——你是撒謊，那小伙子重複地說。

——我給你起誓好啦！如果我撒謊，聖母會不  
保祐我的！

我像是聽見她的話語中含着淚；我苦痛得，傷  
心得忍受不住了；我很想起來，一頓飽拳把那個小  
伙子捶到外邊去，隨即，用我的全心全意，同那個  
女人長談一下。我可以像抱一個棄兒似地，把她抱  
在我的胳膊里了。

我又聽見了一陣吵鬧。

——哎怎麼，不要擺架子玩啊，那小伙子牛似地吼着。

——不，不行啊……人強着我幹，我不幹啊。而突然間，她，帶着一種苦惱的驚愕，喊了一聲：

——哎……爲什麼？爲什麼那樣呢？

我跳起來，也喊了一聲，我覺得我變成了野獸了。全都沈默了，有一個人很小心地在地上爬着，撞在由一個門樞掛着的那破爛的門上了。

——不是我呀，那小伙子抱怨說，是那個娼婦把我弄得不痛快了。這裏，都是些個扒手；是沒有法靜靜地待着的。

在傍處，有一個人嘆息了一聲。

——混蛋！你是個混蛋。

——不要作聲，蕩貨！

雨停了；從窗戶，熱氣一流一流地進來，沈默，越法地緊密了，壓在你們的胸上，像是有一片蜘蛛網貼在你的臉上和眼睛上似的。我出到院心裏頭。院心如同一個冰窖，是如同，在夏天，所儲之冰已

融了，在黑洞的深處留下一種熱而厚的濕氣時的冰窖似的。

近傍某處一個女人，嗚咽着，在喘氣；我傾耳聽着，走向她近前兒。她是坐在院心的一個角隅上，把頭埋在手裏的。她向我鞠躬行禮。

——是您瘋啦？

——不要理我，他，待了一陣之後，回答說。

——我聽見了你說的話啦。

——怎麼？那關你什麼事呢？莫非說，你是我的兄弟麼？

她，沒有惱，像作夢似地，說着。如同是無目的面孔似地，牆壁的污點注視着我們，同時，在傍邊，一頭牛在呼呼地喘着氣。

我坐在她跟前兒。

——那早晚會把你的頭給打破了的。

她沒有回答。

——我打攪你了麼？

——沒有。你在這兒待着哎，她，一邊吻着雙手，一邊瞅着我，說。

——你是哪兒的人？她又說。

——是尼支尼——農務格拉得的。

——很遠啊。

——那個小伙子，你歡喜他麼？

待了一陣，她，字真句琢，一字一字地，回答說：

——是這樣……非常地……可是迷昏啦……底確，他還是個蠢種。這很可惜。他滿可以在一塊好地上作一個好的農人啊。

——可是你不憐憫你自己啊？

——是啊，也憐憫我自己啊……

——那麼爲什麼你跑到那個混蛋的腳底下呢？

——我是要把他弄起來的啊。你以爲不是呀？你不認識我啊……

她深深地嘆息了一聲。

——他捶你啦？

——不。別提他……

——可是你嚷啦罷？



驟然間，倚在我的肩上，低低聲地，承認了：

——他捶我胸……他是滿可以跟我來上的，可是我不願意；那樣子，一點沒有情，像一隻母貓似地，那我才不願意呢。啊！你們都受了打攪啦！……

話語低下去了。有一個人在門口露出頭來，如叫狗似地嘶嘶地叫着。

——是他哎，那女人喃喃說。

——我得走開麼？

她捉住我的膝蓋，急忙地說：

——不，不……

而猛然間，她，被壓伏了，哀叫說：

——主，我憐憫所有的人，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社會……我的上帝……

她的肩膀顫慄着，她哭，而，一邊在悲淒地嗚咽着，一邊吃吃地說：

——啊，在夜裏，我想起來我所看見的一切，那所有的人，我的心直往上湧啊。我很想向着整個的大地喊……可是喊什麼呢？我不知道……沒有

什麼可說的……

我深深地認識了解他所說這一切的話。那種表不出來的喊叫也同樣在壓迫着我的心靈的。

——你是誰呀？我，一邊摸撫着她那搖動着的頭和她那戰慄着的肩膀。

平靜下去，她低低聲講給我聽她的生活的歷史：她的父親是一個木工，有些個蜂房。她的母親死後，她父親又討了一個年青的老婆，他那年青的老婆慫恿着他把他的女兒送到修道院裏去了；在修道院裏，塔提亞娜從十九歲直待到了結婚的那年。她學讀書，學女工，隨後她的父親把她嫁給他的一個朋友。那是一個舊日的兵，是一個到了歲數的男人，是修道院的看林者。

我沒有看見她的面孔，是很可惜的；在我前邊是一個發暗的圓黑點子，一定他是在閉着眼睛呢。一切是異常地寂靜，那個女人始終用一種很細微的聲音說着。可以說，我們倆深深地深入了一縷黑色的無生命的空虛裏，我們已着手開始生活了。

——那是一個壞人，是一個醉鬼呀；夜裏，修道女們到他家裏來同男人們逗着玩，他逼着我也像她們那樣作啊。起初，我不願意，可以，他捶我，我就服了。在那個時節，一個男人令我中意了，把我作成了真正的老婆的，是他，並不是我的男人呀。我那位情夫是結婚的了，他的女人知道我們的關係了：於是我的男人就把事情打啦。那個女人很有錢，自然，把他的位置割送給初來的人，是令她苦的了，她，雖然很肥大，是很好看的；其後不久，我的男人，在聖勞倫節那天喝多了，就死了，我的父親是早就死了的了。我回到我的繼母家裏，她跟我說：“我用得着你麼？你想一想好啦。”我想了：不錯的，我是一點用都沒有的。我想再回修道院，但我扭出那對我不合適了。台沙老太太，我那個老的教師也對我說：“到世界裏去啦！塔亞娜提。在那裏你會我到幸福都不定的。”於是，我走了……我走啦。

——你是很難找到幸福的。

——我要盡力之所能去我的……

現在，黑暗已經不像是一個重幕的緊張着的

布面，漸漸稀薄，變得愈爲透明的了。黑暗，一塊一塊地集成堆，或堆成厚的皺紋，堵滿了窗戶，從窗戶那裏他那盲的眼睛瞅着你們。

從一堆屋頂裏，鐘聲浮露在天空中，白楊樹高了起來，蜥蜴露顯在房屋的牆壁上了，用糟爛的碎石炭滓屑，他們繪出來一幅未知之國的地圖。

我扭着那個女人的陰悽的雙眼；他那雙眼，作着一種不愉快的憂悽的光輝，閃爍着，令我瞅着，是如同一個小姑娘的眼睛似地純真。

——你真是一個怪人……

——我就這個樣兒，她，把她那母貓的細舌頭在她的唇邊溜了一下，回答說。

——那麼，你找的是什麼呢？

——那我已想好啦，我什麼我是知道的。有一天，我要碰到一個好的農民，我們要弄到一塊地。我們要在新亞圖斯附近找到一塊地的。那個地方我熟識，我已去過了。我們要把那整理得好好的：要有一個花園，一塊菜地，幾個工人，和過家所應有的東西。

她的話語的聲腔是越法越法地堅決而肯定了。

——我們要好好地安頓下，別的人們是要到我們近處來的，因為我們既是老朋友，他們是會尊敬我們的。趕着來趕着來，就要成了一個新的村子，成了一塊樂土了。我的男人可以被選做村長的。我要把他打扮得整整齊齊，弄得像一個紳士似的……小孩子們在花園裏玩……有一個花木搭的涼棚……啊，那人住着該如何快活啦！

實在她是想像着她的全部的未來的；她，詳細細、無微不至地，描寫着那個村莊，好像是她已住過了好久似的。

——我很想有一種安樂的生活呀！……主！若是這可以成功啊……最先，當然，是要有一個男人的。

她的面孔是很嬌媚的，她的雙眼蹀着暗夜融散，慢慢地愛撫着入到她眼中的一切。我憐憫她，憐憫得以至流淚了。爲得掩藏住我的情緒，我打趣說：

——我辦不了你的事兒罷？

她輕輕地微笑了：

——辦不了……你辦不了那件事……

——爲什麼？

——你有別的意思罷。

——可是你從哪兒知道我的意思呢？

我們坐在一塊，被潮濕弄得漆黑的，帶節的樺木上；那女人用手撫着那塊木頭，向我說：

——可薩克人很富裕地生活着，可是他們的生活我不喜歡。

——什麼地方你不喜歡呢？

——人說在他們家裏已很厭倦的。各樣的東西是有的，可是人感無聊呢。

抑制不住我的憐憫的同情了，我慢慢地說：

——你也要倦厭的。我相信，你要我的東西，你是找不到的。

她否定地搖了搖頭。

——女人家是沒有感厭倦的工夫的。她的生活的過程是如此：有時她期待着一個小孩子，有時

她養育小孩子。他弄定了一個，第二個又等上了。是永遠是春天或秋天的；夏天和冬天是永不會有的……

我瞅見了她那副耽思的面孔，我非常愉快；自然，我是想用力地把她擁抱一下的，然而，最好趕快跑到曠漠寂靜的草原裏，把這個女性的追憶帶在身上，一個人，在堅硬的路上，奔着那湮沒在天空裏的羣山的銀色的障壁，和那些向着草原張着深的新鮮的大嘴的狹道，走向前去。然而，是走不了的，可薩克人是把我們的護照都給收去了。

——而你呢，你找什麼呢？她，走向我近前，猛然間，問。

——什麼也不找。我僅僅地瞅人們如何地生活着。

——你是自己一個人麼？

——是的。

——完全同我一樣啊。主！世上，伶仃孤苦的人，真不知有多少呀！

牛都醒了，牛的溫淳的吼聲令你想起來那一

個盲老人在遠處所奏的風笛的聲來。睡眼惺忪的更夫，用一隻不準確的手，打了四下鐘，兩下很弱，有一下很高，很激揚，以至發出尖銳的銅聲來，隨後，又是很弱的一下子，鐘的鐵舌頭是微微地把流轉的銅擦了一下的。

——他們怎麼樣生活呀，人們；

——不好。

——是的。我也看見啦：他們生活不好啊。

在長的沈默之後，她徐徐地又說了：

——又要亮了，我還沒閉眼睛呢，這是常有的啊……我着手想一切，想到……好像我是一個人，在世界上似的，是要我自己一個人去再組織一切似的。

——人們很無聊地生活着，無聲且無用地，受着難苦和愚蠢的無數的凌辱，我，忘掉了自己，回答說，而我，熱烈地，列數着我所聽見的一切的荒謬，恥辱，悲苦的事情。

她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肩上，一直瞅到我眼睛裏，一邊微微地啓着她那好看的嘴。



——是的，我知道，這是真話啊！啊！我的朋友，這是真話呀，善是沒有價值的。

互相緊緊地貼抱着，我們覺着像是在航行似的。白色的房子，銀色的樹木，紅色的禮拜堂，以及才散着好多露水的土地，從夜裏解脫出來，很清楚地，泳着來迎接我們。

太陽已經昇在我們上邊了；如同千萬的鳥似地，渡過着一簇一簇透明的雲彩。

——主！塔提亞娜一邊擁着我，嚶嚶說。你一邊走着一邊自己一個人想事兒，可是你想的是什麼呀？啊！我的親愛的；這全都是真的！人是無惻隱之心的……啊！是真而且真呀！

而，驟然間，站起來的工夫，他把我帶起來了，他緊緊地貼着我，使我躲他。但是，他哭了，向我伸過來身子，用他那乾的而宛如帶尖的口唇吻我；他的接吻直透入我的心中了。

——啊，好人，她一邊嗚咽着，喃喃地說。大地從我的腳底下離開了，

她放開了手，把院裏細細地視查一遍，很穩靜

地走到了一個角隅上。在那裏，籬笆下邊，長着些繁密的，我所不認識的青草。

——來哎……這兒來哎……

過了一會兒，兩個人都坐在綠蔭裏，如同是坐在一個小的洞裏似的。他一邊理着她的頭髮，帶着一種混亂的微笑，嚙嚙地說：

——成了這麼一回事……他媽的……上帝會饒恕我的……

愕異着，帶着作夢似的印象，我，感謝地，瞅了她一眼。我覺着我比什麼時候都輕快：在我的胸膛裏，有了一種清朗的空虛，在那裏邊，如同是燕飛在天上似地，飄飛着些個捉不住的歡樂的思想和話語。

我聽見說：

——在一種大的憂苦裏，小的歡樂是有代價的。

我瞅着她那濕漉漉的，如同一塊露水地似的胸脯，那一滴一滴的細珠，把太陽光一反射，作出了紅色，宛如那瞅不準的血液在皮膚裏穿過着

似的。而我的歡喜立即消失了，那一個胸脯感動得我以至於流淚，以至於苦惱；我不知是怎麼回事，我確知她的生命的元氣是要無益地消耗盡了的。

她說話帶有一點悲淒，如同是爲自己辯解似的。

——怎處理自己啊？有時，來了些東西，厲厲害害地，侵入你的心靈，使您的胸不舒服；人很想把渾身脫光，如同在月亮近前或天熱時在河近前似的。這是真的啊，我的上帝！以後，自然地，人是要有點躁的……不要瞅我好啦！像個小孩子似地，你瞅的是什麼呢？

然而，想到她在蜿蜒崎嶇的道上要迷路，我就不能夠把我的眼睛挪開了。

——你帶着一副新生下的孩子的面孔。

——蠢面孔啊？

——有點像。

她重結上了她的上衣的扣，說：

——馬上一定就要打彌撒的鐘啦……我要去禱告一下聖母。你今天走麼？

——我一拿到護照。

站起來，她整理她的裙子，她的臀部比她的肩膀還要窄，她全身是端莊而且苗條的。

——你往哪方向走？

——阿拉及那邊。你呢？

——我呀，我還不知道呢。我是要到那勒金克的。可是我不去都不定。我知不一定。

向我伸出她那柱棒的敏捷的雙手，她，臉紅着，向我提議說：

——在離別的以前，我們再擁抱一次罷！

而用一隻手擁抱着我，用另一隻劃了一個十字架，她說：

——別了，朋友。願基督，因你的善言，因你的行動，搭救你啊。

——我們一同走麼？

她從我的胳膊裏掠出去，一邊用一種堅決嚴厲的聲音說：

——那與我不合適……我不願意！如果你是

一個莊家人的話，是可以的，可是像這個樣子，有什麼好處呢？生活並不是按着時間計的，是按年計的啊……

而她，在向我送了決別的溫和的微笑之後，回到屋裏去了。我坐在樹幹上，一邊想着那個女人：她會找到什麼呢？我會永遠見不着她啦麼？

人打了晨更的鐘了；村莊已醒了好多時刻了，弛鈍地，一點不快活地，在激動着。

當去拿我的搭子，我進到屋裏的時候，屋子已經空了。一定是所有的那些人從那塊坍塌的牆垛直接地到馬路裏去了。

我到了市政府，拿了我的護照。我，想看一看到底我會找到路伴兒不會，就走向那塊空場去了。

同昨天一樣，在圍牆近處，從大俄羅斯來的一些人湊聚在那裏了；臉胖胖的那個奔開的男人坐在地上，背靠着——棵樹的幹，他那受了傷的臉更大起來，更醜怪了，紫色的浮腫把他的眼睛都給蓋上了。

有一個新來的，是一個白髮蒼蒼的小老頭，又乾又瘦，長着尖的頤鬚，戴着一頂褪色的天鵝絨的帽頭兒。他的臉沒有拳頭大；他的鼻子，如同肉食獸的鼻子似地灣灣着，是紅色的，有氣孔；一種險惡的狡猾閃灼在他的雙眼裏。

褐髮的歐列勒人和那個一點都不沉着的小伙子詰問着他：

——爲什麼你出來逛蕩呢？

——而你呢？那個老頭用一種細長聲說。他連人眼都不睜，一邊在用一條鐵絲拴一把冒烟氣的熱水壺的破爛的把兒。

——我們去作工去啊！

——我們是按着所吩咐生活着的。

——誰吩咐？

——是上帝擺！你忘啦？

老頭子漠不關心地，用一種簡當的聲調，回答說：

——你們無事在地上逛蕩，上帝是要用你們自己所捲起來的塵沙，唾在你們的身上啊……

——夠勁兒啦！大耳朵的那個小伙子喊着說，怎麼？基督和他的使徒們沒有在大地上到處跑啊？

——可是，那是基督啊！老頭子，裝腔作勢地，一邊把他那尖銳的眼睛抬向他那位敵對者，回答了。混障東西們，你們說什麼，你們要同什麼人比啊？我要叫可薩克人去啦，我啊……

這一類的爭論，我聽見有千百次了。這一類的爭論是同關於靈魂的論辯一樣令我噴飯的。

是得就路了。

寇涅夫，流着汗，頭髮亂七八糟的，不安地眨着眼，問我說：

——立亞山的那個女人，丹迦，你見着她了麼？沒有啊？啊！巫婆！她趁着夜裏走啦。昨天，人給我喝點東西，一定是燒酒啦。我，跟冬天的狗熊似地，足足地睡了一夜。她呀，她大概是同那個班開人走啦……

——那個人在那兒呢啊，我指着說。

——哎？可是人怎麼把他弄的哎，哼？一個真正的聖像哎……

他又起始用一種不安的神情向周圍瞅：

——她們倆都哪兒去啦？

大概是作彌撒去了……

——啊，是不錯的！一定啦！她把我捉住了，那個娘們，啊，怎好啊！

但，晨更之後，當，鐘歡愉地振响着，可薩克人穿着過節的衣服從禮拜堂裏出來，如鮮艷的流水似地，散在村莊裏的時候，我們就再見不着塔提亞娜了。

——她走了，寇涅夫悲淒地在牙齒裏說。可是我會再找得到她的……我是會把她再捉到手的。

我沒有相信他，我希望他找不到她。



五年之後，我在提扶利斯的麥持監獄的院心裏闊步，一邊在盡力猜測着是由於何種過失人把我下了獄。

表面上帶着一種如畫的嚴厲，牠，在內面，是



充滿着歡樂的或憂鬱的幽默家；那些人，在我瞅着好像是，得了“上峯的許可”，組成了一個票友（amateur）劇團，具着青年人的熱情，元氣，和不熟練，扮着囚徒，守卒，憲兵等等莫明其妙的脚色。

譬如說，今天，一個守卒和一個憲兵進到我那監房裏要領我去散步。我向他們聲明：

——我不去散步去行不行呢？我很難受，我不想去……

那個憲兵，是一個黃鬍的魁偉的美男子，很厲害地伸出他的手指，回答說：

——不能依着你啊。

那守卒，像一個通烟囪的人似地漆黑的，長着藍眼白的大眼睛，說着半通不通的俄羅斯話，一口咬定說：

——此地，人沒有願意不願意的權利，你知道罷？

我就散步去了。

在鋪石的院心裏，熱得是如同在火爐裏一樣。上邊，懸着一方平的混濁的塵埃埃的天空。灰色的

高牆圍着三面。第四面是門，在門上方是一座一見駭人的建築物。

從上高，屋頂處，鑽進來了褐色的苦拉河的怒浪的不停的鈍的波音；阿扶拉巴爾市場——城的亞細亞的那部分——的商人們的叫吼；一個助爾那哀叫了一聲，消殺所有的聲動，一些鴿子咕咕地叫着……我覺着像是在一個鼓裏面，在鼓皮上千百的棍棒在撫打着……

在三層樓和四層樓的窗戶處，一些當地人的毛亂的腦袋從鐵柱縫往外瞅着，其中的一個硬往下邊吐口水，他的目的顯然是要打在我的身上，但他徒然地消磨了他的力氣了。

又一個人用一種非難和氣憤的腔調向我嚷：

——哎，那兒哎！爲什麼你像一隻母雞似走着呢？抬起頭來哎！

人唱着一首離奇的歌，亂七八糟地，如同貓玩了好久的絨球似的。一邊往下唱着，一種高的，吼吼的拍調往長拉，苦惱地顫動着，越法越法深入在鉛暗灰塵的天空裏，隨後，驟然間，在咳的一聲之

後，如同一匹吓壞了的野獸似地怒吼着，鈍下去，消沒了。隨後，歌聲又如一架風箏以地昇了起來，從鐵欄出來，找熱烈的自由去了。

一邊聽着這首我朦朦朧朧懂得的歌——他的聲音向我說出來我心所理解，而沈痛地感動着我的心的一些事情——我，隨時望着窗戶，在獄中的陰地裏走着，我隨處見，嵌在一個鐵枝的方格裏，有一個憂悽詫異的面孔，長着藍眼睛，圍着一片黑鬍，不在乎似地亂七八糟的。我大聲問：

——寇涅夫麼？

正正是他：我記得很清楚的他那副眼睛，一邊閃着，定視着我。

我在我的四圍溜了一眼：我那個監卒，坐在樓門近處，陰涼地裏，在打盹兒，又兩個人在下棋，第四個人微笑着蹶着兩個囚犯汲水，隨着槓桿的節奏號喝着：

——Machki, Dachki, Machki, Dachki…

我走近了牆跟前兒。

——是你啊，寇涅夫？

我簡直不認識你啦，他嚶嚶地說，一邊很費勁地從鐵欄裏探出了頭來。可一點不錯，是我寇涅夫呀。

——怎麼你到了這裏啦？

——因為假錢……可是，完全是偶然的；老實說，是一點不關我的事。

監卒又醒了，他那些鑰匙如鎖練似地嘩啦嘩啦响着；他，昏昏沈沈地，吩咐我：

——不要在那待着……走遠點……在牆跟前兒，是不許的。

——院當心熱呀。

——到處都熱，他正確地察看了一下，隨又低下頭去了。同時，從上高處，落下來寇涅夫的低聲的問話來：

——你是什麼人？

——你記得立亞山的那個女人搭提亞娜麼？

——哎，他，慢慢地，用一種不快的聲，喊說，認識呀！可是我們一同受了制裁了。

——她也是啊？是為得假錢哎？

——當然啦！可是她也是偶然被捉住的，像我

似的。

我，順着牆，在悶窒的牆陰裏，慢慢地，走着；從地磨子的窗戶放散出來一種爛皮子和發酸了的面包的氣味，濕氣一股一股地昇上來；塔提亞娜的話語又使我想起來了：

——在大的憂苦中，小的歡喜是有代價的。

……她原想在地上建一個新村，創造一種較好的，新的生活……

我重看見她的面孔，她那自慢的貪慾的胸膛了。而，正在我想像着的工夫，從上邊，一些灰一般的灰色的，低聲的話語，落在我的頭上了。

——是她的情人，那司祭的兒子，幹的勾當，都是他弄的……人把他判了十年……

——她呢？

——塔提亞娜，瓦西利也夫娜判了六年，我也是六年。我後天到西伯利亞去，耗子進了籠子了！是在苦台把我們判決的；在我們家裏，在俄羅斯，是不會這麼苛的；此地人，是野蠻，陰險，兇橫……

——她有小孩子麼？

——她那種浪蕩生活呀？沒有，是不會有的了……司祭的兒子是個肺病鬼，那……

——我替她可惜。

——當然啦，生氣煥發的寇涅夫打嘯說。她底確是一個混蛋，可是她是一個優秀的女姓，簡而言之，是一個稀世的女人啊。只是她太憐憫人了。

——你又找到她了麼？

——幾時？

——在聖母昇天節之後啊？

——冬天，在仲裁節之後，我又得看她了，彼時她在巴東附近，一個老官僚家裏看小孩子；他的老婆跑掉了，於是……

可以說在我後邊有鎗機味啦咻啦地响，是那守卒關上了一棵大表的殼子了。他把表放在口袋裏，伸懶腰，張着大嘴，打哈欠。

——她有錢啊，大爺，若是她不這麼浪蕩，她可以生活得很幸福啊。但她的放蕩也是從她的憐憫來的啊。

看守者說：

——散步終了，哎……

——可是你，你是誰呀？寇涅夫繼續說。我記得起來你的模樣，可是我在哪兒會見你的呢？

我走向我的牢室了，被方纔所聽見的話氣得臟臟的，在台階的一個段上站了一下，我喊着說：

——別了，弟兄！向她問好啊！

——爲什麼你吵嚷，守衛，惱了，說。

在陰暗的廊中，飄浮着一種強烈的便所氣味；守衛者激動鎖匙，鎖匙作着一種乾燥的窮氣的聲音振响着，我微微地同他開玩笑，以窒止着我的憂苦，然而那是不叫我輕鬆的；至於他呢，開了我的牢室的門，氣憤地說：

——若是你能待上十年啊！

……我站着，在窗戶跟前。由牆壁的灰色的垛口，我瞅見了苦拉河的洶湧的水流，土人的破房子，貼在河邊的人家，皮舖房頂上的工人們的面影。帽子卡在後邊，一個哨兵在窗戶下邊，來回地走着。

……記憶 很不痛快地，列數着那幾十個蠢蠢

地白白沒落了俄羅斯人，心被一種廣漠的，無盡的，要持續一生的煩惱給苦痛地緊纏住了。



隱 者

在以慢坡降到黃色的歐迦河的樹林的峽谷深處，一條小河，潛在草裏，急流着。在峽谷的上邊，流着，白天蹶不見而夜裏潺湲着的，碧空色的河流，如金色鯉魚似的羣星在水裏游玩着。

在峽谷的東南岸上長着一片繁密的雜亂的叢林；在叢林的繁密裏邊，一塊岩石的突出處的下邊，挖了一個洞，由一個用粗樹枝編得很精巧的門掩着，在洞前是一個有數方尺的小月台，是用石頭砌得很堅實的。從月台，一些重石，降到小河裏。在洞的門口長着三棵樹——一棵菩提樹，一棵樺樹，一棵楓樹。

圍繞着這洞的一切東西，都做得很堅實，很細緻，目的是爲得耐久。洞內弄得也相當地堅牢：牆和圓天井都用粘土混汗泥所糊的柳條編成的；在一進門的左邊，修了一座小灶；在一個角隅上，起了一個祭壇，上邊，蓋了一張樹皮的簾子，以代替錦繡；在祭壇上，一個鐵架裏，有一個長夜燈，發藍的燈光，影影綽綽地，在簿明中，晃蕩着。

在祭壇後邊，有三個熏黑了聖影；幾包新的樹皮作的鞋，掛在牆上；一條一條的樹皮鋪在地上；一種乾草的香味充滿在洞裏。

這個住所的主人公是一個中身量，柱棒的老頭兒，但可以說他是滿身襤褸，遍體傷痕。他那紅磚色的面孔是醜陋的；一條深的傷痕，把他的左臉從耳朵划到下巴，把他的嘴給弄歪了，給了他一種又是嘲弄人又是苦痛的表情；因爲患痧眼的原故，他那對陰暗的小眼睛，沒有睫毛，在周圍鎖了一個紅邊；他的頭髮，一塊一塊鐵板似地，垂下來；兩塊禿瘡顯露出他那凸凹不平的頭顱，一塊小的，在頭頂上，又一塊露出了左耳朵來。然而，那個老人是，

如一隻白鼬似地，靈活而且銳敏；他那很古怪地剝了皮的雙眼很親切地睨着您。而，當他笑的時候，他的臉上的傷痕，差不多是在他那無數的軟的縐紋中消滅了；他穿着一件粗布的好的襯衣，一條藍色的麻線的褲，一雙結繩的鞋；他的大腿，直到膝蓋，是用兔皮包着的。

我在五月的明艷的一天，來到他那裏，馬上我們就成了朋友了；他留我過夜，等我第二次去的時候，他把他的的一生就講給我聽了。

——我的職業是一個拉大鋸的。他，躺在忍冬樹的陰下，向我講述說。——他脫掉了他的襯衫，叫太陽晒他那有肌肉的胸膛，他的胸膛是一點都不像一個老人的。——我鋸木頭鋸了十七年，是鋸把我的嘴巴子弄成了這個樣子。——人只叫我做拉大鋸的沙維勒。是一種苦的活啊，朋友：你在天空中蕩動着胳膊。你在臉上有一個網子，大木頭在你的頭上邊，你什麼都看不見呀；鋸開的木頭跌在你的頭上，啊！那可真側楣啦！我呀，我是歡喜快活的，我像鴿子似地生活着；你知道，有些鴿子高

高地飛到天上，飛到看不見的雲深處，閉上膀子，把他們的小嘴放在翼裏，哼，一下子跌下來了！好多好多摔死在屋頂上，或地面上。哎，那就跟我似的。我是快樂的，無害的，真正地天真漫浪的。媳婦姑娘像愛糖似地愛我呀——當真呀。過去的事呀。只一想起 都是歡慰啊。

而，從這一邊滾到那一邊，他作着一種响亮的笑聲笑着，如同一個青年人似地，但，在他的噪子里，帶着輕輕的呼喘。——小河重複着他的笑聲。暖風嘆息着；金色的可愛的陽光滑在天鵝絨般的春天的嫩葉上。

——我們嗑上一杯，朋友，沙維勒提議。去拿來。

我到小河去，小河鎮着一瓶燒酒。我們每人嗑了一小杯。一邊喫着面包和燻魚，老頭兒嘆美着說：

——很好的發明啊，這燒酒！

而，一邊舐着他那亂七八糟的鬍子上的灰色的毛，他接着往下說：

——這好。我不能嘔很多，然而，嘔一點，我就知道是好。啊！據說，最初釀燒酒的是個魔鬼。好東西，就是鬼作的，也是得感謝的。

閉着眼睛，他靜靜地憩了一陣，隨即驟然間嘍起來了：

——無論怎說，人是凌辱我了，凌辱得我見血啊！啊，朋友，人慣於至互相惡遇——這真是恥辱呀。在我們中間，良心，如一匹野犬似地跑開了。哦，往下講。我結婚了，閑言少敘；我的妻——她名字叫做娜塔麗——是一個好漂亮的女人，又正在好時候。我們生活在一起，很不坏的；她有一點好玩，可是我是一個跑外的人，我是不大在家裏的。哪裏我遇見一個較好的，較情深的女性，我就在哪里弄。那是通常的，不可免的事情；年青的時候，是沒有較好的啦。等我帶着錢回到家裏的時候，這兒那兒，人就同我說了：沙維勒，等走你的時候，你把你的老婆的裙子結住好啦！他們嘲笑我，咳！我啊，便宜上，我打了她幾下，隨即，我給了她點兒東西，撫弄着她：混蛋，爲什麼你叫衆人笑我呢？是我不

是你的朋友麼？是我是你的仇敵麼？自然她哭啦！他們撒謊，她說：當真人們是愛扯謊的。我深知。可是我沒有錯：黑夜把我老婆的事情報告給我了。若是她叫別人摟過，夜裏，你馬上告覺到的。

有什麼東西在他背後樹叢裏動着。

——什……！老頭搖着忍冬樹的枝子。這兒有一個小刺蝟。前一天，我把我的腳撞了。我到小河裏，他在草棵裏人是瞅不見他的。我把他的一根針植入我的腳趾里了。

他微笑着瞅着樹叢的那邊，一邊悸動着，繼續說。

——是的，我的朋友。於是我受了侮辱了，還要怎樣呢！我有一個女兒，塔莎，塔提亞娜。我，不用誇大，可以說那是無上的快樂；那你就知道她是一個什麼樣的女孩子了。是一個明星啊。我把她打扮得很好看。過年過節，她真是一個天人啊舉止，身材，眼睛……我們的那位教員，古慈民，外號叫做箱子，是一個很不機警的小伙子，他用一個人所不知的名兒呼喚她，而，當他嗑了酒的時

候，他哭，他請求我看着她。我就看着他，我走了運了——在我家裏人是不喜那樣的，人嫉妬我。於是人就揚風說我糟蹋了我的女兒，說我同他一起幹。

他，帶着一種不安的精神，在草上動搖着，從叢林上把他的襯衣拉開，穿好，仔細地扣好了領子。她的臉苦痛地壓攣着，使勁地緊閉着他的嘴唇，他那灰色的眉毛的幾根稀稀的硬毛塔在他那雙剝皮的眼上。夜落下來了。天氣很涼爽。有的地方，一個鵝鶉叫喚着：撲……撲……

老頭把邊峽谷裏扭了一扭，

——於是，烘曬起來了。古慈民，司祭，幾個農人，特別是婦人們，扯開了他們的長舌頭，到各處去吵嚷：去咬，又個人做缺德事兒了。這，真是出奇了；把一個男人趕走，我們就好了。塔莎哭了，沒法出屋了，小伙子們耍笑她。衆人都滿足了，都開心了。我們走罷，塔莎，我說……

——可是你的女人呢？

——我的女人嗎？老頭，驚訝，問了一聲。可



是，她已經死了。但：那是在以大前，在塔莎十三歲的時候……她永是逆着我的，那是一個壞女人，是不真的……

——可是你說她好啊，我提醒那老頭說。

這一點沒有叫他爲難；他搔着脖子，捻着鬚鬚，一邊想着，靜靜地同我說：

——什麼東西證明我說她好呢？人，一輩子，都不是壞的啊。有時，壞蛋是也值得讚美啊。人不是一塊石頭，而且，石頭也是與時具變啊。一點都不要疑惑呀，她是自己死的呀。要知道的，是她的真情，她是缺少真情的。有些次，夜裏，你同她玩，突然她就氣絕了，死挺挺地待在那裏。而且那使着人害怕……

他那有點嘎啞啞啦的，唱歌般的，溫和的語音的聲響，在晚夕的熱空氣中，與草香，風息，和小河擊石的輕的波音混在一起，融在一同了。若是他沉默，夜就要不完全，不大美，不大引人了。

沙維勒，以一種驚人的流暢，說着話，一點不尋求字句，以愛潤飾他的思想，如同一個小姑娘裝

飾她的洋娃娃似的。我已經聽見好多善說話的俄羅斯人，他們，非常想用華麗的話語，時常，甚至幾乎時時，在他們的談話的複雜的組織中，把事實的細的線索給弄沒了。但沙維勒，用一種非常動人的單純，一種非常清朗的單純，組織他的故事，所以我很怕用我的問題給他打斷了的。

我往下聽着他那種雙關的話語，那老頭在我聽着像是有好些個活寶石，那些活寶石的魔力是能掩住不正和犯罪的謊騙的；我了解了那是怎麼回事，然而我任憑被他的話語的魔力捉着。

——哎 我的朋友，現在那事件開始了。人叫人找來了醫生；那個謊張傢伙把我的塔莎渾身詳細檢查了一遍，同他一起還有一個人，頭禿禿的，帶着金釧。大概是承審官。那個人問塔莎：誰，幾時？她不作聲，她害臊。人把我逮捕了，把我帶到戒裏，下了獄。我到了那裏。那禿子向我說：“你招罷，那你少少吃點苦 就行啦。”我很歡喜 地就向他說了：“大人，請您叫我在聖骸節之後到契也府，求免罪去罷。”他說：“招了，是很好的。”那個不着人愛

的禿傢伙，他算把我騙了。我什麼都沒有招出，我，只是由於倦怠，冒出了那樣的一句話呀。我厭倦，我是不慣於住牢獄的，我的周圍盡是賊，殺人犯，和骯髒的人。隨後，我向我自己說：他們要把塔沙怎的呢？他們弄得拉拖了一年多，隨後，開始審判了。塔沙也來了——戴着手套，穿着長靴，渾身上下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一身藍衣服，如同是一片雲彩似的，人覺着從裏邊看得見心靈似的。全法庭，所有的人，都瞅着她。你要知道，朋友，這一切是如同一場夢一樣啊。在塔沙的傍邊，有馬丹安特西福羅娃，那是我們的女城主，是一個鯽魚般的女性，是一個最陰險最壞的東西。啊，我想，這傢伙要把我骨都給喫了的，要把我吞了的呀。

他，帶着一種特別的溫和，笑了：

她有一個兒子，叫馬太，阿萊格謝宜維持。我把她當作了一個混蛋，一個討厭的小孩子看。滿面利白，一滴血也沒有，戴着眼鏡，長着司祭樣的頭髮，一片逗人笑的頰鬚，時時在一個小本裏記着歌和故事。是個很和善的小孩子，你要向他要

任何的東西：他都給你的，農民們揀他的便宜；一個要鏟刀，又一個要木頭，第三個要面包；不管他們自己用着用不着，他們儘管拿。我同他說：阿萊格謝宜維持，爲什麼你什麼都給呢？你的父輩們，祖父輩們，掙錢，聚錢，不怕罪孽，活活地剝人皮，而，你竟反對啦。人們的苦楚，你是莫不關心的罷？——須要那樣，他說，他不是很聰明的，但，無論怎樣，他是具一副和善的心。以後，總督把他發配到中國去了。他同總督使蠻橫，於是總督把他打發到中國去了。啊，訴訟啊……我得了一個辯護者，他說了兩點來鐘話，他弄得人直搖擺手。塔沙也爲我作辯護……

——可是你同她弄過麼？

他，如同尋找他的回憶似地，反想了一陣，隨後，漠然地，用他那剝了皮的眼睛，目送着一隻鷓鴣的翱翔，說：

——同女兒弄這是有的。並且，有一個聖者，同他的兩個女兒弄得過的，從他那兩個女兒生了先知亞伯拉罕和以撒。可是，至於我的事呢，我是

不說的。當然，我是同他玩的啦，冬天，夜是很長的，人倦怠啊。特別是慣於到處跑達，慣於這裏那裏去的人，而我就是那麼一個人呀。我給她講故事，故事，我是知道好些的。故事是編的，那令血熱啊。而塔沙

他閉上了眼睛 搖着頭 嘆息了。

——一個希世的美人呀！我也是的，同女人在一起我是受不住的，我簡直同瘋了一樣。

老頭突然間生氣勃勃了，嘆美着，帶着傲慢，在嘴裏說：

——獸我，我的朋友，我現在六十七歲了，可是我還能把任何女人弄得閉口無聲啊。這麼回事！五年以前，幾匹真正的母馬央求我：沙維勒羅什迦，我的寶貝，夠勁兒啦，我幹不動啦。由於憐憫，我放開了她，八日以後，又是她。——怎麼，你又來啦？來啦……女人，朋友啊，那是一件大事啊。全世界都想女人啊，鳥，獸，以至於最小的昆蟲，都是為那個東西活着啊！不為那個，是為什麼活着呢？

——可是到底你女兒在審判廳裏說了些什麼

呢？

——塔沙啊？她編造了些個話語，是安提西福羅娃教給她的。——安提西提羅娃是需要我的。她說她自己做的缺德事，而我是沒罪的。於是人把我放開了。在他們人那裏，那一切是沒甚意義的，是爲得露一露；你看我們是如何地守法啊。那些法律，那些規則，那些文卷，那一切，都是騙人的玩意兒；那都是無用的長物。每人照着自已心願生活着好啦！那會是較合適的，較痛快的。我這樣，我生活着，我不妨礙人，我待在我自己的地方……

——那些殺人犯呢，你要把他們怎的呢？

——得殺了他們，沙維勒決斷地說，殺人的人，是得立刻也把他收拾了的，不要當熊貨。人也不是一個蚊子，也不是一個蒼蠅，混帳東西，他同你有同樣的價值呀……

——而賊們呢？

——你真蠢，若是沒有東西可偷，怎會有賊呢？在我這裏，有東西可偷麼？沒有多餘的東西，就沒有羨妬，沒有貪慾……賊是從哪兒出來的呢？由

於東西多。賊礮着：啊，這有東西啊！於是，他就弄點兒什麼……

天已經暗了，黑夜散漫在峽谷裏。一隻鷓鴣咕咕了三聲，老頭聽見了聽這駭人的音聲，微笑着說：

——他住在這跟前兒，一個樹窟裏。有時，在他沒得工夫藏起來之先，太陽就襲了他一下，他就在太陽光裏待着。我過路之間，向他吐舌頭：哎，混蛋？他什麼都不歇，就不作聲了。如果小鳥們瞅見他，那他就倒楣了。

我問他爲什麼做了隱者。

——是這樣：我往前走，往前走，隨即我站住了。這一切是因爲塔沙啊。安提西福羅娜操縱得很不壞，在審判之後她沒有叫我見她，她同我說：我知道一切的實情，你沒到徒刑場得感謝我，但是我不能把你的女兒交給你的，她的確是一個壞種……我在地周圍轉轉看，可是我歇清楚是沒有辦法了。於是我走了。我到了契也府，到了西伯利亞。在那裏我掙了好多錢啊。我回到家鄉來。安提西福羅

被火車輪行壓碎了。至於塔沙呢；她同苦爾什科的一個看護卒結婚了。我到苦爾什科去，可是那看護卒已經到波斯去了，到烏重城里去了。我到了沙里汀，從那裏我上了船，我由海路到了烏重。可是塔沙，她死了。我看見了那個看護卒，他紅鼻子，紅鬍子，總是很快活的。一個醉鬼說：“你大概是他的父親罷？”“不是，我說，她的父親，我只是在西伯利亞遇見過他，”我不想叫一個異鄉人知道是我。於是我到新亞圖施去了。——我險些在那兒站下，那是一個很好地界。以後我看出來那與我不相適。海吼號着，攪轉着石頭，阿卜卡慈人徘徊着。地方是起伏不平的，周圍都是山，黑洞洞的夜，如同是淹沒在瀝青裏似的。熱呀！我因到在了此地，在此地我現在是第九個年頭了，到不無用處。我蓋房子，我栽了一棵樺樹，在三年之後，我又栽了一棵小楓樹，隨後，又栽一棵菩提樹，你歇啊？朋友啊，我是人們的一個大安慰者啊，禮拜天到此地來，你就要看見，你就要聽見了。

他那類人總放在口頭上的上帝那個字眼，他



幾乎是概未提過。我問他祈禱得多不多。

——不。不太多，老頭，閉看他那剝皮的雙眼，沉思地，回答說。起初，我堅誠地祈禱；有時，我劃着十字架，幾點鐘幾點鐘地跪着。慣於拉鋸的我的胳膊是不累的，我的背也不累。我行好多里路都不會喘的。可是是這麼回事：我的膝蓋的骨頭裏是不舒服的。於是，我就反想了：爲什麼我祈禱呢？是有什麼目的呢？我應有的我都有了，人們都尊敬我，而，我要擾亂上帝啊！上帝他有他的事，爲什麼討他厭呢？人們的無聊事是應當離他遠點的。上帝他注意我們，而我們不注意他。於是我這樣想：上帝是要人們活着的，他沒有工夫理像我這一個平庸的混蛋。現在，我夜裏睡不着的時候，我簡潔了當地出了我的洞，我坐在這裏任便的一個地方，一邊歇着主的天空，我一邊想：牠如何地運行啊？那是一種很慰快的勾當，朋友，那有我說不出的點，是瞪着眼醒着作着一種玄妙的夢。人不像祈禱時那樣的累。我什麼都不求他，我也不勸別人求他什麼。等我歇出是必要的時候，我向這一

個人和那一個人說：要憐憫上帝呀！來，你要看出我對他上帝和對人是如何地有用啊。

他，毫不誇張地，具着一個熟識自己職業的工匠的平靜的確信，說着。他那沒有眼毛的雙眼歡愉的微笑，把他那有創傷的面孔的醜陋給掩蓋住了。

——冬天我怎麼生活呢？就是在冬天，我家裏都煖烘的。可是，因為雪的關係，人們是很不容易來看我的；我有時候兩三天沒面包吃。有一次，我待了八天沒吃東西，我是非常衰弱了，以至我失掉了知覺。然而，來了一個小女孩子，她把我弄得還醒過了。她是修道院的修鍊者，以後她同一個教員結婚了。是我給了她那個意見的。‘蘭邊，幹什麼你進修道院呢？我同她說，這對你會有什麼用呢？’——我是一個孤兒，她回答說。——你結婚好啦，那你就不要為是個孤兒啦。”有一個班特索夫教員，是一個很好的小孩子，於是我勸告他說：“密沙，好好相看相看這個姑娘，”是的。以後不久，他就同她結婚了。事情進行得很好。冬天，我到沙羅府，歐普全那，到狄維也府的修道院裏去——此地，各處有好

多僧院啊。可是和尚們不喜歡我。他們總請我到他們那裏，因為我已入了僧界，是住修道院的。那與他們有利益，那能拉人，可是我不願意那樣，那與我不合適。是我是一個聖者麼？我僅僅是一個平和的人啊……

笑着揉着自己的助骨，他，感激地，說：

——反面，在修道女那裏，我到是一個受歡迎的客人，她們愛我，是的，她們是愛我的。我不是吹牛，是眞事兒啊。我認識所有的女人，朋友，無論是貴族血統，是商人血統，無論是什麼女人，我都認識啊。至於平民的女人呢，她，在我看是如同我的靈魂一樣的透明啊。我瞅他們的眼睛裏頭，我就明白了一切，他們一切的愛慮了。牠們的事情，我是可以講給你的。

他又硬讓我：

——你來，你會看得見我怎樣講論他們的。再嗑上一杯。

嗑完了酒，他半閉上了雙眼，一邊搖着頭，又不勝激賞地，說了：

——這酒很有益處啊！

人啾着春天的短夜融化了，清冷落下了，我提議點火。

——點火幹什麼？是你冷啊？我呀，我是一個老頭子，我都不冷，你，你冷啊？那麼，到洞裏躺着去好啦，你瞧，朋友，若是點上火，蠕蟲就該一堆一堆地到裏邊燒死了，我不歡喜那樣。對於他們，火是他們所要墜入的網羅啊。爲一切火的父親的太陽是不殺人的，我們，爲得烘一烘我們的骨頭，我們要燒殺這所有的蟲子啊，不，不行……

我同他合意了：是不行。於是，我到洞裏去了。而他呢，他在外邊又動搖了好多工夫，在小河裏跋涉着，不知道走到哪兒去了。我聽着他那情深的語音：

——跑……不要害怕，小膿包……跑……

隨後，慢慢地，用一種顫動的聲音，他唱起來了，如同是他在搖着一個人似的……

等到我醒來，出了洞的時候，沙維勒，跪着，很巧妙地編着席子，向着在樹叢裏狂歌的一隻桀鳥說：

——哎，唱歌罷，這是你的時候了。

——你睡好了麼？去洗臉去，我已經弄好茶了，等着你呢……

——你啊，你沒有睡呀？

——朋友：你說我呀？一死，我就要睡覺的啦。  
在峽谷上方，輝耀着五月的碧空。



三個禮拜之後，一個禮拜六的晚刻，我又轉到他那裏了；他如一個老朋友似地款待我。

——我啊，我已說過了：那個小孩子，他把我忘了。啊！你又帶燒酒來啦！謝謝！還有白面包啊？你看牠多麼新鮮啊！你真是客氣啦！你真是好啦！人得愛你啊；人們是愛好人的，他們知道他們的利益是在哪裏。有腸子啊？那我不喜歡。那是給狗吃的。你吃好啦。可是魚啊，我很喜歡啊。這是一條好魚啊，是從卞斯畢言海來的，我知道。怪東西，你化了約有一塊半錢呀。依然是多謝的。

我瞅着他像是更有元氣，更快活地發光了。我覺着暢快，歡喜，於是我想：

——他媽啦的，我大概是遇見了一個幸福的人了罷？

很精明地，很敏捷地，他作着一個善良的家主的事務，他整理着我的禮物，從他身上各處，如火星似地，迸出來溫和的、迷人的，醉人心靈的這些俄羅斯話。

他那柱棒的，如蛇一般靈活的身體的動作，很華美地、同他那簡潔的話語相調和着。雖然他的臉滿是傷，他的眼睛沒有睫毛，——人可以說那是爲叫人好好瞅，更大膽地瞅，特意地弄撕裂了的，——他瞅着大致是很美的，他具着有複雜的，五花十色的雜錯底人生之美。他的外表的醜陋，却給那種美施了下線了。

又是，差不多整夜間，他放開大嗓門，大大地張着歪斜的，裏邊閃灼着白而尖的白駒般的牙齒的嘴，笑着，同時，他的灰白鬚鬚哆嗦着，他那稀稀的口髭倔倔着。在峽谷深處，一切是靜靜的，同時，

在上高處，風飄蕩着，松樹的梢頭搖動着，櫟樹的硬的葉叢颯颯作響，天河，蓋着雲的灰色的泡沫，騷鬧地激動着。

——什！老頭抬起手來，作一種勸諭的樣子，喊道。

我傾耳靜聽一下。是萬籟無聲的。

——狐狸來了，他的窩是在那裏的。獵人們問我：老爺子，是不是有一隻狐狸從這兒過的？我跟他們撒謊：你們想這裏會有什麼狐狸呢？我不喜歡獵人們。叫上帝喜歡他們的媽媽好啦！

我注意到那老頭有時是很想撒幾句俄羅斯的下等的蠢話的，但，覺出來那與已不相宜，他就僅僅地說：上帝愛你的媽媽！或者其他的無意義的話語了。

嗑了葷香草泡的燒酒之後，他，閉着那有傷痕的眼睛 向我說：

——真是好酒啊！多謝多謝！好的東西，我都非常歡喜的。

我不大很知道他對上帝的態度，我很慎重地

同他談到那一個問題，他起先用住在修道院中的職業的信者，巡禮者所慣用的話語回答我，但我感到那種話語是令他很覺費勁似的。我沒有弄錯。走到我跟前，低下聲，他，突然間，很興奮地，起始說：

——朋友，待我講給你聽，有一個可愛的法國人，是一個法國的司祭，一個如禿鳥般的黑的小司祭，他的小頭頂上削了一塊頭髮，鼻子上帶着金絲眼鏡，長着小姑娘一般的小手，一個真正的上帝的玩物。我是在波茶也府的一個修道院中遇見他的，那個修道院離此地很遠啊，是在那兒……

他用手指着東方，印度的那方面。伸開腿舒展着，背靠着岩石，他繼續說：

——在四外是住着波蘭人——是一個生地界——是不在我們這塊土上的，我同一個和尚扯閉白；他同我說：“須得常常地懲制人的。”我啊，我微笑了說：“若是認真地依罪處罰人的話，全世界是都得受處罰的，那人就沒有工夫作事啦，我們天天盡該打人玩啦，除了打人我就不用幹別的啦。”那個和尚惱了，拿我當混蛋待。於是他就走開了。方



才說的那個小司祭是坐在一個角隅上的，他跑到我跟前來，同我談起來了。啊！真是一個妙人！朋友，你聽我說好啦：在我覺得，是如同施洗的約翰似的。話語令他很感困難：人不能用外國話把我們的意思全說出來的，但，雖然那樣，但他說話是帶着真摯的深情的。我歇出來，他說，您——他是永遠用您字稱呼我的——您是不相信和尚的。啊！那很好！上帝，據他說，對人們是沒有惡意的。他是人類的誠摯朋友。只是，因為他的和善，這一件事情是會有的，他把我們的生命溶在淚里，如同把砂糖溶在水裏似的，水被弄溼了，水髒了，那我們就感不着上帝了，我們既感不到了，我們在我們的生命裏就注意不到上帝的味道了。但他是依然擴散在森羅万象中的，他，一個小小的星火似地，住在每人的靈魂裏。他說：須到人裏邊去找上帝去，須把人集成為一團，而，在活的靈魂的主集合在他的全部的力量裏的時候，那時，撒旦就要來跟主說：“你是偉大的，主，你的力量是宏大的，我以先不知道，我請你，原諒我啊。現在我再不能反拗你啦，請收

納我作你的僕役罷。”

老人很丹誠地說着，在他那憂悽的臉上，他那膨脹的臉皮異樣地發着光。

——到那時候，一切的紊亂，一切的惡，一切的地上的爭吵，都要歸終結了，所有的人都要歸到上帝那裏，如同百川歸巨海似的……

他，一邊說着話，一邊按着自己的喉嚨，打着自己的膝蓋，作起來嘎啞嘎啞的笑聲來，而同時很快活地接着往下說：

——那一切都是在我的心裏的，我心裏頭非常地明白，叫我不知道得跟那個小法國人說什麼好。我可以同你擁抱麼，我的基督的形象？我們擁抱了，我們倆都流淚了。——我們是如何地哭啊！如同一個小孩子們遇見他們的久別的父似的啊。然而，我們倆是都老啦，——他，在他那塊削髮周圍，已有灰頭髮了。於是，我跟他說了！“我的基督的形像啊，你對於我，是如同施洗的約翰似的啊。”我叫他做：基督的形像，我自己也笑了；他像一隻椋鳥，我跟你說罷，和尚是時時凌辱他的；“您

是一根真的釘子”，他說。是不錯的，他是像一個釘子——尖尖的。你呀，朋友，他是當然不能理解那一切的快活的，你是有教養的，你什麼都知道，可是我呀，在那個時候，我是一個瞎子啊，我是什麼都不知道亂撞着走啊。——上帝在哪兒呢？而他一下子就把我給啓示明白啦；請你想想，那時我該如何呢？我呀，我是簡簡單單地把他的話講給你的，但我們是直談到天放亮啊。他給我講了好多好多的話，我只記得起核，殼子我已弄掉了。

他不作聲了，好一個獸似地喘氣。

——怕要是下雨啦罷？是不是？

他又喘鼻氣，安靜之後，他斷定說：

——不會，是不會下雨的，是晚上的濕氣落下來了。朋友，我跟你說罷，所的那些法國人，和別的國的人，都是有很高的教養的啊。在迦洛珂府或波勒塔娃的省裏，在大公府的家裏，那管家人，是一個英國人，他歇我，瞅着我，隨後，他把我叫在他的房間裏，同我說：“哎，老頭，這是一封秘密信，你把他送到某處某人。你能夠麼？”爲什麼不能呢？到哪

兒去對我都是一個樣的，到那指定的地界是有一百的俄里啊。我拿了那個包，用一根繩把他拴上，把他放在我襯衣里，肚子上。我就走啦。我到了那個指定的地界，我請求見莊主。當然，人趕我，人捶我啦。我想：啊，倒楣蛋，您的肚子凸得像一個山似的啊！那小包兒是用紙包的，因為汗的關係都弄爛了。我瞅出來了那是一筆錢，一大筆錢，約有三百盧布。我害怕了：如果有人瞅出來，晚上給我偷去呢？怎好呢？我坐在地裏一棵樹根底下，一位紳士坐車在過路。或者那就是我要找的那個紳士罷？我攔住路，搖晃着我的棒子，車夫用鞭子打了我一下，但那紳士叫車停住，而且把車夫也打了。“現在，我說，請您收下個祕密的小包。”“好，坐在我傍邊罷，我們走好啦。”我們就走了，他把我領到一間很闊氣的房間裏，問我說：“這個包裏是什麼？”“叫我說 這是錢，汗把紙都浸爛了，我瞅見了。”“是誰結你的？”“我不能跟你說，人不叫說，”他向我囑說：“我把你送給檢查官去，把你關起來。”“好，我說，要怎麼就怎麼。”他想要吓嚇我，可是我

不害怕。突然間，門開了，那個英國人在門口出來了。那是什麼意思呢？那個人，他笑了。他坐火車在我以前就到了，他在那兒等着：要看一看到底我來與不來。他們倆好久就知道我到了，他們看見僕人們趕我了。是他們吩咐人趕我的，是他們跟我開玩笑，要試探我一下，要試探試探我把錢帶來沒有。他們使人把我沐浴了，給了我乾淨的衣服，請我同他們一同吃飯。是的，朋友……不錯，我跟你說罷，我們吃飯了！嗑酒了！你要知道，你把那酒往下一吞，你簡直閉不上嘴呀。那令你發燒，那有一種美味，他們使我嗑得很多，都把我喝吐了。第二天，我還是同他們一同吃飯，我給他們講過各種事情，他們是不勝愕異的。那英國人嗑醉了，他指出俄羅斯人是人中的最不可思議的。他作出些什麼事是誰都估不到的。甚至他用拳頭捶掉子。那筆錢，他們給我了，請您收下罷，他們跟我說。我收下了，雖然我從未曾愛過錢。錢是從未曾叫我關過心的。但我是很愛買東西的。有一次，我買了一個洋娃娃；我在馬路裏過，我看見一個洋娃躺在玻璃窗

裏，完全同一個活迸亂跳的孩子一樣；他並且還閉着眼睛。我把牠買了。我把牠帶來帶去帶了四天，我坐下，我從搭子把他拿出來，我歇着。以後，我把他給了村子中的一個小姑娘了。她父親問我：你偷的麼？我回答說：是的。說是我買的，我覺得是可恥的。

——同那個英國人在一起結果如何呢？

——他們叫我走了，結果就是那麼回事。他們握我的手，給我講了一大堆話：我們很歡喜，請原諒我們啊……我得睡一會兒啦，朋友，明天，我還有硬活兒呢……

躺下睡覺，他向我說：

——我是一個怪人。有時，突然間，歡喜就捉住了我，氾濫到我的內面，我的全心里，令我跳起舞來！當真，我跳舞啊。人嘲笑我，可是我跳我的。怎麼？我沒有孩子。有誰叫我怕醜呢。

——是心靈耍着玩啊，朋友，他用一種低的沈想的話音，繼續說。心靈是無定性的，是突然間就叫很滑稽的事情給牽引住了的，牠逼着你待在那

里。我是任憑叫一個小姑娘給捉住了——那又是洋娃娃一類的故事。我是在一塊田莊上遇到那少女的。一個約有九歲的小姑娘，坐在一個池塘邊上，用一根小槓兒打水，流着淚。她那小臉兒浸着淚珠，如一朵浸着露水的花似的。一直到她的小胸脯處都是淚了。不用說，我是坐在她旁邊啦：“爲什麼你哭呢？天氣這麼晴朗，你哭啊？”她惱了。“滾開，”她同我說。但我是很強執的。我叫她說，她就對我說：“不要到我們家里來，我媽媽是壞蛋，我爸爸是壞蛋 我的哥哥也是壞蛋。”我自己笑着，但我沒作出害怕和相信她的神情來，而我胆胆怯怯地重複說“哎，哎，哎！”於是她把她的臉依在我的肩上，倚着我嗚咽起來了，她渾身都顫慄了。其實‘的不幸是沒有壓得她怎麼厲害。他的父母是到離那三里的地方去串門去了。爲得罰她，他們沒有把她帶去。因爲她耍脾氣，要穿別一件衣服。當然，我替她同情，我非難她的父母啦：“哎，哎，哎，他們是壞蛋啊！”而她同我說：“你把我帶去罷，爺爺，我不願意同他們在一起啦。”——“把你帶去？那有什

麼。開步，走罷。”於是，我把她引到她父母吃酒席的地方了。她在那裏有一個朋友，叫珂立亞，是一個真正的輕佻的傢伙，那是她的悲哀的全部的祕密。自然是所有的人都嘲笑她啦，她的臉是比大烟花都紅了。她的父親並且給了我五十個銀戈貝。我走了。我的朋友，這你相信麼？我的心靈是拴在那小姑娘身上了。我已不想離開她，和那塊土了。我在那周圍轉轉了一個禮拜。我想再看見那個女孩子，同她談話。那真是可笑的。可是，我是非常地想那件事。爲得調養她那個小的胸部，人把她帶到海岸上去了，我則拖來拖去，如一隻狗似地楞徨着。就是那麼一回事。是的。心靈是一隻任性的鳥，人不知她向哪兒飛……

差不多是睡着，或者是如同作夢似地，那老人，一邊打着呵欠，間續地說着，隨即，如被一陣冷雨澆了似地，他又振起精神來了：

——上年，秋天，城里的一個貴婦人來看我來了；她是這麼樣，那麼樣，瘦瘦的，不美，可我看對了眼了。主！只要我能享有她一夜啊！以後，人就是



把我切得一塊的，把我碎屍萬段，把我五車分屍，那我也是毫不懼怕的。無論怎麼死，我都可以忍受的。而我乾脆地跟她說：“去罷，我哀求你，別叫我傷害着你。我是不能同你說話的。去罷。”我不知她懂了沒有，可是她立刻就走了。我因為她，待了好多天未有睡覺。我怎作都是白搭工，我總是看見她在我眼前。然而，我是一個老人……是一個隱士了。心靈不認亂律法了，不計數歲月了……

他一邊啜着，一邊動着他那紅眼邊，在地上伸直腰了，隨即，他說：

——哎，我要睡覺啦。

他用他的長外套包住了他的頭，不作聲了。

天一放亮，他醒了，瞅了瞅陰雲沈沈的天空，急急地向小河走下去了；在那裏，他脫掉了衣服，一邊呼吸着，把他那柱棒的褐色的肉體從頭到腳洗了一遍，向我喊說：

——哎！朋友，把我是襯衣和我的褲子給我拿來。在房子裏呢。

在穿上了——直到膝的一件襯衣和一件藍布的

剃子之後，他，用一把木頭的木梳梳他那濕淋淋的頭髮。差不多是很美的，漠然地像一副聖像似的，他同我說：

——我每天，在接待人之前，總是要洗得乾乾淨淨的。

吃茶的時候，他不肯嗑燒酒。

——不行。我並且連東西都不喫的。我只要嗑茶。須叫一點什麼東西都不要充上腦袋裏去，須要清清爽爽的。作這些事情，頭腦的爽快是必要的。

過了正午，人們起始來了，但直到那時老人是沉默地，憂鬱地，待在那里的。他那雙生動的快活的眼睛具着一種集中的視綫。他的動作沉重起來了。他時時蹶向天空，聽着微風的颯颯聲响。他的臉伸長了，更醜了，他的嘴差不多是沉痛地收縮着。

——有人來了，他，驟然地，低低聲，向我說。

我是什麼都未聽見的。

——有人來啦。是幾個女人。你呀，朋友，你跟誰都不要說話啊。你別擋害。你會叫她們害怕的。

你稍微離開點好啦。慢慢地。

兩個女人靜靜地從樹叢里出來了。一個是中年的體質豐滿的女人，長着溫和的馬眼睛，他一個是年青的，具着肺結核性的可怕的神情；兩個人都帶着一種害怕的梯子佞勁揪我。我攀上了峽谷的坡。我聽着那老人講話。

——沒什麼，他不會打攪你們的。他是一個天真漫瀾的人。什麼他都不計較的，他不管我們的事情……

用一種顫慄的話音，一邊咳着，一邊出着尖聲，那青年的婦人快嘴地，激憤地說着；她的朋友，用一種鈍調的低聲，在她的話語之間參上了三言兩語，同時，那大慈大悲的莎維勒用叫我聽不出是他的一種聲音，喊道：

——是的，是的……他們是那樣的罷，哼？

那女人，脆脆微微地嗚咽着，哭起來了。於是，老人用一種唱着的聲音，向她說：

——等等，親愛的，夠了，聽我說……

我覺得像他的聲音已不啻啦嘎啦的了，他的

聲音奇異地令你想起啄薊鳥的純朴的歌唱來。透過樹的網，我看見他向着那個女人拱着身，直對着她的臉說話，而，她則很不舒暢地坐在他的旁邊，把手掌按在胸上，把眼睛睜得很大的。她的朋友搖着她那傾在一邊的頭。

——人把你凌辱了，人凌辱了上帝了，老人高聲地說，他的話語的那種有力的差不多是快樂的腔調，清清楚楚地，是與語話的意義適成其相反的。上帝，他在那兒呢？在你的心靈裏，在你的胸後邊，是住着主的聖靈的。妳那些混障的弟兄用他們的嘲罵所侮辱的即是他呀。那些混蛋，是應當可憐他們的，他們做的不對了。因為凌辱上帝，是如同人凌辱你的小的小孩子一樣啊。

向他用一種唱着的聲音重複說：

——親愛的……

我顫慄了；那個那麼小的那麼常見的語句，我往常聽牠時，承受牠時，是從未有過當時的那樣勝利的溫情浸入我的心里的。現在，老人，低低聲，話說的越法地快了，把手放在那女人的肩上，他慢慢

地擁着她，那女人軟軟地搖動着，如同是她打盹了似的。坐在老頭兒腳跟前兒，一些石頭上邊，那個肥大的女人很在意地把她那藍裙鋪成扇面形了。

——一口豬，一條狗，一匹馬，無論什麼畜牲，都是相信人的道理的，妳的弟兄們是人呀，那你不要忘啦。並且，請你告訴老大，叫他禮拜日來我這兒來……

——他不來，那個大個的女人說。

——他要來的！老人用一種確信腔調喊道。

又有一個人下到了峽谷來，土塊子滾着，灌木的枝颯颯作響。

——他會來的，莎淮利重複說，現在，平平安安地回去罷。一切會順利的。

那肺病女人站了起來，靜靜地，在那老人前深深地鞠躬。把手放在他額頭下邊，她托起他的頭來，同他說：

——你要想着。你把上帝帶在你的心靈裏了。

她重又給他行禮，同時遞給他一個小包。

——願上帝照顧你……謝謝，朋友。去罷……

去罷……

而他在她身上比劃了一個十字架。

在灌木叢裏出來了一個寬肩黑鬍的農民；他那嶄新的，粉紅色的襯衣，從他的皮帶跑出來，作着些硬摺膨脹着。他沒有戴帽子。他那亂蓬蓬的蒼白的頭髮，隨隨便便地，一縷一縷地，垂落在各方面。他那副小熊眼睛，在他那蹙着的眉毛下邊，投射出一種像要打仗似的視線來。

給那兩個女人讓了路。他用眼瞟着他們，使勁地咳嗽，搔了搔自己的胸脯。

——好啊，阿萊夏，老人，微笑着，說。有什麼事情啦？

——我到這兒來了，阿萊夏，用一種鈍聲回答。我很想同你在一同待一會兒。

——好，我們坐下罷。

他們坐着待了一陣，互相地瞅着。隨後，他們同時地說話了：

——你作活了麼？

——我作膩啦，神父……

——你是一個堂堂的莊家人呀，阿萊夏！

——若是我有你那樣的和藹麼……

——你是一個很有勁氣的莊家人呀……

——氣力有什麼好處？若是我有你那樣的心靈麼……

——你身上有了火啦……任何的別的驢子都會失望的……

——可我呢？

——你呀，你不的！你完全好了……

——我有一個壞心，那農人大吵嚷地說。

他血淋淋地咒罵起他的心來了。但老人用一種平靜的，肯定的聲調說：

——你有一個通常的心，一個入心，一個不安的心；但我不憂不安，他是要求休息的。

——是不錯的，神父……

他們這樣對談有半點左右鐘。那農人講到一個兇橫的險惡的人，各種倒運使那個人生活吃苦，莎淮利則講到一個完全另一個人：強壯，在工作上非常耐苦，手把什麼都不空放過去。心靈是善良

的。

滿嘴牙都微笑着，那農人說：

——我同彼得和好了……

——我知道了。

——我們和好啦。我們一同嗑酒了。我跟他說：“鬼，你怎麼啦？”他說：“你呢？”真是個爽直的莊家人，他媽啦的……

——你們倆是一個上帝的兒子啊。

——一個好莊家人。特別是聰明：神父，我結婚好麼？

——不結婚怎麼辦呢？同她結婚好啦。

——安菲莎啊？

——就是她。他是很會過家的啊。又好看又柱棒！她是一個寡婦啦，他同一個老頭子生活過，她受了很多苦啊。你要跟她好好的。聽我話……

——我要結婚的，是真的……

——就那麼辦好啦……

隨後，那農人講述關於一隻狗的一段很亂雜的故事；他說人任憑葛瓦斯（汽水）從桶蓋裏出來；



一邊說着他，像一個人羊神似地笑着。他那種陰鬱的，像絞首台樣的面孔，完全變成了農家的粗俗的牲畜那種蠢蠢的和善的嘴臉來了。

——你稍躲開點，阿萊夏。有人來了。

——不幸的人們罷？好……

阿萊夏走下到小河邊上，嗑了用手捧起了一點水，像一塊石頭般動都不動地待了一兩分鐘，隨後，仰到地下，把胳膊放在頭底下，一定是立刻就睡着了。

這時，冷然來了一個跛少女，圍着雜色的披巾，長着一隻很大的碧眼，在背上拖着一個金色的大辮子。她有一副如人在畫上所看見的面孔，但他的裙子上的花花綠綠是扎眼睛的，那盡是些綠的黃的點子，而 在她白的上衫上，是些個血色的，紅色的斑點。

老人很高興地接見她，很誠懇地叫她落坐，但一個高身量的老太婆，穿着黑衣服，帶着一種修道女的舉止，出現了。在老太婆後邊跟着一個大頭的金髮的青年，那個青年的大臉，保有着——一種冷靜的

微笑。

莎維勒急忙把那個少女領到洞里，當他把池藏起來的時候，他把門推上；我聽見了那木頭的門軸咯吱咯吱响了。

他隨後坐在那老太婆和那青年人之間的一塊石頭上，長時間地，靜靜地，低着頭，他聽着老太婆嘟囔。

——夠勁啦！他驟然間，嚴厲地、高聲地說。那麼，是他不聽你話罷？

——一點都不聽。說這個，說那個，是自磨嘴。

——等下！你不聽她說麼，我的孩子？

那小伙子，作着一種愚鈍的微笑，不作聲。

——哎，不要聽她。你明白麼？你呀，婦人，你自投到一種壞的事件里了。我跟你乾脆地說罷，那是一個司法事件啊。是沒有比司法事件再壞的東西啦。走開，離我遠點，走你的罷。我們再沒有話說了。她要騙你啊，我的孩子……

小孩子，微笑着，用一種次中音的小聲說：

——我知道……

——你們去罷！莎維勒，於着一種憎惡的樣子把他們開走，說。你們走罷！婦人，你是不會成功的，你是不會成功的呀！

兩個人都被說住了，他們靜靜地給他行了禮，穿過樹叢，他們攀上那隱隱不可見的小徑了。我瞅見了他們，走到百步開外之後，互相貼得很緊地說起話來了。隨後，他們，比比劃劃着，坐在一個松樹的根底下；一種鬱悶的喧嘈達到我那裏。同時，從洞里，漂露出來那說不出怎麼動人的叫喊來：

親愛的！……

那面貌猶惡的老人，會如何地把好多捉人的溫情和勝利的愛放在那個字眼里，那只有上帝知道啊！

——想到那件事情，就你說，是太早啦，他，把那跛少女拉出到洞外時，很有魔力地說，他拉她的手，如同拉着一個在地上還走不穩的小孩子似的，走路時一邊擁着他的肩膀，作着一種貓的姿勢，拭着自己的眼淚，她輕聲搖擺着。她的雙手是纖纖的，白白的。

老人叫她坐在自己跟前的石頭上，一邊用一種清朗的，唱唱的聲音同她說着，如同是她在講故事似的。

——你是地上的一朵花，上帝是爲得快樂使你生長的。你是可以賞賜大的幸福的；你的雙眼，是我的光明，是所有的心靈的快樂呀，親愛的！

那個字眼的容積是無限的；真地我覺得像他在他的深處藏着生命的一切的神祕的管鑰；人間關係的一切的痛苦糾紛的解決。用他的那種強烈的魔力，是不只能幻惑鄉間的女人，而且是能幻惑一切的人類，一切的有生命的東西的。莎維勒是用無數的調子說那個字眼的：用感激，用勝利的樣子，用一種動人的憂淒；那個字眼如一種情深的非難似地振啞着，作出一種洪亮的歡喜的聲音擴散開，而無論那個字是以一種什麼樣子說出來，我都感出來在其深處是一種無限的，不盡的愛，是一種除了自己之外再不認識其他的愛，是一種只在自己之內感到生存的意義及目的，讚美着人生之美，用自己的力量去包容全世界的愛。在那個時

代，我已不是一個信者了，但在陰雲沉沉的那天的數小時之間，聽見萬人說慣了的那個見慣的字眼的聲響，我的一切的不信仰，如太陽前的陰影似地，一下子都消散了。

臨走時，那個跛的少女，歡喜地，嗚咽着，向着老人點了好些頭兒：

——謝謝，爺爺，謝謝。

——好啦，好啦，去罷，朋友，去罷！去罷，要深知道，你要快樂啦，要幸福啦，要了不起啦，要快樂啦，去罷……

她稍稍走到傍邊去了，她的眼睛是仍沒離開莎維勒的輝耀的面孔的。里阿萊夏，醒了，站在小河上邊，搖着他那更為蓬亂了的頭，很放肆地微着蹶着那個姑娘。突然間，他把一根手指放在嘴裏，打出振耳的口嘯來。那少女蹣跚了，如一條魚似地，掉入草叢的密浪裏了。

——你瘋啦，阿萊夏，老人作一種外難的腔調說。

阿萊夏，很好笑地跪下，從小河裏取出來一瓶

燒酒，把酒瓶在空中搖晃着，提議說：

——我們嗑嗑好麼，神父？

——嗑罷，你嗑罷。我啊，我才不嗑呢。我晚上嗑……

——好，我也晚上嗑好啦…… 哎，神父——他用利利害害的罵人話講謗那老頭子——你是一個男巫，然而，他娘啦屁的，你又是一個聖人！你同心靈玩，同人的心靈玩，如同一個小孩子似的。我躺在那兒 我想……

——你老老實實侍着罷 阿萊夏……

那婦人同那小伙子又來了；同一種低低的，痛悔的聲音 同莎維勒說話；老人不相信地，搖着頭，領他們進到洞裏；這時，阿萊夏 在樹叢裏，瞅見我，笨笨呵呵地，一邊折着樹枝子，攀向我那裏來了。

——你是城裏的人么？

他具有一種很歡慰的氣色，大罵特罵地，很懇切地 咒罵人，不住地誇讚着莎維勒：

——那是一個偉大的慰安者。我呀，我是當真

地由他的心靈而活着的；我自己的心靈被邪念給蒙蓋住了，如同被毛給蒙蓋住了似的。我啊 大爺兒，我是可怕的……他，長時間地，用各種可怕的彩色，描寫他自己，但我不相信的。

老太婆從洞裏出來，向沙維勒行禮說：

——不要惱恨我呀，父……

——好啦，朋友……

——你自己知道……

——我知道：每人都懼怕貧窮。一個乞丐是不被人愛的，我知道！但是，也得懼怕 在自己身上，在他人身上，得罪上帝啊。如果我不忘上帝，那就不會有苦艱的。是這樣，朋友。平平安安地去罷……

那小伙子喘鼻氣，胆胆怯怯地瞅着那老人，在他繼母的背後藏着一個美貌的女人來了，不用說是一個城裏人，穿着一件紫藤色的衣服，頭上披着一條藍色的頸巾，在圍巾下邊，憤激地，猜疑地，閃爍着兩隻灰藍色的大眼睛。

那個有魔力的字眼又振動了：

——親愛的……

阿萊夏說話，妨礙我聽不見老人的言語。

——如同熔鉛似地，他把任何人的心都給融化了。他對我作了很大的幫助；不然我就要作……啊！啊！就是西伯利亞享了。

從下邊，昇上來沙維勒的歌聲：

——我的美人，所有的人都是使你幸福的，而你呀，懷着好多的惡意說話呀！把你的惡意趕走罷，親愛的。你歎：人們作什麼享樂啊？所有的我們的享樂都是善的特徵，而不是壞的特徵啊。對什麼你不相信呢？是對你自己，對你的女性的能力，對你的美貌；是什麼東西在你的美貌後邊藏着呢？聖靈啊……我的親愛的……

深深地受了感動，我要歡樂得哭了，由愛給加上生命的那種話語的魔力是大而且大的。

直到黑雲沈沈的夜的濃厚的冥暗充滿了峽谷的時刻爲上沙維勒已接待三十多人了：有些手拄着棍的莊重的年老的鄉下人，有些被悲若壓賴的，傷廢的人們，但大部分的客人是女性。我已不聽那



些人的單調的嘆苦了，我只是，焦慮地，等待着沙維勒的話語。傍晚時，老人許可了我們，阿萊夏和我，在小平台的石頭上點火；我們預備茶和湯，他則，坐在炭火盆的近傍，用他那破衣服的衣襟，趕着被火焰吸引來的蟻虫。

——我爲人的心靈服務，一天又過去了，他，沉想着，倦倦地，說。

阿萊夏給了他正確的忠告：

——你不要人的錢，你錯啦……

——那對我不合適……

——拿這個人的，給那個人好啦。你滿應當給我呀，我可以買一匹馬呀……

——明天告訴小孩子們叫他們來看我來，阿萊夏，我給他們留莓子呢，女人們今天給我帶來好多呀……

阿萊夏到河裏去洗手去了，我向沙維勒說：

——你真會對人說話，爺爺……

——你湫見啦，他靜靜地同意說，我跟你說過我會跟他們說話，並且人是很尊敬我的。我向所有

的人都說真話，他需要什麼我跟他說什麼。就是這麼回事……

他愉快地微笑了，而 不大倦怠地，繼續說：

——特別是同女人們說話時我說得好，你聽見了麼？我是那樣的朋友：我一看見一個稍微漂亮的婦人或者是姑娘的時候，我的心靈就歡喜了，她就起始像開了花似的，我是很感謝她們的：我見到她們的一個，我所認識的，我就都想起來了，那人已數不過來了。

阿萊夏回來了，一邊說：

——沙維勒神父，向夏克給我担保六十個盧布哎……

——好……

——明天，好麼？

——好……

——你瞅見了罷？阿萊夏，一邊蹣着我的脚，用一種勝利的腔調問我說，大爺兒，夏克，就是那麼樣一個人：只要他一瞅你，就是從老遠的，那我就覺得你的襯衣從你的肩上滑入他的手里去了

可是，當沙維利神父看他去的時候，夏克，像一條狗似地，圍圍着他轉轉着；他把木頭給了挨火燒的人了！……

阿萊夏作着响動，亂鬧，不叫老頭子休息。然而沙維勒顯然是很累了，他，憔悴的樣子，坐在火盆的前邊，他蹙着是十分襁褓；他的手在火盆上邊搖動着，他那件破衣服的襟令人想到一個受了傷的翅膀似的。但想壓住阿萊夏，是不可能的；他嗑了一兩杯燒酒，他快活得更越法吵起來了。老人也嗑了燒酒，就面色吃了一隻硬雞蛋，而，驟然間，低說聲：

——回你家去罷，阿萊夏。

那個黑而大的動物站起來，蹙着陰暗的天空，劃了個十字架。

——祝您健康，父，多謝了！他向我伸出來一隻轟轟的大手，很馴順地，在掩着窄徑的樹叢中間，攀上去了。

——是個好的莊家人啊？我問，

——是的，可是得看着他，他很暴躁啊！他捶

他的老婆捶得非常兇，捶得她都不能生孩子；她只是小產，隨後，他瘋啦。我同他說：“爲什麼你打她呢？”“我不知道，他回答說；就是那麼回事，我想那樣，沒有別的。”

他不作聲，放下了胳膊。坐在那兒不動，聳着他那灰白的眉毛，他長時間地蹶着火盆裏的火。

被火焰照亮的她的面孔，像是烤紅了，變得可怕了；他那雙沒毛的爛眼睛的陰鬱的瞳人變了樣子，由一縮或者是一伸的工夫。眼白長大了，好像是沙維勒驟然間成了瞎子了。好像是他想要說，而說不出來話似地，他動着嘴唇子，他的鬍子上的幾根稀稀的支棱着的毛動着。

然而他，靜靜地，而用一種特別地反想過的腔調，又說起來了：

——朋友，那是好多農民所常有的事情。冷丁一下子，農人就想打他的老婆，——雖然他的老婆沒作什麼——還管什麼時候啊！他同她擁抱，讚美她的美貌，同時，他就想捶她。是的，是的，朋友，這是常有的。我跟你說罷，我自己到是一個柔和溫順

的人呀，我會愛女人，以至想把自己全部都放入她們裏頭去，進到她們的心裏，要藏在那里如鴿子藏在天空裏似的啊，啊！那好極啦……就是在那個時候，人想捶他們，想拊他們以至把她們拊出傷來，我拊過啊，是當真的啊……她喊了一聲，問我是怎麼回事。人什麼都回答不出。說什麼呢？

我驚愕地蹶着他，連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問他什麼好了——那種奇怪的自白把我弄楞了。他，靜了一陣之後，又同我講起阿萊夏了：

——他的老婆瘋了之後。阿萊夏的性格因越法壞起來了。他發開兇橫來了，他把自己當作一個惡魔，見到誰他就捶誰，一天，幾個莊家人把他綁着給我送來了。他們把他打出血了。他渾身都腫了，身上帶着血像瘡蓋似的。他們跟我說：制一制他沙維勒神父，不然我們就要殺了他啦，是沒法子同他們東西在一同生活的。是這樣的朋友。我看護了他五天，我知道有點好啦……是的；朋友，對於人，生活不是容易的，不是舒服的，我的親愛的朋友，我的明爽的眼睛……於是我安慰他們，是的

……——老人帶着憐憫笑了，他的臉成爲越法越法地醜惡，越法越法地可怕了。——有些的人我稍稍騙誑他們 對於有些人，際了騙誑而外，是沒有別的法子安慰的……有些那樣的人呀，朋友……有些啊……

我很想還問他些好事情，但他白天未有吃飯；疲乏和那杯燒酒顯然地攪動了他，他困了，搖撼着，他那剝皮的雙眼越法越法常使他的眼皮的紅圈閉上了。

於是我問他：

——沙維勒老爺子，依你說，地獄存在麼？

他又抬起頭來，用一種嚴厲的不痛快的神情，對我說：

——怎會有地獄呢？哪兒呢？上帝和地獄是不能放在一起的，朋友，那是扯謊呀。是你們，是您們那些受過教育的人們，編出來那種玩意兒吓嚇人，是司祭們的混扯。是用不着使人害怕的。並且人是不怕地獄的……

——可是那麼說，魔鬼在哪兒生活呢？

——不要拿着講笑話呀……

——我沒講笑話呀……

——那麼好啦。

他把他那破衣服的襟在火盆上振搖着，慢慢地說：

——不要嘲笑。每人是背着自己的重荷的。那個小法國人說到時候魔鬼也會救上帝的，或者他是有道理都不定的。一個司祭給我講過福音出中的浪子回頭的故事，我記得很清楚。要叫我說，那個喻言所說的，正是魔鬼。是的，是他；所謂浪子者，是他，不是別人。

他在火盆上邊蹣跚了。

——你得躺下睡覺了，我提議說。

老人同意說：

——不錯，到時候了。

他輕輕地倒在一邊，把大腿支在肚子上，把他的斗蓬拉在頭上，不作聲了。在火盆的火炭兒上；樹枝卡啦卡啦地响着，吱吱地叫着；在夜的黑暗中，昇起來烟的複雜的繡卷來。

我瞅着老人，想：

——這是一個聖人啊，他的心裏是藏着對於宇宙的，一種無盡的愛。

我回想到那個穿雜色衣服的，長着憂愁的眼睛的，跛姑娘來了，整個的人生，在那個少女的面龐里，顯露給我了：她站在一個小的醜陋的上帝的前邊，那個上帝，只會愛，把他的愛的全部的魔力都放在一個安慰人的字眼裏：

——親愛的……



守 衛

在都卜林那車站上作守衛，我，手里拿着棒子，從晚上六點鐘到早晨六點鐘，在倉庫的周圍，溜達着；從草原那方面，吹來呼呼的風，夾着雪的密雲前進着；在灰色的雲層裏邊，這裏那裏，泳出來深深嘆息的徐行的火車頭，在後邊曳着一羣火車：如同是一個人，不慌不忙地，在地球四周纏着一條無頭的線，把那條線拉着穿過那切或白色的冰冷的灰塵的天空中似的。鐵的咯吱咯吱的聲響，掛鉤處的激動，奇怪的呲啾呲啾聲，喘氣的吼吼聲，同雪的飛飄混雜在一起。

在最末的倉庫附近，在雪的狂亂的旋渦中，激

動着兩個黑影——是兩個來偷面粉的可薩克人，瞥見了我，他們往傍邊一跳，去藏到一堆雪的後邊了：隨即透過烈風的咆哮吼叫，我聽見了他們那用悲悽得怪可憐的話語所作的哀求，他們應許給我五十戈貝，他們的咒罵。

——走開，小伙子，我向他們說。

我懶怠聽他們的話，我不想同他們說話，我知道他們不是窮人；他們不是爲需要而偷東西，他們是要把他們所偷的賣了，去醉酒，去弄女人。

有時他們打發美女列斯迦·格拉浮娜到我們這兒來：解開了她的皮襖的扣子，她給守衛們看他那如軟骨似的，有彈性的，周整的乳頭：

——啾啾，像砲似的啾，她，從容地，煽動地，跟他們說。一口袋二等面，您要不要牠？那麼，三等面呢？

伯夫，是一個丹波府的虔敬的小孩子，跛子伊卜拉罕，是屋斯曼的韃靼人，他們很嚴肅地作着買賣。

她站在她們的前邊，敲着胸脯；雪融化在她的

皮膚上；如一個波西米亞女似地搖着肩膀，她詛罵：

——趕快，俄羅斯人一類的東西。沼地的種族，您們用那可以換到，像我這樣的天鵝肉啊，我把你們那些死狗子。

她看不起俄羅斯農民。她有一種有勁兒的，從腔子里出來的聲音，一對貓眼照耀着她那美麗的孔。伊卜拉罕把她帶到稅關倉庫的房子裏，同時，她的夥計把面袋子扔在小爬犁上就走了。

那個女人的無恥是令我嫌惡的。我對她那美麗的健壯的肉體感到一種憐憫，那憐憫直成爲苦惱了。伊卜拉罕待列斯迦像待母狗們的，一邊想着他的愛撫，一邊睡着口水；伯夫，沉想着低聲說：

——這樣一類的女人，得把她們殺啦……

過節的日子，修飾打扮，蹬上咯吱咯吱直响的山羊皮的鞋子，一件猩紅色的圍巾披在她那栗色的厚的頭髮上，他到城裏去，把她身體獻給“知識分子”，她是用同樣的輕蔑，同樣的蠻橫，對待她所有的主顧的。

有時，她來纏繞我，我從我的防界把他趕走，但，有一個緩和的光明的夜里，坐在關稅倉庫的梯子上，我打盹了；睜開了眼睛，我看見列斯迦在我前邊了。她站在那里，手插在她的小皮襖的口袋里，眉頭皺着，月光注意地照着她那苗條的身軀。

——不要害怕，我不是來偷東西來了；我是散步啊。

就星晨看，是已過半夜了。

——你散步未免有點晚啦。

——女人是生活在夜裏的，列斯迦，坐在我的旁邊回答說。你呀，爲什麼你睡覺呢？是人儼你睡覺來啦？

她從她衣袋裏掏出一把葵花子，一邊嗑着一邊向我說：

——瞅着你像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啊？請告訴我哪里是歐博婁克城。

——我不知道。

——聖母在那里顯現了，人說她把手伸向空中，把小耶穌帶在她的裙子裏。

——那是阿博拉斯克城……

——那在哪兒？

——在烏拉爾的某處，或者是在西伯利亞……

……

她把舌頭往唇邊上一溜接着往下說：

——若是我要去呢？那很遠了。然而，是得去的。

——爲什麼？

——爲得祈禱；我墮落得太厲害了。那都是因爲你們，狗。你有抽菸的傢伙麼？

點上了烟卷，她囑咐我說：

——要緊是不要向可薩克人說呀。在我們家裏，人是不喜歡女人抽烟的。

她那被冬天的空氣給弄紫了的，嚴肅的面孔，是很美麗的。在她那蛋石白色澤的，橢圓的眼白裏，她那烏黑的瞳子，生動地，光耀着。

在天空中，一小條金色在閃爍着。她畫了個十字，說：

——願上帝給這個靈魂一種安息啊！我的靈

魂也要像那似地墮落的了。你什麼時候最感倦怠呢，是晴夜還是暗夜呢？我呀，是在晴夜啊。

她在烟捲頭上唾了一口唾沫把牠浸滅了。拋掉了烟捲頭，打着哈欠，她向我提議說？

——我們玩一陣好麼？

因為我拒絕了她，她漠不關心地接着說：

——這對於我是好的。所有的人都是滿足的。

我，關於她那種臭不要臉，向她說了幾句話——幾句親切的，溫和的話語。連我歛都未有歛。她用一種同樣的，平靜的腔調，回答說：

——是倦怠使我失掉了廉恥哎。我倦怠呀，男人……

在她的嘴裏，“男人”那個字是駭人的，帶出一種不慣的、發生的聲調。她於是，把頭仰過去，瞅着天慢慢地說：

——那不是我的錯。因為人說人是從大腿上判斷女人的，上帝是想那樣的。那不是我的過錯。

靜靜地坐了一兩分鐘之後，她起來，往四處瞅了一瞅：

——我要到頭目那兒去啦……

而，不緊不忙地，她，照着路線，沿着被月光照成銀色的路軌，去了。而我呢，我待在那裏，被那幾句話語給厭潰了：

——我倦怠呀，男人……

在廣漠的幅員中 在被日光月光猛厲地照耀了的一種空虛中，在人明顯地瞅見他的空虛而任什麼東西都不能強固他的生活意志的平原上，開始生活發展生活的人們的倦怠，在當時，我還是未能理解的呢。

在我的周圍過着些與我所關心的事情漠不相關的人物，他們每人在我的心靈裏投射出一個反映，在那些反映的層出不絕中，我感到我自己非常痛苦，想要去理解那，不可解去了。

是如此地在我周圍兇暴地渦轉着站長阿非利干。彼得洛夫斯基。他是一個寬胸膛長胳膊的巨人。他長着一副凸出來的，烏黑的眼睛，——蠟蝟一般的眼睛，一片大長的黑鬍子，他渾身都是毛，如同一個野獸似的 但他用一種奇怪的低聲說話。



而當他惱的時候，他的鼻子打鼻氣，他那卡勒木克的鼻孔張得很大。他是一個賊！他強制過磅人們打開從卡斯畢言海岸各港口開來的貨車，給他偷絹絲和珍錯；他出賣他所偷掉的東西，夜裏，在他的居處，他組成了“修道院的生活。”他是殘忍的，他打車站的守衛們的牙和耳朵，據說，他的妻子是叫她給捶死的。

在他的辦公時間之外，他穿着一件紅絨的襯衫，天鵝絨的短褲。綠芝蔴皮的韃靼人的皮鞋，在他那一堆黑的捲髮的上邊，帶着一頂繡金的球帽；他那種樣子宛如穿着貴族服飾的酒館裏的歌者一樣。

副委員馬斯洛夫常常到他家裏來。那是一個禿頭的，肥粗的人，鬍子剃得如同一個牧師似的，長着鷲鳥一般的鈎鼻子，蕩婦的狐狸般的小眼睛，那是一個壞種，又狡猾又好扯謊；在城裏，人給他起個綽號叫作：“坤角。”在那裏人也見得到造胰皂公司的其功。斯且巴金。那是一個紅髮的，具着很可尊敬的樣子的農民，一天迷迷昏昏的，笨得像老

牛似的；在他的工廠裏，中了毒的人們，活着就腐亂了，有好幾次，他受了裁判，以傷毀工人之罪被處了罰金。人在那裏還遇得見一隻眼的助祭卜婁其羅夫，那是一個髒演演的小醉鬼，是六絃琵琶和手風琴的名手；他那痘瘡的，帶着突出的髑骨的面孔，蓋着一層灰毛，如刺蝟的針那麼粗；那個助祭長着一副纖纖的女手，嬌小而且玲瓏，和一副很好看的活潑的碧眼——因此人只叫卜婁其羅夫為：偷來的眼睛。

有一些鄉村的強悍的姑娘，和可薩克人村落的婦女們；到彼得洛夫斯基的家裏來，有時，列斯迦陪他們一道來。在擠着好多沙發椅的那個小房間裏；人們團團圍坐在一張小圓桌子的周圍，在桌子擺着冒熱氣的雞鴨，火腿，各種鹹肉，醃的萍果和西瓜，酸白菜，在這些食品之中央，一大瓶燒酒在發着輝光；緘默無聲地，彼得格夫斯基和他的賓客們，長時間地，大吵大嚷地，嚼咀着，很友善地，從同一隻盛四分一立特的銀杯子裏嗑燒酒。

人都吃得酒足飯飽了。斯且巴金，如同一個

巴什基爾人似地打飽隔，比劃了個十字架，助祭，帶着一種溫和的微笑，對起他的六絃琵琶的音調來了。他們到在一間除了有半打椅子再沒有別的家的大房間里；開始唱歌了。

他們唱得非常地好；彼得洛夫斯基唱次中音，斯且巴金唱一種軟而鈍的低音；助祭有一種很美的上低音。馬斯洛夫很巧妙地佐助着東道主。女人們也是具有一種美音的；可薩克女人苦巴蘇娃的中音部，特別是以音色之純粹顯著的；至於列斯迦呢。她的聲音是同哭的一般，助祭時常用指頭威嚇他。他們，如同在禮拜堂似地，具着情熱，唱歌。大家很嚴肅地互相瞅着。只有斯且巴金，腿劈得很寬的，低着眼睛，他的面孔上感受着驚愕，好像他不相信是從他的喉嚨裏流出來那綿綿不絕的聲浪似的。那些首歌是異常地悲淒；有時，他們嚴肅地唱幾首宗教的歌——悔改的讚美歌是最常唱的。

彼得洛夫斯基的螭蝟樣的眼睛充了血了；他如一個兵站在排裏似地挺起身板來，吼叫：

——助祭，跳舞呀！去罷，其功！

——知道了，助祭；一邊動搖着他那六絃琵琶回答說，於是，如一個學者似地，具着一種魔術師的熟練。摸着絲絃，他起始彈了一曲特列巴克舞曲，而斯且巴金跳舞了。造腴者的木頭般的臉上浮耀出一種冥想的微笑，他那種笨重的肉體作出了一種獸類般的柔軟的優美來；如同在水里的一條鯰魚似地，他，作着很好看的有節奏的痙攣，輕輕地，在那房間滑走着，在他的脚無聲地畫着複雜的動作時，他用一個幸福的人的眼神睨着衆人。他的跳舞具有一種迷人的優美，雖然那個可薩克女苦巴蘇娃，輕捷而且醉人地，哼哼地叫着，旋轉在他的周圍，斯且巴金竟，用他那強有力的肉體的有節律的動作的那種不可以言語形容的美，把她壓過去了。他的跳舞使全體的會衆都沉醉了。

阿非利干，彼得洛夫斯基，歡喜得簡直成爲一個野獸似的了，吼叫着，打着口嘯，晃搖着頭，而淚從他的眼睛上流下來了。助祭，停止了奏樂，挾過來斯且巴金，同他接吻，而，呼呼喘喘地，結結巴巴說：

——其功！這是宗教的啊！我的小鴿子，一切，一切，你都要被饒恕的。

馬斯洛夫圍轉在他們周圍，喊叫着：

——其功，你是一個沙皇呀！真有才能！要人命啦！

那些人嗑了半桶燒酒，但到了當時他們覺得醉了，而我覺得他們的醉是從他的歡樂，他們的温情，他們的相互的奉承來的。女人們也醉了，他們的眼睛貪慾地灼灼發光，她們的滾熱的頰紅了，他們用她的手巾搨着，她們非常地歡喜，如同長時間地待在一個黑暗的廄中，一旦被人撒在一個大院子里，春光和煖中的馬似的。列斯迦，嘴半張着，很費力地呼氣，用她那濕的眼睛，很險惡地瞅斯且巴金；在她的椅子上搖撼着，她在地板上擦着她的鞋底子。

風在窗戶後打嘯，吼叫着，在爐子的煙囪管中怒號着，白色的翼擦在玻璃窗上；斯且巴金拿着一條帶色的手帕拭着他那汗漬漬的臉，以一種悔恨的低的聲音，說：

——這些次跳舞，把‘善人’間的全部的尊敬，都給我弄沒有了。

彼得洛夫斯基，怒不可遏地，用流行的罵人話，橫三豎四地，把‘善人’罵了一大頓。女人們僞善地哼哼叫着，要叫人看出來把她們弄生氣了，同時，那一串猥穢的話語，勝利地，表示出來俄羅斯話的美妙的柔和來。

助祭又彈起來了，彼得洛夫斯基，豪放地，狂暴地，很騷鬧地，跳起舞來了，他一邊吼號着，吵嚷着，如同是他打碎撕亂着那在壓迫他的什麼冥冥不可見的東西似的。列斯迦也跳舞了。馬斯洛夫很笨拙地，像一個瘋子似地，跳着。踏脚，吼叫，尖銳的叫聲，五花十色的裙子的迴轉；用脚踩着鼓點，彼得格夫斯基，用一種復仇的蠻橫的腔調，喊：

——幹啊！他媽的！

人聽見咬牙切齒。在那種狂奔的歡愉裏沒有笑，也沒有那種把人從地上抬起來的，長翅的，輕快的快樂；那差不多是一種宗教的狂熱，令人想起來克里斯提人的狂熱，高加索的那邊的回教僧人

的跳舞來。在那一片肉體的渦旋裏，有一種不能壓縮的力量，而牠那種沒有出頭的激動，在我歇着，是像近於絕望了。所有那些人，各人各樣，是都具有一種伎倆的——一種可怕的伎倆的；他們，互相地，被歌舞，女人肉體，聲響運動的盛大的美的熱愛給弄陶醉了——他們所作的一切，很像番人們的禮解式似的。

彼得洛夫斯基免除了我的站崗，叫我參加那種“修道院的生活，”因為我會好多好聽的歌兒，我讀的也很不壞，而我能喝燒酒一點都不會醉的——以先，燒酒到是令我感不愉快的。

——弄罷，別什叩夫！他吼叫道。

他在擁抱一個女人的時候也是吼叫，他吼叫象一個野獸似的，那在他身上是一種需要。

我背靠着牆，我就“弄了”。特意選出來幾首好聽而動人的歌，我一邊用力去表顯那些歌中所隱含着的表現和感情的美，讀起來了。而我也任憑叫他們的無限的悲哀的強力給制服住了。那種無限的悲哀是與我靈魂相近的，而是我的含敵意的

理性所反對的。

——主呀！助祭，捉着自己的頭，哀求着；她那雙纖纖的小手全部埋沒在那白髮的絲縷中了。斯且巴金，呆楞地，瞅我，像是他羨妒我似的；一種不愉快的震動激動他的面孔；彼得洛夫斯基緊緊地咬着牙關，以至他的髒骨像腫了似地漲起來了。至於馬斯洛夫呢，他是把苦巴蘇娃抱在膝蓋上的，他已經把她忘了，像一隻病犬似地，瞅着地面。

我不明白我對那些人是期待什麼，但我有時想如果人用歌強喂他們，以至他們的靈魂都吃飽了的話，他們就會不是那樣啦，而我就可以深理解他們了。那些人現在，充滿着讚美，緊抱我，同我接吻了。助祭哭了。

——強盜，馬斯洛夫，一邊摸撫着我的手，向我說。

斯且巴金靜靜地同我擁抱了。

——嗑酒，嗑呀，竟管嗑！彼得洛夫斯基吼叫着。而列斯迦，激動着胳膊，說：

——我愛中了他了，我當大衆聲明，我愛死他



啦，我的大腿都顫動了。

一分鐘之後，覺着不滿足，他們又要求別的東西。

我知道了那些人不是無聊的，而他們對於美有一種宗教的崇拜；他們崇拜美以至於拋棄自己，飲牠的毒藥，而爲牠都可以殺身的。

這一種矛盾生出了一片惱人的愁雲，使我出不出氣來，而同時他們那裏那奔放的情熱已達到他的頂點了。但人已經唱完了所有的歌，跳完了一切舞了。

——叫女人們脫衣服！彼得洛夫斯基吼道。

永遠是斯且巴金給他們脫衣服的：他不慌不忙地弄，仔細地解開繩，解開釦，把上衣，裙子，襪衣，整整齊齊地，在一個屋角上，疊了起來。

人厭着列斯迦的美的肉體，人很文雅地摸着她那煽動人的乳峯，她那細長的大腿，她那華美的胸脯；人具善嘆美的驚異圍着女人們轉轉着，人用跳舞唱歌時同樣的狂熱讚美着她的肉體。隨即，人們回到小房間裏就席了，人們吃，人們嗑；於是，那

不可以言語形容的事，那惡夢開始了。

那些人的獸性的強烈是不令我驚訝的——公牛和兒馬是更強烈的——但在他們的態度中，人，具着恐怖，睨出來，對於方才他們幾乎敬虔地讚賞其美的那些女性，是有一種敵意的。我感到在他們的享樂中是混着一種巧妙的復仇的，那種復仇像是生於絕望，由於從某種壓迫他們損毀他們的事物解脫的不可能，生出來的似的。

我想起斯且巴金的發楞的喊叫來了：他在鏡子里睨見了他的影子；當時，他的紅紅的臉成了土色，紫青色，雙眼憤然地從他腦袋里突出來，他結結巴巴地說：

——弟兄們 睨啊！主啊！

隨即，他號道：

——我沒長一個人的嘴，你們睨哎！不是人嘴，我跟你們說罷！

他捉住了酒瓶子 拋到鏡子裏去了。

——哎 鬼臉，給你這一下子！

他雖然嗑得很多 他到沒有醉的；在助祭想法

安慰他的時候，他用一種很有理性的腔調說：

——放開我，神父……我深知道，我沒有過一種人的生活。我是一個人麼？沒有靈魂，我到有一個魔鬼。放開我罷。是沒有方法對付那個……

在他們每人心中，活着，動着某種陰慘的可怕的东西。在他們的挨咬和他們的受拮之下，女人們痛得哼哼地叫着，但她們拿那種苦楚，當作一種不可避免的，差不多是愉快的東西，承愛了。列斯迦更特意用煽動的喊叫去激刺彼得洛夫斯基：

——來，再一下。拮，拮，拮罷！

她那對貓一般的腫子擴大了，在那些瞬間她像是畫上的殉教女似的。我恐怕彼得洛夫斯基會殺了他的。

黎明時，同她一回到頭目的家裏，我就問她爲什麼任憑人撮弄和耍笑。

——然而，是他們撮弄他們自己啊。他們都是那樣的。助祭也是一邊咬人一邊哭呀。

——爲什麼那樣呢？

——助祭差了，他已沒有力量了。其他的人們

——阿外立于和斯且巴金——你就不會知道是怎麼回事啦。我呀，我明白。可是我不說，我知道好多事情，可是我不能說。在我住一齊集攏話語之際，思想就跑了，而思想在那兒的時候，話語就沒了。

底確，她是真懂得一點關於熱情的激昂的事情的。我記得春天的一天夜裏，她沉痛地哭着，一邊說：

——我可憐你啊，你要，像火烟中的一隻鳥似地，沒落了。你最好是到別處去。啊，什麼人我都可憐啊！

用一種毋性的溫情的話語，用着一個深深穿透靈魂的黑暗而對之保着一種憂心的恐懼的人的大胆的智慧，她長時間地講給我一些猥褻的可怕的事物。

今天，她像是當我面前演兩個相鬥爭的原則——獸性與人性——的痛苦活劇，人是要，一下子且永久地在心裏，滿足獸性，從他那些不能滿足的要求解脫出來的。而獸性，在他的心裏漸漸地長大，是叫您日趨屈服的。

但，在那個時代，肉體的猛烈的享樂令我感受一種混着憐憫的不快和倦怠。特別是我可憐女人們。但，一邊被苦惱消磨着 一邊我又不能斷念不去參加那“修道院生活”的狂熱的享樂。用一種高雅的文句說，我當時是被“知識的狂熱所苦惱着，我是被“知識的狂熱的信者——撒旦”所制馭着，所引導着的。

“要認識一切，理解一切”，阿，羅馬士先生，一邊吸着烟袋，在牙齒裏，粗暴地同我說；他吐口水，目送着夾在他那蒼白的鬚鬚中的那藍色的烟絲。

“不要作沒被人承認的生活，否則，生活就要沒有意義了。您要慣於在一切窟窿裏，一切的縫裏，亦或在那裏什麼罅方藏着你所需要的真理。不要懼怕地生活着，不要躲避使你不快使你恐懼的事物，那使你不快，使你懼怕，是因為不理解。就是那麼回事。”

而，毫不客氣地，我到處蹶，那樣地知道了對我自己最好是不知，而對人則有講的必要的

事情——因為，那是他們苦的生活，是在想勝過內外各種力量的人裏邊所持續的獸性的卑污的活劇。

如果，在世界裏，有真正神聖偉大的事物存在的話，那就是不住長大的，雖在可恨時也是很有價值的人間了。

並且，在注意地穿求人生的戲法之後，我不會恨了，並非是因為恨是很難的，——恨是很容易生的——乃是因為恨是無用的，並且是屈辱的，因，算到結尾，您所恨的事情，乃是屬於您自己的了。

是的，哲學，特別在他不講論道德的時候，是一種乾燥無味的事情，但在心靈被人生把血都給弄冷了，以一種對人——那種“偉大的無”，——的不竭的愛沉痛地哭泣的時候，人自然地去求哲學去了。因為人是需要安慰的。

我在都卜林那車站上待了四個月，我就感到我不能再繼續了，因為，除了彼得洛夫斯基的奔放的享樂而外，我是受他的女廚子馬列米亞那的壓迫的。那是一個四十六歲的女人，身長六尺。把她

放在磅秤上；她稱二百多立窩。在她那如月亮似密銅色的臉上，兩隻綠青色的小眼睛，險惡地，閃爍着；一個疤使人注意她的左眼，她那隻左眼老是具着一種猜忌的神情在眨着。她識字，非常地喜歡殉教的者生活，而，用她那廣大的心的全力，恨皇帝狄歐可立提因和代西葉。

——若是他們落在我的手裏，我要挖他們的眼睛的！

但她對於過去的古代的那種兇橫，是不能阻止她在“坤角”馬斯洛夫前，如奴隸般地，戰戰兢兢着。在我們飲酒的時候，她，具着一種特別的熱誠，伺候着他，一邊用一種快活的母狗的視線，瞅着她那副險惡的眼睛。有時，假裝醉了，他躺在地上，打着胸膛 呻吟說：

——啊，我不舒服了，我不舒服了……

吓壞了，她把他夾在她的胳膊裏，像對小孩子似地，把他架到廚房裏去了。

他的名字叫作馬丁，但他確是使她非常地害怕，她時常把他的名字和她的主人的名字都弄混

了，她叫他：

——馬提干。

於是，猛然地從地上站起來，他，很吓人地，泣叫着：

——什麼？怎麼啦！

把他的雙手緊按在她的胸上，馬列米亞娜深深的恭維他，用一種吓得失聲的話音，哀求他說：

——原諒我；因基督的愛……

他更作拉笛般的尖銳的泣叫聲吓嚇她了。於是那粗大的老媽媽不作聲了，以一種痛悔的神情眨着眼睛，從她的眼湧出來濁綠色的淚珠來了。所有的人哄笑了。而馬斯洛夫呢，一邊用頭撞着她的胸，他很斯文地同她說：

——去罷；馬虎兒！去罷，奶媽！

而她在慢慢地走開了的時候，他不無傲慢地，說：

——是一頭真正的水牛。但是一棵具有異常溫情的心啊……

在我們的關係的初頭，馬列米亞那，也是如母



親似地，以一種親切的慈愛，待遇我的，但一天我對她對於“坤角”的那種奴隸般的順從說了一句壞話，她躲開了我，如同是我用熱水澆了她似的。她那綠色的眼球，充滿了血，發青了；她沉重地坐在一張板櫈上，氣憤得呼呼喘喘的；搖着全身，她結結巴巴地說：

————個……小……伙……子，是什麼東西啊？……你……說他！這樣說話……可是我得……把你……得把你放到磨裏磨碎了的……你瘋啦！他比一個聖者還聖潔啊，而你……算什麼東西呢？

而她突然用一種預想不到的粗聲喊：

——得把你毒死的，狼精！滾！

我被這種駭人的忿怒的爆發給弄得昏亂了。我雖然年青，然而我感到我是很亂暴地觸到什麼真正是神聖或者是非常痛苦的東西了。但我怎能夠猜度出來，在大的骨頭上分散開的那一堆脂肪和肉，會帶着什麼聖神的，非常寶貴的東西呢？是如此地人生叫我明白了人類的平等，叫我尊敬在

他們里邊秘密地生活着的東西，叫我用十分的注意，十分的小心去待遇他們。

從那時，馬列米亞那，奉送給了我一種兇暴的恨憤，用一大堆家常的瑣事壓迫我。我作一夜的守衛之後，還得劈木頭，把木頭送到廚房和各房間裏擦銅器，點爐子，照顧彼得洛夫斯基的那匹馬，作一些別的事情，那差不多是占了我半天的工夫，不叫我有工夫去讀書和睡覺。她公然地威嚇我說：

——我要暴暴實實地收拾你。叫你跑到高加索去爲止。

「須慣於住高加索啊」巴里諾夫的那句格言我想起來了。我給在包里索格列卜斯克的我的官長們寫了一封請願書，在請願書裏我用韻文寫馬列米亞娜對我的虐待。我的請願成功了；其後不久，把我派到包里索格列卜斯克的貨物站裏，在那裏人叫我管箱子口袋和照顧他們的修理事宜。

在那裏，我被很重要的一羣智識分子所圍圍着，有學生，有神學生，有統計家，有官吏；差不多都是“嫌疑犯”，他們大部分是認識牢獄和流刑的。

路局利用他們的才能去防止貨物的被竊，貨物是丟得非常地多的。

按着我所厭見了的那一切 那些善良的有學識的知識分子的生活，在作成每日的人生的那種陰慘的笨蠢的激動的外邊滾轉着，在我厭着，像是討厭而且是無生氣似的。我！越觀查，我愈覺着不安，和不舒服了。我覺得像是他們不了解他們在那污濁的小鎮市中的孤獨；在那個小城市中，所有的人對他們都是漠不相關的，有敵意的；在那裏，人是一點都不知道米海洛夫斯基和斯賓塞的，而且是一點都不關心在歷史過程中的人格的重要那個問題的。

晚間，那些知識分子向一些消瘦的女人們作一種慎重的談詞。她們中的兩個——是姊妹——非常地像兩個蝙蝠似的。一個舊日的艦隊的士官，馬晉，是一個跛子，長得短粗的，是叔本華的熱愛者，用一種情熱的辯才，同她們講“戀愛的玄學”。當他，在喉嚨裏微微地，說了那些話語的時候，那兩個蝙蝠，叉着大腿，低着他們的小黑眼睛，緊

緊地纏在她們那翼狀的發灰的小斗蓬，好像是她們怕獸出來，自己被那些哲學的話語給剝光了似的。

其後不久，馬晉接到蝙蝠們的，作鐵路局重要職員的那位弟弟的如下的一封信：

“先生，如果，當着我的姊姊，您不斷講戀愛的玄學的話，第一，我要打爛您的狗嘴，第二，我要到路局去申訴。”

我攷查，聽聞那一切，而我想起了在彼得洛夫斯基家裏的夜會了，在那些夜會裏，演着本能的奔放而陰慘的的活劇。把最深處都暴露出來，而，本能，把理性弄成盲目的，發露出愛情的狂亂的，絕望的劇法兒來。一些半野的人，有的是小偷兒，有的是醉鬼，很宏壯地，唱着他們的鄉土的好聽的動人的歌，直達到神遊的程度，而同時，那些“哲學者”，那些“過激份子”，那些“民衆黨人”，則，毫無技巧地，唱着那貧弱的平板的嘆苦的詩句：“不，這不是秋日的細雨”或：“那裏，泥濁的布拉克……”或是：

“終生卡擺尼克在勞苦

去表明地球在轉動，

啊，蠢貨，他沒酒足飯飽啊？”

我是沒有十分的理知力和想像力，我是毫無能力，去把由他們的互相疎隔的那個深的裂隙所分開的那兩個世界 給合攏在一起的了。

就是現在，講到三十年前所經過的事情，把那些事情一個一個地清清楚楚地再想起來的時候，我還是感到完全不能用言語去描繪那些“大的讀書家”的面影的：他們帶着眼鏡或者是單眼鏡，穿着長褲子和各式各樣的上衣，但都是裹在一件同樣的書裏的語語的斗蓬裏的。並不是由於這一些人是粗的，有楞角，容易捉，而那一些人是被用心地磨擦出來，被書藉給煉出來的。不，在我以為 那裏有一個 深的不同——差不多是一個人種的不同。而，無論怎樣，是一種內而的差別的。

在窗戶後邊，在被車站的燈火給撕亂了的黑暗中，列車，那些紅眼的笨重的長蛇，在咿啦咿啦的鋼鐵響聲中，爬了來，擦油夫和車掌的圓的黑影，搖動着帶色的燈，經過着，烟和水汽蓋上了窗

戶鏡，窗戶的玻璃，以一種溫和的悲叫的聲音，回應了火車頭的拉笛聲。在那里，夜間，人生是很吃力地進行着，是沒有東西把人生和關在那個房間中的那美的奔放的享樂給再連繫在一起的，

在一方面 蠢笨地，無結果地，激動着力的本能，在另一方面，如一隻斷了膀子的鳥似地，囚在生存的那個卑猥的籠子裏的理智，在掙扎着。我相信，在世界的那一個國度裏都沒有像在俄羅斯似地，人生的各種創造力相隔離得那麼厲害。當我，差不多是具着恐怖，講着彼得洛夫斯基家里的夜間享樂時，我有時感到“有教養的”人士的對於野人生活的歡樂的那種隱密的羨慕來。我常常覺得彼得洛夫斯基的娛樂不是根本上可非難的，乃是，表面上，形式上，被“隨合”之感情，所非難的。

只有，皮·愛思·波價諾夫·作着一種深深的嘆息說：

——嘿……真可怕哩！

在反想了一陣，嚙了一陣鬍子之後，他接道：  
——我是險些沒落在他們的中間，如在一塊

沼地裏似的。越激動，沼地越埋沒得你快些。是的。把您們那類人拉向他們裏的東西，我是曉得的。我們是營着一種下等的，無味的，日常生活的。而那裏差不多是敘事詩，是英雄的生活呀。您要知道，所說的那個彼得洛夫斯基，從好久以來，就受了法廳的注意了，但是，他在路局里有一個有力量的义桿。最近，爲一個新的案子，又把他的家裏搜查了，說他是在一輛火車裏偷了茶葉。他從他的棹子裏拿出一張紙來，把那遞給審判官說：‘我，忠實地，把我所偷的東西，都記在這裏了。’

蹙了蹙眉頭，波价諾夫，夢想着，半閉了雙眼，把胳膊扔到脖子後邊，靜靜地待了一陣，隨即，微笑了說：

——忠實地 偷了的：只有一個俄國人那樣說法，我跟你說罷！像是，當真，我們得獻身去和解那不可和解的事情的 我們很駭人地去開心，我們很兇暴地去愛……而這樣地下去，在同一的心靈裏……

從椅子上起來，他伸懶腰，把胳膊劈得寬寬

的，結論說：

——依然，咱們是善良的人民，咱們俄羅斯人。一定是因此我們分外受苦的原故……

波价諾夫是給我在心裏喚起一種深的同情和誠懇的尊敬之情感的，稀有的人物的一個。屠謨斯克的神學生，他，在長時間的奔走之後，進了契也府的大學，但受了政治上的嫌疑，他第二年被除了名，住了幾個月的牢獄。很多頭髮，蹶着像一個變裝的牧師似的，他具着一個巨像一般的沈重，移動着，那給了他那高大的強壯的面影一種藩主一般的莊嚴，是爲一個神學生所鮮有的。他的聲音是異常地溫和，但他沒有耳朵，對音樂差不多是表示敵意的，他論音樂說：

——那是在混沌中叫的。

在他那長着一片陰暗的鬍鬚的 有痘疤的大臉上，半閉着的灰色的眼睛具着一種情深的視線。

在他那特別是對我通常對普通人的態度中，戾蹶出有一種明爽的寬大來。他述給我基督教發蹙的歷史，而，以一種流露的情熱，講給我原始基



督教的派別。一邊說着，他，輕輕的步，無聲地在屋裏走來走去，把手插在他的褲袋里，一邊蹙着眉，他猛烈地搖着頭——那是他表明他的話語的最要緊處的唯一姿勢。但，有時，在沒說完的句子中間停住，沉思着，他把他的鬚鬚咬在嘴裏，用他那小指攪着帶着小疤痕的他那高的額頭，他沉靜靜地待在那裏。在那些瞬間，我不知是爲什麼，總感着一種混亂的不安。一天我問他在想什麼。

——有非常多量的智力是消費到無用處的，非常的多量啊！他慢慢地說。而且是什麼樣的智力啊！

我非常地愛他，對他有一種誠心的信賴。

在一個溫和的夜晚，在草原里躺在他傍邊，我講給他警查尼其佛，立持對我說的關於憐憫的話，和一個託爾斯泰的信徒對於達爾文知福音書所想的事情。

注意地、靜靜地，一聽了我之後，他回答說：

——達爾文是我所不喜歡一種真理，如同那即使是真理我都不喜歡的地獄是一樣。可是您看

罷，我的老好人，機器裏摩擦越少，牠越走的好；在人生裏是適成其反的；越有摩擦，人生越快奔向牠的目的，奔向更智慧處去的。正義，利害的調和，即是智慧。羅輯地思攷一下，是得確認鬥爭是人生的有益的法則。你那位警查是有道理的；如果人生是一種鬥爭，憐憫就不相宜了。

他，用他那睜得很大的雙眼瞅着天空，仰臥着，沉想起來了。

太陽，降到一堆雲裏，把雲照紅了，變成了一大盆紫色的烈火，在那裏融散了，紅色的光線擴散在草原上，一片帶薔薇色的霧雨浸濕了往年的小枝的稍頭。春天的花草的薰香，是越法地強烈，越法地醉人了。

突然間，波价諾夫坐起來，點上了一枝紙烟，但馬上才扔掉，用一種憂鬱的聲音說：

——在我想，人道主義，進在人生里，是太晚了，晚了有兩千年……哎，我得回城啦。您來麼？

在那年終，我被派為伏爾迦和多芮茲阿會流處的克路泰亞車站的過磅員。在六月裏，我接到我

朋友中的一位裝釘師的一封信，告訴我說波价諾夫被一粒手槍的子彈在墓地近處的田地裏給打死了。

數月之後，那粗暴地，但是仔細地，教育着我的生活令我感受了在我一生中是最難受的一種刺激，使我又想到彼得洛夫斯基了。

在莫斯科，在蘇迦列夫塔附近一家大不乾淨的酒館裏，一個帶着眼睛的，瘦長的人，坐在我對面的座位上了。他那瘦骨嶙嶙的臉，他那尖的頤鬚，他那稀稀的，細細的鬍兒，令您想起來居斯達夫·杜雷的唐·吉訶德來。他古古怪怪地穿着一身顯然是給別人做的藍上衣，他那灰色南京棹布的褲子，在膝處穿亂了，是短得很可笑；他的一隻腳穿着一隻膠皮套鞋，另一隻腳穿着一隻皮靴的襪子。一邊捻着他那如大針似的鬍子的尖端，他細瞅着我，臉很飢瘦的，眼睛昏昏花花的，他站了起來，把眼鏡貼在他那灰色的睫毛上，而，一邊蹣跚着，如盲人似地劈開胳膊，走向我近前來：

——律師格拉得科夫。

他那髒的手指在空中劃了一個花押，嚴肅地重念說：

——阿萊格西士，格拉得科夫。

他用一種嘎啦嘎啦的聲音說話，轉着脖子，如同是被一條冥冥中的繩子絞着似的。

不用說，那是一個有極高尚的心情的人物，是由於公平無私地爲真理服役而受了逼迫的，是爲真理的仇敵們給扔到“人生的最下層”了。現在，他作了聖阿迦維塔宗派騎士的領袖，從事給劇場抄原稿，爲被壓迫的無辜者辯護，並且也“砲擊那些大慈大悲的女商人的心和口袋”

——俄羅斯人，特別是女人，是愛感苦痛的：苦痛或者是苦痛的故事是一個精神的芥子，沒有牠，什麼東西是都不進入那被豐富的多樣的物質的養料所養肥的心臟裏的。

我已經觀查到好多這一類的人物了，而我已慣於具着戒意去觀查人，但總是具着一種很大的關心的：一個頑固地要登峯造極的人，是很自然地對於上邊掉下來的人具有關心的。並且人稱之爲

“墜落者”的那些人，那些陰鬱的罪人們 時常，是比被認為正直者的人們 在精神上，更為富裕更為美的。在那些正直人的身上，我，從幼時，更就鑑視出來同臘人館的模型的相似了。

兩小時之後，我就在一個陰悽的夜的隱居所的低舖上，身同格拉得科夫並擺兒地躺下了。胳膊曲在頭後邊，他的長的身軀伸展着，那律師，具着狼一般的兇猛，用警句安慰着我，他的頤鬚，如同魔鬼的尾巴似地，突出着，在他咳嗽時直哆嗦，他 在他那無力的陰險中，是怪可憐的，是動人的，而，如同一隻刺蝠似地，他身上是具着腐蝕性的話語的尖針的。

在我們上方，拱覆着一面穹窿形的天花板 沿着牆流着惡臭的黃水，從地面上，放散出來腐亂着的土地的酸味來，一些裹着襤褸的軀體，在冥暗中說夢話，或者是打胡魯。窗戶，按一片密的鐵枝，對着一條砌着磚壁的溝渠，在壁上邊坐着一隻貓；一定是有病，他很難受地哀叫着。在窗戶下邊的板片上，一個魁偉的，很肥大很多毛的人，土而其人似，

地，在那兒坐着，藉着一根臘頭的光亮修補他的  
褲子，一邊用一種嘎啦嘎啦的聲音唱着：

同我在一起戰鬥的，無敵的元首。

我們獻給你一首感謝的歌曲！

從他們的不幸中：請你救出來你的奴隸。

上帝的母親，童真的未婚妻！

唱完了歌，他鼓響了他那厚的口唇，又起始唱  
那同一的讚美歌。

——皮敏，馬斯洛夫，是一個在學者，是一個  
有天才的人啊，格拉得科夫向我說。

幾個別的有天才的人是睡在那條溝渠的，其  
中有“最有名的”鋼琴家巴金。雖然他那一堆波  
狀的密厚頭髮中夾着些白髮，他的眼睛下邊起了  
藍色的皺紋，但他仍如一個青年似地幼稚而且靈  
活。他的面孔上的二重性使我驚訝：他那女性的雙  
眼的悲慘的美，是不可挽救地被嘴邊上的一種微  
笑給打消了；那種殘酷的裂嘴像是永遠固定在他  
的薄唇上的。

早晨，格拉得科夫跟我說：

——我們要授阿迦維塔派的騎士稱號於一個新的門下。是那個人啊！我勸你看一下去好啦：那是一種盛大的儀式啊！

他指給我一個捲髮的，只穿襯衣，沒穿褲子，從好久以來就沈在一種黑的沈醉裏的青年人；在他那帶着血絲的眼白裏，他那藍色的瞳子，遲鈍地，凝結住了。

他坐在低舖上；站在他的前邊，那粗大的化學家用唐紅塗抹他的臉，用燒的木塞抹他的眉毛和鬚鬚。

——不……那個捲髮的人，搖着他那光着的脚，結巴着說。同時，格拉得科夫，捲着的鬚鬚，對我說：

——是那一個商人的兒子，是一位書生，這五個禮拜，他竟同我們喝酒了。他把他的錢和他的衣服都嗑光了……

一個又肥又粗的，長着破了亦許是爛了的鼻根，具着淫蕩的眼睛的女人，出現了。她拿來了一捆子麻簾子，她把那扔到床上說：

——法衣都預備好了！

——我們穿上罷，格拉得科夫喊叫。

在地下室的黑暗中，五個陰鬱的人，灰漬漬的，披頭散髮的，像幽靈似地動着；那“鋼琴家”仔細地在鍋裏掘炭。時時，人們，嚙喃着，交着簡短的話語：

——進行……

——慢慢地……

——等等，你哪兒去？

人把木板拿到地下室的中央。馬斯洛夫穿上了麻簾子作的一件袈裟，戴上一頂厚紙做的圓帽頭。格拉得科夫穿上助祭的衣服，

四個人拉着那位捲髮的生的胳膊和腿。

——不要這樣，我請求你們！他，在人使他躺在床上時，說。

——合唱準備好了麼？律師，一邊搖着鍋，燻着躺着的那個人，喊道。炭在受容器內啪啪地响着，從受容器內昇上來燃盡了的掃帚葉子的藍烟；躺在低舖上的那個人作着齜面，咳着，閉着眼睛，



如一隻蠅子似地激動着大腿，用他那光着的脚後根打着木板。

——聽！格拉得科夫報告說；披着麻籬子，他是非常地光怪陸離了；他，頭揚着，臉繃着，猛然地轉過脖子來。

馬斯洛夫，站在書生的脚處，用一種唱着一般的聲音在鼻子裏說話：

——弟兄們！爲那新墜入巴比侖式的醉酒和放蕩中的加寇卜的安息，我們請求魔鬼罷；叫撒旦榮耀地歡喜地接受他，把他永世地沈入地獄的汗辱中罷！

五個毛髮蓬蓬的乞丐，擠在床的右邊，站成一堆，以一種陰悽的聲音，唱着一種瀆神的歌；在石頭的溝渠中，鈍鈍地，如在地底下似地，反响着嘎啦嘎啦的聲音；巴金執行歌長的職務，很高雅地用右手領道着唱歌，作着一種預告的樣子舉着左手。

我是很難叫猥褻給驚訝着的；我是非常地認識猥褻的各種形式的。但，那些人所唱的東西，是具一種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恥辱，那一堆淫蕩的話

語和形象，是表示着真正地惡魔的想象力，一種無限的頹廢的。我永未聽見過在墮落中有過那樣的絕望那樣的風雅的。那對我算是空前絕後的了。五個嗓子向着那個人吐出來侵蝕性的泥土的奔流；他們毫無元氣地作着，如同他們是在完成一種義務似的；他們不是開玩笑，他們是執行儀式，而顯然是他們不是頭一次執行那種儀式的：那種一個人的死滅的儀式，是一點都不急劇地，一點都不躊躇地，以一種宗教的嚴肅，展開着的。

厭倒了。我聽着格拉得科夫的那永遠是很複雜很污穢的叫喊，“化學家”的笑罵的朗讀，合唱隊的鈍聲的吼叫，而對於人以一種瀆罵的禮拜式爲其活着作葬式的那個人，我則很抱嫌的。

手交叉在胸膛上，他動着嘴唇，嘟囔出來些不清楚的話語，發着些窒息的叫喊，眨着他那腫着的眼睛，愚鈍地微笑着，而驟然間驚駭地打着戰，想要從他的床上跳起來；合唱隊員靜靜地把他按在板上。

那種“儀式”或者叫我不會怎麼不痛快的，如

果那些討厭的幽靈拿那當作一種嬉戲，一種玩意兒，如果他們笑，那只是諷罵者的笑，那沉痛地受了人生的淩辱的，無用的“前世人們”的失望的哭的話。

但他們具着兇殺犯的陰慘的注意完成他們的工作的，他們是如同獻祭者似地行動着的，他們是具着有病的，復仇的激昂的想像方把一種犧牲獻給魔鬼的。

筋疲力盡，無言可發，我感到有一種可怕重量把我壓潰，使我沉在一片雜亂的雜木林裏邊，那些幻影般的人物爲我誦着臨死的彌撒，要把我也要活埋了似的。我記得我蠢笨地，狼狽地，微笑着，而我在一個時候都幾乎去哀求他們的：

——夠了，這不好，這嚇人啊，這一點都不是鬧着玩啊！

“鋼琴家”的尖銳的聲音，是特別揷人的耳朵和心的；呼呼喘喘地，他，閉着眼睛；頭傾着，喉頭突起着，吼嚇着，他吼叫壓住了別的唱歌者的嘎啦嘎啦的聲音，泳在烟氣騰騰的薄冥裏，以一種特別

的快樂，表出一些骯髒的話語來，我被一種要吼叫要咆哮的獸慾所苦着。

——死啦！格拉得科夫，一邊搖着作香爐用的鍋，喊叫說。

合唱用十足的力氣唱：

來！來！

棺材！棺材！

而那個爛鼻子的女人，渾身光着，進來了；她一邊跳着舞一邊走着，她那柔軟的身體哆嗦着；她的乳頭，如皮囊似地，墜在她的肚皮上。他的肚皮作成肥油的摺兒懸在他的大腿上，在她的大腿上露着瘡疤，膿傷的紫點子和血管的青的脈絡。

馬斯洛夫，以一種猥褻的態度，接待他。司祭格拉得科夫也是同樣作法；那婦人，驚駭得啼叫了一聲，依次地同他們每人接吻；唱歌隊員們架起來他的胳膊和大腿，叫她挨着那死者躺下了。

——啊，啊，啊！不……他作一種尖銳的聲音叫喊，一邊想從鋪上下來，但人把他按在板子上，而應着一個新的疊句的聲音，一種穢猥詞句的喪

舞的曲子，那婦人，傾身在他上邊，一邊搖着她的乳頭的骯髒的灰色的皮囊，開始了……

在那瞬間，我想起了‘馬爾格女王’那是我一生中的最好的幻影，我感到在我的胸裏有一種熱烈的爆發，而我闖在那些人類的殘糟上邊，捶起他們來了。

……夜間，我看見我在鐵路的土段上，一堆材木的上邊了；血從我的受了傷的指頭上流着，一塊膨腫把我左眼給閉上了。從同地一般髒的天空，落下了一片秋雨；我掙起來一把發黃的濕草，而，一邊拭着我的臉和我的手，我想着我所見着的事情。

我是很健康，我具有一種與人不同的氣力的：我可以，不緊不忙地，用三十磅的重量，一連劃九次十字架，我能輕輕地帶兩個各一百公斤重的口袋，但，在那個時候，我覺着完全沒有意志，如同個一有病的孩子似地軟弱，我想要哭，如同是受了一種殘酷的凌辱的打擊似的，我貪慾地想去拜領書內具有其魔力的痕跡的那種人生之美，我非常想，以一種狂喜，去嘆美那使我強壯的什麼東西。現在

到了我感受人生的快樂的候了，因為我愈爲屢屢地感到邪惡的奔溢和逼擁了；邪惡，作着一條陰暗的熱烈的流，起在我的心裏，迷了我的理智；牠的力量把我那對人的尖銳的注意轉變成一種悲苦的不快的輕蔑了。

遇見了那麼多卑劣而可憐的，荒謬的，離奇的情景，我覺得是非常地凌人的了。

我驚愕地想着夜的隱居所的那種‘儀式’，我的耳朵被格拉得夫的叫聲給撕亂了：

——死了！

而在我的眼睛前邊，伸展着那女人的猶惡的身體，——要把人活埋了的那一堆險惡的猥褻的恥辱。

於是我想起來彼得洛夫斯基的‘修道院生活’的那些激昂情景來了，我感到和那徒具人形的腐亂物的亂行相比，聖潔的人們的肉慾的狂熱是天真無罪的了。

那裏，是有某一種美的崇拜的；那些半野蠻的人，用過剩的力量禱告着，把那種過剩當作罪與罰

也許是在一種荒唐無稽的自由之希望中反抗着，而，恐怕在肉的不厭的渴望中“失掉他們的靈魂”的，

這裏，無力直降到陰慘的絕望，直降到不住地播種在被死所蹂躪的人生的田裏，而在世界中爲全部的美的煽動者的那種本能的最卑賤的最有復仇心的嘲弄了；這裏人，如同豬似地，攻着人生的那個根子，人，用一種病的想像力的膿汁，毒着他那玄妙地美的源淵。

可是，人們從上邊跌得低低的那體高尚的生活到底是什麼呢？